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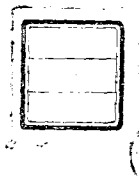
大衆文庫

通俗小說

李家的變遷

趙樹理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大眾文庫通俗小說

李家莊的變遷

趙樹理著

山東新華書店發行





2900744

李德堂有座龍王廟，看廟的叫「老宋」。老宋原來也有名子，可是因為他的年紀老，誰也不提他的名子；又因為他的地位低，誰也不加什麼稱呼，不自白稱老漢，不論才會說話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戰以前的八九年，這龍王廟也辦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東家李如珍也是村長，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兩份差事——是村警也是廟管。

廟裏掛着一口鐘，老宋最喜歡聽見鐘響。打鐘也有兩種意思：若是只打三聲（往往是老宋親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噹噹亂打，就是有人說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一份獻供；有人說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餅。

一天，老宋正作早飯，聽見廟門響了一聲，接着就聽見那口鐘噹噹噹噹響起來。隔著竹籬一看，打鐘的是本村的教書先生春喜。

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履唐，是修德堂東家的本家姪兒。前幾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這會春喜已經二十好幾歲了，又在中學學過幾年，又在本村教小學，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漢，把他親眼看著長大的年輕後生硬叫成「先生」，也有點不好意思。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一時就想不起該叫他什麼，可是也急忙迎出來，等他打罷了鐘，向他招呼。

道：「屋裏坐吧！你還誰有什麼事了？」

春喜對他這招待好像沒有看見，一聲不響走進屋裏向他下命令道：「你去報告村長，就說鎮領把我的桑樹砍了，看幾時給我說！」老宋去了。等了一會，老宋回來說：「村長還沒有起來。村長說今天晌午開會。」春喜說：「好！」說了站起來，頭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飯做成，盛在一個中門大碗（就是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裏，端在手裏，走出廟來，同手鎮住廟門，去通知各項辦公人員和事主。他一邊吃飯一邊找人，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後走到福順昌雜貨舖，通知了掌櫃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麵回廟裏去。這二十斤麵，是準備開會時候做烙餅用的。從前沒有封公所的時候，村裏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說的時候不論是社首、原被事主、證人、廟管、幫忙，每人吃一斤麵烙餅，趕到說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攤四成，沒理的攤六成。民國以來，又成立了村公所；後來圍錫山整理村範，又成立了息訟會，不論怎樣改，在李家莊只是舊規添上新規，在說理方面，只是烙餅增加了幾份——除社首、事主、證人、幫忙以外，再加上村長副、閩鄰長、調解員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餅也烙成了，人都都來了，有個社首叫小毛的，先給大家派烙餅——修德堂東家李如珍是村長又是社首，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照例是兩份，其餘凡是頂兩個名目的也都照例是兩份，只有一個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過也有不同，像老宋，他雖然也是村範廟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嫌是一份，可是村長照例只吃一碗雞蛋炒過的，其餘照例是小毛念回去的，照例還得餘三兩份，因為怕半路來了什麼照例該吃空份子的人。

吃過了餅，桌子併起來了，村長坐在正位上，調解員是福順昌掌櫃王安福，讓着村長坐下，其餘的人也依次坐下。小毛說：「開腔吧！先生的原告，你先說！」

春喜說：「好！我就先說！」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兩隻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擡，把膏藥膏

挺得意地說道：「張鐵鎖的南牆外有我一個破茅廬……」

鐵鎖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嘆道：「幹什麼？一點規矩也不懂！斷條時候你再說！」回頭又用嘴指了指李喜道：「說吧！」

李喜接道：「茅廬旁邊有棵小桑樹，每年的桑葉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一出來就有人攔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學回去碰上，說了她幾句，她才算丟開手。本來我想去找張鐵鎖，叫他管管教他女人，後來一想，些小事走開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計較，因此也沒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桑樹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鐵鎖。一進門我說：『鐵鎖！誰把茅邊那小桑樹砍了？』他老婆說：『我！』我說：『你爲什麼砍我的桑樹？』她說：『你的？你去打聽打聽是誰的！』我想我的東西還要去打聽別人？因此我就打了鐘，來請大家給我問問他。我說完了，叫他說吧！看他指什麼砍樹。」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鐵鎖：「張鐵鎖！你說吧！你爲什麼砍人家的樹？」

鐵鎖道：「怎麼你也說他的樹？」

李如珍道：「我還沒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是不是？你們這些外路人實在沒有規矩！來了兩三聲了還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訓鐵鎖道：「你說你的理就對了，爲什麼先要跟村長頂嘴？」

鐵鎖道：「對對對，我說我的理；這棵桑樹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過長在我的茅廬邊，總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輪不到我摘葉子，早早的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鐵鎖！不要拉舞慶！」

鐵鎖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何必來了！你是來說理來了呀，是來頂村長來了？」

鐵鎖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羅順昌拿板王安福道：「算了算了！吵嚷聲決不了事情。我看雙方爭執在這裏，就是這茅廁究竟該屬誰。我看這樣子吧：羅唐（就是春喜）！你說這茅廁是你的，你有什麼憑據？」

春喜道：「我那是祖業，還有什麼憑據？」

王安福又向鐵鎖道：「鐵鎖你啦？你有什麼憑據？」

鐵鎖道：「連院子帶茅廁，都是他爺爺手賣給我爺爺的，我有契紙。」羅唐從懷裏取出契紙來遞給王安福。

大家都圍攏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個茅廁呀，是兩個茅廁！」

鐵鎖道：「那上邊自然是一個！從如今用的那個，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憑你的嘴說啦！你記得記不得？」

鐵鎖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才二十歲，自然記不得。可是村裏上年紀的人多啦！咱們請出幾位來打聽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啦？還用詩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記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記事，那裏就是兩個茅廁！」

鐵鎖道：「小毛叔！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照你說是大家打夥欺你啦，是不是？」

鐵鎖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心裏有點慌，只得說道：「那我也不敢那麼說！」

窗外有個女人揸着叫道：「爲什麼不取說？就是打夥詛人啦！」只見樓鎮的老婆二姐噙噙着跑進來，一手抱着個孩子，一手指着道：「大婆說道：『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四十多的記得就是兩個孝節，難道村裏再沒有上年紀的人，就丟下你們兩個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這種無法無天的東西！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

二姐道：「捉我呀？賊是我捉的，樹是我砍的，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李如珍道：「叫你來沒有？」

二姐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那有這道理不叫正頭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場，叫你做什麼？走吧走吧！」說着就往外推。

二姐把小毛的手一撥道：「不行！不是憑你的力氣大啦！賊是我捉的，樹是我砍的！誰殺人誰償命！該犯什麼罪我認領，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聽話的人越聽越多，都嚇得點頭，還有些人交頭接耳說：「二姐說話把理！」

正議論間，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有二十多歲年紀，披着一頭短髮，穿了件青緞夾馬褂，手裏提了根藤條手杖。人們一見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樣，不約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氣，給他讓開了路。這人叫小喜，也是李如珍的木家姪子，當年也是中學畢業，後來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鄰近的光棍們來往，賣人販，賣藥，販金丹，挑詞訟……無所不爲，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因爲三爺是閩錫山的祕書長的堂弟，小喜抱上這條粗腿，更是威風凜凜無人不怕。他一進去，正堂二叔說話，便對二叔發話道：「什麼東西唧唧喳喳的！」

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笑着招呼小喜，可這二叔偏不接他的話，說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麼人？誰請的你？……」

二姐話沒落音，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滾你媽的遠遠的！反了你！草灰蓋子！」

小毛罵道：「幾麼（小喜的官名）！不要跟雞一般計較！」又向二姐道：「你還不快走？」

二姐並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脯向小喜道：「你殺了我吧！」

小喜輪轉棍子狠狠又在二姐背上打了兩棍道：「殺了你又有什麼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來。

實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勸他去把二姐拉出來了。二姐仍不服軟，仍回頭向裏邊道：「只有你們活的了！外來戶還有命啦？」別的人低聲勸道：「少說上句好話！這時候還說什麼理！你還佔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長在裏邊發話道：「閒人一同出去！都在外邊做什麼？」

小毛揚起棍子道：「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嗎？」公所重地，閒人至進。」你們說什麼？出去！」

實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二姐走出去。

小毛見衆人退出，趕緊回頭招呼小喜：「歇歇糧店！老宋！餅還熱不熱了？」

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放在火邊來！還不很冷！」說着恭敬敬放在小喜跟前。

小喜也不謙讓，抓起餅子吃著，連吃帶說：「我才從三爺那裏回來。三爺託我給他買一盤好條兒，不知道村裏有沒有！」

小毛道：「回頭扛一下看吧！也許有！」

李如珍道：「三爺那裏很忙嗎？」

「忙」小喜吃著嚼着餅子，越說越頭說：「事情實在多！三爺也是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對！凡是縣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裏去了。」老宋又端著湯來，小喜接過來喝了

兩口，忽然看見鐵鎖，就放下碗向鐵鎖道：「鐵鎖！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像個什麼樣子？唧唧喳喳，一點也不識羞！就不怕別人笑話？」

鐵鎖想：「打了我老婆，還要來教訓我，這成什麼世界？」可是勢頭不對，說不得理，也只好不作聲。

停了一會，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隔隔昌家權王安福向大家提道：「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小喜站起來道：「你們說吧！我也摸不癢，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儿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盤裏的餅一搯，捏在手裏道：「好！我就拿上！」說罷，拿着餅子，提起他的藤條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鐵鎖！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能找下證人不能？」

鐵鎖道：「怎麼不能？你怕俺那家陳修福老漢肥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行！一來他跟你都是林縣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爺爺，是你的老丈爺，那還不是只替你說話？」

鐵鎖道：「咱就不找他！找楊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那也有親戚關係。」

鐵鎖道：「這你難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隨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歲了；跟我沒有什麼親戚關係吧？」

小毛攔道：「老宋他是個窮殺廟的，他知道什麼？你叫他說說他敢當證人不敢？老宋！你知不知道？」

着宋官盛記得，可是他若說句公道話，這個廟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開：「咱從小是個窮人，一天只顧弄着吃，什麼閒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憑契！契上寫一個不能娶人家兩個，還要找什麼證人？村裏老年人雖然多，人家誰也不是給你管家務的！」

小毛道：「是這樣吧！我看咱們還是當場談談吧！這樣子結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教開來交換意見。小毛跟村長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會手碼，王安福也跟那長們談了一談事情的真像。後來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這樣吧！他們的意思，叫鐵鎖包賠出這幾個錢來！」說着把袖口對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麼樣？」

王安福悄悄道：「說真理，他們賣給人家就是這個茅廁呀？人家用的那一個，真是人家老張木匠（鐵鎖的爹）在世時候打的。我想這你也該記得！」

小毛道：「那不論記得記不得，那樣頂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長、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賠幾個錢。還有小喜，不說鐵鎖，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沒有答話，只是搖頭。閭鄰長們也不敢作什麼主張，都是看看王安福，看看村長，看看小毛，直到天黑也沒說個結果，就都回家吃飯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顧願昌拿棧王安福說是病了，沒有去。其餘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大家在廟裏擱了一會，村長下了斷語：茅廁是春喜的，鐵鎖砍了桑樹包出二百塊錢來（現洋），吃烙餅和開會的費用都由鐵鎖擔任，叫鐵鎖討保出廟。

陳修福老漢當保人，保證鐵鎖一月以後還錢，才算放鐵鎖出了廟。鐵鎖氣得拾不起頭來，修福老漢拉著路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向去，一頭睡在床上放聲大哭，二煙問他，他也說不出話來，修福老漢也勸不住。一會，鄰家們也都聽見了，都跑來問詢，鐵鎖仍哭得說不出話來，修福老漢才把村公所處理的結果一件件告訴大家說：「茅廁說成人家的了，還叫包人家二百塊錢，再担任開會的花費。」鐵鎖聽老漢又提起來，哭得更喘不過氣來，鄰家們人人搖頭，二煙搥了道：「他們說得倒體面！」鼓琴一望把孩子放在鐵鎖跟前道：「給你孩子！這筆你不用管！錢給他用不成！茅廁也給他丟不成！事情是我闖的！就是他，就是我！滾到那裏算那裏！反正是不得好活！」一邊說，一邊跳下床就往外跑，鄰家們七八個人才算把他拖住。小孩在床上直帶滾子號，修福老漢趕緊抱起來。

大家分頭解勸，勸得二煙暫息了怒，鐵鎖也止住了哭，楊三奎向修福老漢道：「太欺人！不只你們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裏一年用多少事，那一場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呢？實在沒法！」

村中有個叫冷元的小伙子跳起來叫道：「鐵鎖！到那個廟頭路邊等住他，你不敢一會叫招他擄下溝裏？」

楊三奎道：「你們年輕人真不識火色（不識時勢的意思）！人家正在氣頭上呢，說那些冒失話抵什麼事？」說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輕人們指著冷元笑道：「冷傢伙，冷傢伙！」

隔了一小會，修福老漢道：「我看可以上告他！就是到縣裏把官司打輸了，也要比這樣子了。」

場合裏。」

楊三牽道：「那倒可以！到那裏他還不能只說一面理，至少也要問一問證人。」

冷元道：「這事真氣死人！可借我年紀小配不得，要不我情願給你當證人！」

楊三牽道：「你年紀小，有大的！有幾個三四十歲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說：『鐵鎖他爹打茅崗這才幾天呀？三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記得！』你憑上寫誰算誰，誰也可以給你證明。」「多寫上幾個！那怕咱都去啦！」

二姐向鐵鎖道：「野孩子！咱就到那裏再跟他滾一場！任憑把家當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們爺們！」又向參禪老漢道：「爺爺！你不是常說咱們來的時候都是一簣一担來的嗎？敗興到底咱也不過一簣一担担着走，還落個够大！怕什麼？」

正說語間，二姐的十來歲的小弟弟白狗，跑進來叫道：「姐姐！媽來了！」二姐正起來去接，媽媽已經進來了。媽媽悄悄說：「你們正說什麼？」冷元搶着大嚷道：「說告狀！」二姐媽媽扭手道：「人家恭喜媳婦在窗外聽啦！」大家都向窗上看。二姐道：「聽她聽罷，他能堵住我告狀？」

大家聽說有人聽，也就不多說了，都向二姐媽媽說：「你好好勸勸她吧！」說着也就慢慢散

去。

李如珍叔姪們回去，另是一番氣象：春喜、小喜、小毛，都集中李如珍的太院裏，把黑漆大門關起來慶祝勝利。晌午吃過烙餅，肚子都很不餓，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備飯，只破費了十塊現洋買了一抹金炷棒子（五十個）作爲禮物。

李如珍的太谷烟燈和宜興磁烟斗，除了小毛打發他過了癮以後可以吸口烟灰，別人是不能借

用的，因此春喜也把他自己的烟傢伙拿來。李如珍住的屋子分爲裏外間，裏間的一盞燈下，是小毛給李如珍打泡；外間的一盞燈下，睡的是春喜和小喜弟兄兩個。裏間不熱鬧，因爲李如珍覺着小毛兵煙燒烟，小毛也不敢把自己身分估得過高，也還有些拘束，因此就談不起話來。小毛把金丹排子往斗上黏一個，李如珍吸一個，一連吸了七八個以後，小毛把斗裏的烟灰挖出，重新再往上黏。又吸了七八個，小毛又把灰挖出來，把兩次的灰合併起來燒着，李如珍便睡着了。等到小毛打好了泡，上在斗上，把烟槍伸向他口邊一靠，他才如夢初醒，嚙住槍桿吸起來。

外間的一盞燈下雖然也只有小喜和春喜兩個人。可是比裏間熱鬧得多。他們談話的材料很多：起先談的是三爺怎樣鬧氣，怎樣厲害，後來又談到離家闖女漂亮，那個媳婦可以；最後才談到本天的勝利。他們談起二姐，春喜說：「你今天那幾棍打得真得勁！我正想不出辦法來對付她，你一進去就把事情解決了。」小喜道：「什麼病要吃什麼藥！咱們連個草灰媳婦也鬥不了以後還怎麼往前圓墩？老哥！你真幹不了！我看你也只能致一輩子害。」春喜道：「雖說是個草灰媳婦，倒是個有本領的。很精幹！……」小喜搖頭道：「噯……我聽你怎麼應付不了她，原來是你看到眼裏了呀？」說着用烟籤指着春喜的鼻子道：「老嫂聽見怕不得跪半夜啦？滾出息滾出息！沒有見過東西！一個小母草灰就把你迷住了！」春喜急得要分辯，也找不着一句適當的話。小喜把頭挺在枕頭後邊哈哈大笑起來，春喜沒法，也只好跟着他笑成一團。就在這時，李如珍在裏間喊道：「悄悄！聽聽是誰打門啦？」他兩個人聽說，都停住了笑，果然又聽得門環拍拍連響了幾聲。

小毛跑出院裏問道：「誰？」外邊一個女人聲音答道：「我！開開門！」小喜聽出是春喜媳婦的聲音，又笑向春喜道：「真是老嫂找來了！」小毛開了門，春喜媳婦進來了。春喜問：「什麼事？」春喜媳婦低聲道：「你去聽聽人家二嫂在家說什麼。」一提二嫂，小喜又指着春喜大

笑起來了。春喜也跟著笑。春喜媳婦摸不著頭腦，忙問：「笑什麼？」小喜道：「這裏有個話兒，你且不用問。你先說說你聽見二如說什麼來？」春喜媳婦坐在小喜背後，兩手托着，面對春喜，把這元氣說說，失語，二如怎樣說，說全這家當到縣裏告狀，詳細細說了一遍。春喜還未答話，小喜用手一推道：「回去吧，回去吧！沒有事了。她告到縣裏，咬得了誰半截？到院頭上等，問問他那個是有種的？」春喜也叫他媳婦回去，媳婦走了。小毛又去把大門闔住，小喜仍舊吹他的大話。

李如珍在裏面拉長了聲音輕輕叫道：「喜……！來……！來……！」小喜進去了。小毛一見小喜，趕緊起來，該開鋪子叫他睡，自己坐到床邊一個椅子上，聽他們談什麼事。李如珍看了小毛一眼，隨手拈起三四個金丹棒子遞給他道：「你且到外邊去會會。」小毛見人家不叫他聽，也只好接住棒子到外間來吸。

小毛吸了第一遍，正燒着灰，小喜就出來了。他一見小喜出來，自然又不得不起來再讓小喜躺下。小喜向春喜道：「老哥！叔叔說那東西真要想去告狀，還不能不理。」小毛站在一邊接話道：「那咱也得想個辦法呀？」小喜見小毛還在旁邊，後自己不敢說了句歇話，就趕緊把架于答道：「那自然有辦法！」春喜道：「扯淡！一個小土包子，到這裏有他的便宜呀？」小喜有了小毛一眼道：「你還到那邊去吧！」小毛又只得拿上他的金丹灰回裏間去。小喜等他去後，低聲向春喜道：「自然不是怕官司上吃了他的虧！叔叔說不可叫他鬧這個端。不論他告得准告不准，旁人說起來，一個林羅草灰告過咱一狀，那總是一骨丟人的事。」春喜道：「那咱也不能託人去留他呀？」小喜道：「什麼東西？還值得跟他那樣客氣？想個法叫他告不成就完了！」春喜道：「想個什麼法？」小喜道：「不怕！有三爺！明天一早我就找三爺去。」

這天晚上，也不知他們吸到什麼時候才散。

第二天早上小喜去找三爺去，鐵鎖忙着借錢準備告狀。陰曆四月天莊稼人一來很忙，二來手頭都沒有錢，鐵鎖跑來跑去，直跑到晌午，東一塊、西五毛，好容易才湊了四五塊錢。二爺在家也忙，煮麵蒸窩窩，給鐵鎖準備進城的乾糧。

晌午鐵鎖和二爺正在家吃飯小喜，領了一個人進來，拿着繩，把鐵鎖的碗奪了，捆起來。二爺道：「做什麼？他又犯下什麼罪了？」小喜道：「不用問！也跑不了你！」說着把二爺的孩子牽過來丟在地上，把二爺也捆起來。村裏人正坐在十字街口吃飯，見小喜和一個陌生的人牽着繩子往鐵鎖院裏去，知道沒有好事。楊三奎、修福老漢、冷元……這幾個鐵鎖的近鄰，就跟着去看點靜。他們看見已經把鐵鎖兩口捆起來，小孩子爬在地上哭，正預備問爲什麼，只見小喜又用小棍子指冷元道：「也有他！捆上捆上！」那個陌生人就把冷元捆住。

兩個人牽着三個人往外走，修福老漢抱起小孩和大家都跟了出來。街上的人，胆小的怕連累自己，都走開了。二爺的爹娘和兄弟、冷元的爹娘却半路追上來跟着走。大家見小喜和他引來那個人滿臉兇氣，都不敢來問，只有修福老漢和冷元的爹娘拉着小喜，一边走，一邊苦苦哀求。

小喜把人帶到廟裏，向老宋道：「請村長去！」老宋奉命去了。

修福老漢央告小喜道：「禮唐！咱們都是個鄰居，我想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他們年輕人有什麼言差語錯，還得請你高高手，招待着些。」

小喜道：「這事你也清楚！他們一夥人定計，要到崖頭路邊謀害村長。村長知道了，打發我去找三爺。我跟三爺一說，三爺說：『這是種馬舉動，先把他們捆來再說！』聽說人還多，到那裏一審你怕不知道還有誰呢？」

二爺聽了道：「我捉了一回賊就提出事來了，連我自己也成了驢馬了！看我殺了誰了，抽工

罷了！」

小喜道：「你罷！硬驢馬！我跟你到幾時？」

修福老漢道：「這闖女！少說上句吧！」

李如珍來了，小毛也跟在後邊。小喜向李如珍道：「三爺說再先把人捆去再說。你先撥幾個保衛團了送他們走。」

修福老漢看見事情急了，把孩子遞給他孫孫白狗，拉了小毛一把道：「我跟你說句話！」小毛跟他走到大門外，他向小毛道：「麻煩你去跟村長壓小喜商量一下，看這事情還能在村裏行了不能？」小毛素日也揀得着小喜的脾氣，知道他有錢萬事休，再者如能來村裏再說一場，不論能到不能到底，自己也落不了空，至少總能吃些東西，就滿口應承道：「可以！我去給你探探口氣上，自然我也跟大家一樣，只顧怕村裏滋事。」說着就跑到小喜面前道：「糧磨！來我跟你說句話！」小喜道：「說吧！」小毛又點頭道：「來！這裏！」小喜故意裝成很不願意的樣子，跟着小毛走進龍王殿去。

白狗抱着小胖孩站在二妮旁邊，小胖孩伸着兩隻小手向二妮撲。二妮預備去摸他，一動手才想起手被人家反擰着，閃着就瞎了眼眶道：「摔死他！要死死個乾淨！」口裏雖是這麼說着，眼裏却滾下淚來。二妮新娘看見很傷心。一邊哭一邊給二妮擦淚。

小喜從龍王殿出來道：「我看說不成！他們這些野草灰不見喪不吊淚，非弄到他們那地方不行！」小毛在後邊跟着道：「不要緊！稍慢說！等不動上扇得下扇，沒有說不倒的事！村長！走吧，咱們跟糧磨到你那裏談一談！」小喜吩咐他帶來的那個人道：「你看着他們！說不許還要帶他們走！」說罷同村長先走了。

小毛悄悄向修福老漢道：「得先買兩排棒子！」修福老漢道：「我不知道那裏有賣的！」小

毛道：「拿二十塊現洋就行！我替你買去！」修福老漢和冷元他爹齊聲道：「可以！任你吧！」小毛隨着村長和小喜去了。

小喜說三爺那裏每人得花一百五十元現洋，三個人共是四百五十元。一邊討債一邊這價，小毛也做孫婆也發鬼，裏邊跑跑外邊走走，直到晚飯時候才辦了口——三爺那邊，三個人共出一百五十元。給小喜和他引來那個人五十元小費。錢領和冷元兩家酒席請客賠罪，具保狀永保村長的安全。前案不動，還照昨天村公所處理的那撥子了結。

定死了數目，小毛說一個也不能再少了。修福老漢到廟裏去跟錢領商談，錢領自己知道彌不過了，也只好自認窮氣。一想起先不服，後來也想不到什麼辦法，只好不再作主張。冷元也只是爲了饒領的事說了句淡話，錢道得錢領用，因此也沒有什麼意見。修福老漢見他們應允了，才去找楊三奎和自己兩個人作保，把他們三個人保出。

這一次保出來和上一次不同，春喜的錢能過一個月，小喜却非看現錢不可。錢領能修福老漢和楊三奎到福順昌借錢，王安福老漢說抵土要收贖，沒有錢出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楊三奎向修福老漢道：「福順昌不行，村裏再沒有路道，那就只好再找小毛。叫他去跟小喜商談，就借六太爺那錢吧！」修福老漢道：「使上一二百塊那銀錢，可就把錢領那一家當拆拆了呀！」楊三奎道：「那再沒辦法，反正這一關總得過。」修福老漢又去跟錢領商談去。

原來這六太爺是三爺的堂叔。他這放債與別家不同，利錢是月三分，三個月期滿，本利全歸。這種高利，在從前也是平常事，特別與人不同的是他的使錢跟錢手續：領着他的錢在外邊出放的時候，就是小喜這一類人，叫做「承還保人」。使別人的錢，到期沒錢，不過是照着文書下房下地，他這文書上寫的是「到期本利不齊者，由承還保人作主將所負之產業變賣歸還」，因此他難沒有下過人的地，可是難也短不下他的錢。小喜這類人往外放錢的時候是八釐子，文書上寫

一百元，實際上只能使八十元。他們從中抽使二十元。『八當十，三分利，三個月一頭，到期本利還清，想再使又是八當十，還不了錢由承還保人變賣產業』：這就是六太爺放債的規矩。這種鐵匠了停屍在地或命在旦夕非錢不行時候，差不多沒人敢使，鐵匠這會就過了這種個非使不行。

作福老漢跟鐵匠一商量，鐵匠也再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託小毛去央告小喜，把他爺他爹受了兩輩子買下的十五畝地寫在文書上，使了六太爺二百五十塊錢（實二百塊），才算把三爺跟小喜這一頭顧住。兩次吃的麵、酒席錢、金杆棒子錢，一共三十元，是在福順昌借的。

第三天，講過了客，才算把這場事情結束了。

鐵匠欠春喜二百元，欠六太爺二百五十元，欠福順昌三十元，總共是四百八十元外債。

小喜在八當十裏抽了五十元，又得了五十元小費。他引來那個捆人的人，是兩塊錢風的，除了這兩塊，實際上得了九十八元。

李如珍也不落空：小喜說三爺那裏少不了一百五十元，實際上只給了三爺一百元，其餘五十元歸了李如珍。

小毛只跟着吃了兩天好飯，過了兩天足癢。

一月之後，錢也惹了，春也惹了，錢包春喜的二百元錢也到期了，欠福順昌的三十元也該還了，使六太爺的二百五十元錢頭也覺着後怕了。他想『官刑不如早還錢，再過今年，就把產業全賣了也不够六太爺一月的。』主意一定，咬一咬牙關，先把廟給了福順昌，又翻了兩石麥子把福順昌的三十元找清；又把地賣給李如珍十畝，還了六太爺的二百五十元八當十；把自己住的一院房子給了春喜，又貼了春喜三石麥紙住二百元錢，自己搬到院門外搬運過一處喫過唾口的房子。

裏去住：這樣一來，只留下五畝地和一處環邊牲口的房子。春喜因為弟兄們多，分到的房子不寬綽，如今得了鐵鎖這座院子，自是滿心歡喜，便雇匠人糊牆頭、糊窗櫺、粉牆壁、漆門面，不幾天把個院子修理得十分雅緻。修理好了便和自己的老婆搬到裏邊去住。鐵鎖呢？搬到那處環邊牲口的房子裏，光鋤頭犁耙、缸盆瓦罐、鍋碗碗筷、雞鴨筐子……就把三間房子佔去了兩間，其餘一間，中間一個茅槽，槽前修錫合，槽上搭床鋪，掛得連水缸也放不下。

鐵鎖就住在這座房子裏，每天起來看看對面的新漆大門和金字牌匾，如何能不氣。不幾天他便得了病，一病幾個月，吃藥也無效。俗話說：「心病還須心藥治」，後來三爺上了太原，小春春喜都跟着去了。有人說「縣裏有一百多戶聯名告了一狀，省城把他們捉去了」；有人說「三爺的哥哥是關錫山的親書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官，聽說他在家懶得不說話，把他叫到省城關起來了。」不論怎麼說，都說與三爺不利。鐵鎖聽了這消息，心裏覺得痛快了一下，病也就慢慢好起來了。

三

鐵鎖自從變了產管過病以後，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幸而他自動跟着他父親學過木匠和泥水匠，雖然沒有領過工，可是給別人做個幫手，也還是個把式，因此他就只好背了傢具到外邊和別的匠人碰個夥，碰個零花消。

到了民國十九年夏天，關錫山部下有個李師長，在太原修公館，包工的是跟鐵鎖在一塊打過夥的，打發人來叫鐵鎖到太原去。鐵鎖一來聽說太原工價大，二來又想打聽一下三爺究竟落了個什麼下場，三來小伴僕已經不吃奶了，家裏五畝地有二起滿可以種得過來，因此也就答應了。不

幾天，鐵鎖便準備下乾糧，裹衣服，鞋襪，和幾個同行相繼滑到太原去。

這時正是閻錫山自稱國民革命軍第三方面軍出兵倒蔣打到北平的時候，因為軍事上的勝利，李師長準備將來把公館建設到北平，因此打電報給太原的管事的說叫把太原的工督時停了。人家督時停工，鐵鎖他們就暫時沒事做，只得暫時在會館找了一個房子住下。會館的房子可以不出房錢，不技巧的是住了四五天就不能再住了，來了個人在門外定了「四十八個留守處」一個牌子，通知他們當天找房子搬家。人家要住，他們也只得另在外邊賃了一座房子搬出去。

過了幾天，下了一場雨，鐵鎖想起會館的床下還丟著自己一對舊鞋，就又跑到那裏去找。他一進屋門，看見屋子裏完全繞了掃子……地掃得很光，桌椅擺得很齊整，桌上放著半尺長的大墨盒、印色盒和好多很精緻的文具，床鋪也很乾淨，上邊鋪著個穿著細布軍服的人在那裏抽鴉片烟。那個人一抬頭看他，他才看見就是小喜。他又和碗上蛇一樣，打了個退步，以為又要出什麼事，不知該怎樣才好，只見小喜不慌不忙向他微微一笑道：「鐵鎖？我當是誰？你這時到這裏？進來吧！」鐵鎖見他對自己這樣客氣這是第一次，雖然不知他真意如何，看樣子是馬上不至於危害自己的，況且按過去在村裏時的關係，他既然叫進去，不進去是沒有理由的，因此也就只好走近他的床邊坐下。小喜又用嘴指著烟盤旁邊的紙烟道：「吸烟吧！」鐵鎖覺著以自己的身分，沒有資格吸人家的煙，正預備客氣一辭，只見小喜取起一根煙給他道：「吸烟！——這樣一來，他覺得『愛國無黨』，恭恭敬敬接住，就在烟燈上點着，拿床滑站着吸起來。他一邊吸烟，一邊考慮小喜為什麼對他這樣客氣，但是我想不出個原因來。小喜雖然還是上等人對一般人的口氣，可也是和親熱的長問短——問他誰來的，現在做什麼，住在那裏，有無經費……問完以後，知道他在沒有工作，便向他道：「你們這些受苦人，閑住也住不起。論情理，咱們是供糧，

你遇上了困難我也該照顧你一下，可是又不清楚誰家修工。要不你就來這裏給我當個勤務吧？」錢鎖見他說得很自己，也願意受他的照顧。只是見他穿著軍人衣服，怕眼上他當了兵，就問道：「當勤務是不是當兵？」小喜見他這樣問，已經猜透他的心事，便答道：「兵與兵不同：這個兵一不打仗，二不訓練，只是住在這裏收拾拾屋子，有客來倒個茶，地個街道，給賬錢，一月正個八塊，有個客人打打牌，每次又能弄幾塊零花錢；這還不是搶也搶不到手的嗎？我這裏早有好幾個人來過勤務，我都還沒有答應。叫你來就是因為你沒有事，想照顧你一下，你與不回來也就訂了。」正說着，聽見院裏自行車扎扎扎皮鞋說說，車一停下，又進來一個穿軍服的，小喜趕快起身讓坐，錢鎖也從床邊退到窗下。那人也不講話，走到床邊便與小喜對面坐下。小喜指指錢鎖向那人道：「參謀長！我給咱們留守處收了個勤務！我村子裏人！很忠厚！很老實！」那人懶洋洋地道：「也好吧！」小喜又向錢鎖道：「錢鎖！你回去再勸一下，要來今天晚上就來，要來也交代我一聲，我好用別人！」錢鎖一時雖決定不了該就不該幹，可也覺得這話是去的時候了，就忙答道：「可以！那我就走了！」小喜並不起身相送，只向他道：「好！去吧！」他還走出來了。

參謀長道：「這孩子倒還精神，只是好像沒有宿眠，見人不敢說廢話。」小喜道：「那倒也不見得，不過見了我他不敢怎樣放肆，因為過去處的關係不同。」參謀長道：「你怎麼想起要用個勤務來？」小喜道：「我正預備報告你！」說着先取出一包料麵遞給參謀長，並且又取一根紙煙，一邊往上擰紙條（吸料子用）一邊向他報告道：「前不大一會，有正大飯店一個伙計在街上找四十八師留守處，說是有河南一個客人叫他找，找後問道裏的警察派出所，才找到這裏來。我問明了原由，才推他說今天這裏沒有負責人，叫他明天來。我正預備吸口煙到你公館報告去，我村那個人就過來了，還沒有說幾句話，你就進來了。」

按他做職大的等級來說，小喜是土尉副官，而參謀長是少將。等級相差既然這麼遠，有什麼事小喜應該馬上報告，說話也應該更尊敬一些，為什麼小喜還能慢騰騰地和鎮鎮在一處，說話也那樣隨便呢？原來這四十八師是閩錫山準備新成立的隊伍，起初只委了一個師長，參謀長還是師長介紹的，並沒有有一個兵，全靠師長的手段來發展。師長姓董，當初與豫北一帶的土匪們有些交遊，他就憑這個資本領了師長的委任。他說：「只要有名義，兵是不成問題的。」小喜也懂這一道。參謀長雖然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可是隔行如隔山，和土匪們取聯絡便不如小喜，況且小喜又是黑龍省長那親系統有關係的，因此參謀長便得讓董幾分。

小喜說明了沒有即刻報告他的理由，見他沒有說什麼，就把手裏粘好紙條子的紙烟遞給他讓抽吸料子，然後向他道：「我想這個客人，一定是老董（就是師長）去了聯絡好了以後，才來和咱們正式取聯系的。他既然來了就住在正大飯店（這飯店是省裏省外的高級官員等闊人們來了才住的），派頭一定不小，我們也得把我們這留守處弄得像個派頭，才不致於被他輕看，因此我才計劃找四爺請。」小喜這番話，參謀長聽來頭頭是道，就稱贊道：「對！這個是十分必要的。我看不得個勤務，門上也得有個守衛的。我那裏還有幾個找事的人，等我回去給你派兩個來。下午你就可以訓練他們一下，把咱們領來的服裝每人給他發一套。」計劃以定，參謀長又吸了二會料子，談了些別的閒話，就回公館去了。

鎮鎮從會館出來，覺得奇怪。他想「小喜為什麼變得那樣和氣？對自己為什麼忽然好起來？說是陰謀嗎？看樣子是很真誠的，況且自己現在是個窮匠人，他謀自己的什麼？說是真要顯赫顯赫嗎？小喜從來不落無資之地，與他沒有利的事就沒有見他幹過一件。」最後他想着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小喜要用人，一時找不到個可靠的人，就找到自己頭上；第二是小喜懶得過去對不起自

己，一時良心發現，來照顧自己一下，以補他良心上的虧空。他想：……要是第一種原因，他用人我賺錢，也是一種公平的交易——既然是給他營差，可是這這種草木之人就是伺候人的；要是第二種原因那更好，今生的冤仇今生解了，省得來生冤冤相報——因為鐵鎖還相信來生報應。他想：不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都與自己無害，可以幹一幹。他完全以為小喜已經變好了。回到住的地方跟幾個同事一說，同事們以為他小喜這種人是一千年也不會變好的，不過現在的事却同他他去幹，也就是同意他說的第一種理由。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鐵鎖便收拾行李搬到會館去。

鐵鎖到了會館，參謀長打發來的兩個人也到了，小喜便在院裏分別訓練：教那兩個人怎樣站崗，見了官長怎樣敬禮，見了老百姓怎樣吃嘴，見了那等客人用那等話應酬，怎樣傳遞名片。又叫鐵鎖打水倒茶，點烟等種種動作。他好像教戲（導演）一樣，一會算客人，一會算差人……直領着三個人練習了一下午，然後發了服裝、臂章，準備第二天應客。

第二天早上，參謀長沒有吃飯就來了。他進來先問準備得如何，然後就在留守處吃飯。吃過飯，他仍和小喜躺在床上，一邊吸料子一邊準備應酬這位不識面的綠林豪俠。小喜向他說對付這些人，要幾分派頭、幾分客氣、幾分豪爽、幾分自己，參謀長也十分稱賞。他們的計畫已經一致，就另談些閑話，等着站崗的送名片來。

外邊兩個站崗的，因為沒有當過兵，新穿起軍服打起槍來，自己都觉得有點新鮮，因此就免不了打打鬧鬧——起先兩個人各自練習教禮，後來輪流着一個算參謀長往裏走，另一個敬禮。有一次，一個敬了禮，當參謀長的那一個沒有還禮，兩個人便鬧起來，當參謀長那個說：「我是參謀長，還禮不還禮自然是由我啦！」另一個說：「連個禮都不知道還，算你媽的什麼參謀長」

就在這時候，一輛洋車拉了個客人，到會館門外停住，客人跳下車來。兩個站崗的見有人來了，趕緊停止了崗，仍然站到原位上，正待要問客人，只見那客人先問道：「裏邊有負責人嗎？」一個答道：「有！參謀長在！」這沒有來得及問客人是那裏來的？那客人也不發聲，連也不遞名片，挺起胸脯，風塵凜凜就走進去了。

小喜正發了一口料子，用洋火點着去吸，聽得外邊進來了人，還以為是站崗的，沒有理，仍然吸下去。烟正進到喉嚨，客人也正揚起鞭子。小喜見進來的人，穿著紡綢大衫，留著八字鬚，知道有些來歷，趕緊順手遞紙烟帶料子往烟盤裏一放，心裏暗暗埋怨站崗的。參謀長也欠身坐起。客人進門道：「你們那一位負責？」小喜見他來得高傲，趕緊指著參謀長用大官銜壓他道：「這就是師長參謀長！」那知那客人絲毫不失威風，用嘴指了一下參謀長問道：「你就是參謀長？」參謀長道：「是的！有事嗎？」那客人不等讓坐就把桌旁的椅子扭轉，面向著參謀長坐了道：「兄弟是從河南來的。老當家們當家的接洽好了，寫信派兄弟來領東西！」說罷從皮包中取出尺把長一封信來，遞給小喜。小喜把信遞給參謀長，一邊又吩咐鐵鎖倒茶。

參謀長接住信一看，信是老當家的，說是已經拉好了一個團，要留守處備文向軍需處請領全團官兵服裝臂章槍械給養等物，並開了一張全團各級軍官名單，要留守處填寫委狀。參謀長看了道：「你老哥就是團長嗎？」客人道：「不！團長是我們這一把子一個當家的，兄弟只是跟家我們當家混飯吃的。」參謀長拿清單問他道：「那一位是……？」客人起身走近參謀長，指著名單上的名子道：「這是我們當家的，這一個就是兄弟我，暫且稱個參謀！」參謀長道：「你貴姓王？」客人道：「是的！兄弟姓王！」參謀長道：「來了住在那裏？」客人道：「住在正大飯店。」參謀長道：「回頭搬到這裏來住！」又向小喜道：「李副官！回頭給王參謀準備一間房

子」客人道：「這個不必，兄弟初到太原，想到處觀光一番，住在外邊隨便一點。」參謀長道：「那也好！用着什麼東西，儘管到這裏來找李副官！」小喜也接着道：「好！用着什麼可以跟我耍！」客人道：「謝謝你們關心。別的不用什麼，只是你們山西的老海很難買。」轉向小喜道：「方才見你老兄吸這個，請你幫忙給我買一點！」說着從皮包中取出五百元鈔票遞給小喜。

小喜接住票子道：「好！這我可以幫忙！」說着就從床上起來讓他道：「這裏還有一些，你先吸幾口！」說了就把烟盤下壓着的一個小紙包取出來放在外邊。客人倒也很自己，隨便吸了幾口，就躺下去吸起來。

小喜接住錢却費了點思索。他想：打發人去買不出來；自己去跑街，又不够派頭，怕客人小看。想了一會，最後決定寫封信打發鐵鎖去。他坐在桌上寫完了信，出到屋門口叫道：「張鐵鎖？到五娘公館去一箇！」鐵鎖問道：「在什麼地方？」小喜道：「天地壇門牌十號！」說着把信和錢遞給他道：「買料子！」買料子當日在太原，名義上說是殺頭罪，鐵鎖說：「我不敢帶！」小喜低聲道：「傻瓜！你帶着四十八師的臂章，在五爺公館買料子，難道還有人敢問？」鐵鎖見他這樣說沒有危險，也就接住了信和錢，小喜又吩咐道：「你到傅小南房裏，把信交給張先生，叫他找姨太太的娘，他就知道。」鐵鎖答應着去了。

鐵鎖找到天地壇十號，推了推門，裏邊關着；打了兩下門環，裏邊走出一個人來道：「誰！」隨着門開了一道縫，擠出一顆頭來問道：「找誰？」鐵鎖道：「找張先生！」說了就把手裏的信遞給他。那人道：「你等一等！」把頭一縮，返身回去了。鐵鎖等了不大工夫，那人又出來喊道：「進來吧！」鐵鎖就跟了進去。

果然被帶到小南房。鐵鎖見裏邊有許多人，就問道：「那位是張先生？」西北牆角桌邊坐

着「寶子」來講的瘦老漢道：「我！你猜等」等吧！海子老婆（海子是這老婆家的村名）到火車站上去了，「人既不在，鐵鎖也只得等，他便坐到門後一個小凳子上，閒看這屋裏的人。」

靠屋的西南角，有一張床，床中間放着一盞燈。床上躺着一個人，一個是小個子，尖嘴猴，一個是塌眼窩；床邊坐着一個人，伸着脖子好像個鴨子，一個時時着尖嘴猴的腿，眼睛望着塌眼窩。塌眼窩手裏拿着一張紙烟盒裏的金箔，還拿着一個用硬紙捲成的，指頭粗的小紙筒。他把料子挑到金箔上一點，爬起來放在燈頭上烤，嘴裏嚼着小紙筒對住爐的那地方吸。他們三個人，這個人吸了傳遞給那個。房子不大，床往東放着一張茶几兩個小凳子，就排到東牆根了。茶几上有個銅盤，盤裏放着麵切開了的西瓜。靠東的凳子上，坐着一個四方臉大脖子，披着一件白大衫，襯衣也不扣扣子，露着一顆大肚。靠西的凳子上，坐着一個留着小鬍子的年輕人，穿了件藍丹司令布大衫，把腰束得細細地，坐得直挺挺地，像一根柱子。他兩個面對面吃西瓜；胖子吃的是大塊子，呼啦呼啦連吃帶吸，連下頷帶脖子都鑽在西瓜皮裏，西瓜子不住從胸前流下去。柱子不是那樣吃法，他把大塊切成些小月牙子，拿起來嚼着。子從這一角吃到那一角，看去好像老鼠吃落花生。

不論牀上的，不論茶几旁邊的，他們談得都很熱鬧，不過鐵鎖聽起來有許多話聽不懂。他們不知什麼時候就談起來了。鐵鎖坐下以後第一句便問着那柱子向胖子道：「最要緊的是防匪，我直到現在還沒得防了班。」胖子道：「也不在，只要出身正，有腿，也快。要說防班，我倒防輪委班二年了，直到如今不是還沒有用去嗎？按次序輪起來，民國五十多年才能輪到我，那抵什麼事？」座上那個塌眼窩向鴨子道：「你聽！人家都說騎班班！咱們班？」鴨子道：「咱們這些不是學生出身的人，不去找那些麻煩！」大家都笑了。胖子向床上人道：「來往像你們可也快，只要到秘書長那裏多掛幾次號就行了。」尖嘴猴道：「你們雖說慢一點，可是一掛去就是關要科長；我們班，不是這個稅局，就是那個監工。」塌眼窩道：「不論那些，只要錢多！」鴨子

子道：「只要秘書長肯照顧，什麼都不在乎！五爺漢有上過學校，不是民政廳的科長；三爺也是「家庭大舉」出身（沒上過學校的意思），不在懷仁縣當縣長啦？」

鐵鎖無意中打聽着三爺的下落，還恐不是，便問道：「那個三爺？」鴨頸子看了他一眼，鼻子裏一哼道：「那個三爺？咱縣有幾個三爺？」鐵鎖便不再問了。

那柱子的話又說回來了，他還說是歸班要緊。胖子向他道：「你老弟有點過迂，現在已經打下了河北，正是用人時候。你還是聽上我，咱明天搭車往北平去。到那裏只要找上祕書長，個把縣長一點都不成問題……」那柱子搶着道：「我不信不歸班怎麼能得正缺？」胖子道：「你歸班歸是山西的班，到河北有什麼用處？況且你歸班也只能歸個擇委班，有什麼用處？不找門路這不是照樣出不去嗎？」

他們正爭吵，外邊門又開了，亂七八糟進來許多人。當頭是一個戴着眼鏡的絡腮鬍大漢，一進門便向茶几上的兩個人打招呼。他看見茶几上還有未吃完的西瓜，抓起來一邊吃一邊又讓同來的人。他吃着西瓜問道：「你兩位辯論什麼？」胖子便把柱子要歸班的話說了一遍，那戴眼鏡的沒有聽完，截住便道：「屁！這會正是用人時候，只要找着祕書長，就是掃帚把子敷上頂帽，也照樣當縣長！什麼擇委班輪委班，現在咱們先給他籌個揀委班！」一般揀委班，新舊客人同聲大笑，都說「咱們也歸了班了！揀委班！」

鐵鎖雖覺得什麼班，却懂得他們是找事的了，正看他們張牙舞爪大笑，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推道：「這是不是鐵鎖？」鐵鎖回頭一看，原來是恭喜，也是跟着那個戴眼鏡的一夥進來的。他一看果然是鐵鎖，就問道：「你也當了兵？」鐵鎖正去答話，見他擠到別的人裏去，也就算了。恭喜擠到床邊，向那個鴨頸子道：「屢我也坐坐飛機（在金箔上撒料子就叫坐飛機）！」說了從小草帽中取出一個小紙包，擄到床上去。

那戴眼鏡的向張先生道：「你去看看五爺給軍糧局王科長寫那封信寫成了沒有？」張先生去了。那柱子問道：「把你們介紹到軍糧局了？」戴眼鏡的道：「不！秘書長打電報叫我們到北平去，因為客車不好買票，準備明天借軍糧局往北平的專車坐一坐。」胖子道：「是不是能多坐一兩個人？」戴眼鏡的道：「怕不行！光我們就二三十個人啦！光添你也還馬個得過，再多了就不行了。」說着張先生已經拿出信來，戴眼鏡的接住了信，就和同來的那夥人一道又走了，春喜也包起料子趕出去。胖子趕到門邊喊道：「一定借光！」外邊答道：「可以！只能一兩個人！」

他們去了，張先生問鐵鎖道：「你怎麼記得他？」鐵鎖道：「他跟我是一個村人。」張先生道：「那人很能幹，在大同統稅局很能弄個錢。秘書長很愛得他，這次打電報要的幾十個人也有他，昨天他才坐火車從大同趕回來。」正說着，錢太太的娘從火車站上回來了，鐵鎖何曾上料子回去交了差。

打發河南的客人去了，參謀長立刻留了吳文送往總司令部，又叫小喜代理秘書，填寫委狀，趕印傳章。

四

不幾天，街上傳說在山東打了敗仗，南京的飛機又來太原下過彈，人心惶惶，山西票子也跌價了。又過幾天，總司令給四十八師留守處下了指令，說是叫警後發展，讓領的東西自然一件也沒有發給。參謀長接到了指令，回覆了河南來的客人，又打發小喜下豫北去找老趙回來。從這轉眼，留守處廚房也拆溜了，站崗的也打發了，參謀長也不到那裏去了，小喜也走了，真像預報

天到參謀長那裏領一毛五分錢伙食費，住在留守處看門。起初一毛五分錢還够吃，後來山西票一直往下狂跌，一毛五分錢只能買一斤糯米糍，去請參謀長要求增加，參謀長說：「你找你的事去辦！那裏的門也不用看了！」這個留守處就這樣結束了。

鐵鎖當了一個月動務，沒有領過一價錢，小喜走了，參謀長不管，只落了一身單軍服，穿不取穿，買不敢買，只好脫下包起來。他想：做別的事自然不能穿軍服，包起來暫且放着，以後有人追問衣服，自然可以要他發錢；要是沒人追問，軍衣也可改造便衣。衣服包好，他仍舊去找阿來的匠人們。那些人近來發了財；自從南京飛機到太原下頭後，各要人公館搶着打地洞，一天就給一塊山西票。鐵鎖找着他們，也跟着他們到一家風公館打地洞，晚上仍住在會館。

一天他晚上下工後走回街上來，見街上的人擠不動，也有軍隊也有便衣，特別有些太原不見的衣服和語言，街上也加了崗，好像出了什麼事。回到會館，會館的人也擠滿了，留守處的門也開了，春喜和前幾天同去北平的那一夥都住在裏邊，街上地下都是人，把他的行李給他堆在一個角落上。春喜一見鐵鎖，便向他道：「你住在這裏？今天你再找個地方住吧，我們人太多了。」鐵鎖看那情形，又說不得理，只好去搬自己的行李。春喜又問他道：「搬唐住在那個屋裏？」鐵鎖道：「他下河南去了。」鐵鎖也想知道他為什麼回來，回答了的話以後，就接着順便問道：「你們怎麼都回來了？」春喜道：「都回來了！關總司令也回來了！」鐵鎖聽了，仍然不懂他們為什麼回來，但也無心再問，就搬了行李仍然去找他的同行。

他的同行的人很多，除了和他同來的，和他們新認識的還有幾十個，都住在太原新南門外叫「滿洲城」的一道街。這一道的房子都是些小方塊，遠遠看去和箱子一樣；裏邊又都是土地，下雨溼得溼漉漉；有的有瓦，有的是就地鋪草。房租不貴，論人不論間，每人每月五毛錢。鐵鎖搬去的這地方，是一個長條院子，掛四座房，靠東的一座是一間，住兩個學生；其餘的三座

都是三闖，住的就是他們這夥匠人。他搬去的時候，正碰上這些匠人們吃饅頭。這些人，每人端着一碗小米乾飯，圍着一個青年學生聽話。這個學生，大約有二十七下年紀，穿着個紅背心，外邊披着一件藍制服，粗粗兩條紅胳膊，厚墩墩的頭髮，兩隻眼睛好像打閃，有時朝這邊有時朝那邊。圍着他的人不斷向他發問，他一一答覆着。從他的話中，知道山西軍敗了，閻錫山和汪精衛都跑得太原來了。有人問：「他兩家爭天下，南京的飛機為什麼到太原炸死了拉洋車的和賣湯土的？」有的問：「咱們辛辛苦苦賺得些山西票子，如今票不值錢了，咱們該找誰去？」學生說：「所說這飛機呀，不論誰勝誰敗，咱們都要反對，因為不論他們那方面都是不顧老百姓利益的。」

鐵鎖聽了一會，雖然不全懂，却覺得這個人說話很公平。他把行李安插下，到外邊買吃了一點東西，回來輪在舖上問一個同行道：「吃飯時候講話的那個人是那裏來的？」這個同行道：「他也是順道院子裏的房客，在三晉高中上學，姓常，也不知道叫什麼。他的同學叫他小常，大家也跟著叫小常先生，他也不對號，這人可好吡！跟咱們這些人很親熱，架子一點也不大，認理很真，說出來事理別約先生們不一樣。」鐵鎖近來有好多事情不明白，學想找個知書識字的老先生們問問，可是這些糊塗事又都偏出在那些知書識字的人們身上，因此只好悶着。現在見他說這位小常先生是這樣個好人，倒有心向他領個教，便向這個同行道：「要是咱們一個人去問他個什麼，他答不理？」「這個問行道：「這人很好說話，只要你不過睡，談到半夜都行！」鐵鎖道：「那倒可以，只是我跟我家不熟慣。」這個同行道：「這沒關係，他倒不講這些！你快去，我可以領你去！」鐵鎖說：「可以！咱們這會就去找他。」說罷兩個人便往小東房裏見小常。

他們進了小東房，見小常已經點上了燈在桌邊坐着，船邊有一個同學睡在炕上。這個匠人便向小常介紹道：「小常先生！我這個老鄉有些事情想問問你，可以不可以？」小常的眼光向他兩人一掃，隨後看着鐵鎖道：「可以！坐下！」鐵鎖便坐在他的對面。鐵鎖見小常十分瀟灑精神，

反覺着自己不配跟人家談話，一時不知該從那裏談起。小常見他很拘束，便向他道：「咱們住在一處，就跟一家人一樣，有什麼話隨便談！」鐵鎖道：「我有些事情不清楚，想領領教，可是『從小談起，到大話長』，說起來就得一大會。」小常道：「不要緊！咱們住在一塊，今天說不完還有明天！不用拘什麼時候，談到那裏算那裏。」鐵鎖想了一會道：「還是從頭說吧！」他便先介紹自己是那裏人，在家怎樣破了產，怎樣來到太原，到太原來又經過什麼，見到些什麼……一直說到當天晚上燈出會館。他把自己的遭遇說完了然後問小常道：「我有這麼些事不明白：幸如珍怎麼能永遠不倒？三爺那樣胡行怎麼除不辦罪還節作官？小喜春喜那些人怎麼永遠吃得開？別人官料子要發顯，五爺公館怎麼沒關係？土匪頭子來了怎麼也沒人捉還要當上等客人看待？師長怎麼能去拉土匪……」他還沒有問完，小常笑嘻嘻走到他身邊在他肩上一拍道：「朋友！你真把他們看透了！如今的世界就是這樣，一點也不奇怪！」鐵鎖道：「難道上邊人也不說理嗎？」小常道：「對對對！要沒有上邊人給他們作主，他們怎麼敢那樣不說理？」鐵鎖道：「世界就是這樣，像我們這些正經老受苦人活著還有什麼盼頭？」小常道：「自然不該一直該他是這樣，總得把這夥仗勢力不說理的傢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們出來當家，世界才能有真理。」鐵鎖道：「誰能打倒人家？」小常道：「只要大家齊心，他們這夥不說理人還是少數。」鐵鎖道：「大家怎麼就齊心了？」小常道：「有個辦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細細給你講。」一說天晚了，鐵鎖睡了一覺，一院裏都睡得呼呼的了，跟他同來的那個同行不知幾時也回去睡了，他似離了小常也回房睡去。

這晚鐵鎖回去雖然睡下了，却睡得很鬧。他覺着小常是個奇怪人。凡他見過的念道書的人，對自己這種草木之人，總是跟掌櫃對診計一樣，一說話就是教訓，好的方面是誇獎，壞的方面是責備，說沒有個道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個把自己當成朋友的人。至於小常說的

道理，他完全懂得，他也覺着非把這些不說理人一同打倒另換一批說理的人總不成世界，只是怎樣能打得他還想不通，只好等第二天再問小常。這天晚上是他近幾年來最滿意的一天，他覺着界上有小常這樣一個人，總還算像個世界。

第二天，他一邊做着工，一邊想着小常，好容易熬到天黑，他從地洞裏放下傢伙鑽出來，在街上也顧不得停站，一鼓勁跑回滿洲境來，沒有到自己房子裏，就先跑到小東房找小常去。他進去，不見小常，只見箱籠書籍亂七八糟扔下一地，小常的同學在屋裏整理他自己的行李。他進去便問道：「小常先生還沒有回來？」小常那個同學道：「小常叫人家警備司令部捉去了。」他聽了，大感莫名其妙，怔了一會又問道：「因為什麼？」小常那個同學抬頭看了看他，含糊答道：「誰知道是什麼事？」說着他把他自己的行李搬出去。鐵鎖也不何再問，跟到外邊，見他叫了個洋車拉起來走了。這時候，鐵鎖的同行也都陸續從樹上爬下來，一聽鐵鎖報告了這個消息，都撲到小東房去看，雜辦的桌椅仍立在那裏，牆上有幾片碎紙，一個人也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都覺着奇怪。有個常在太原的老木匠道：「恐怕是共產黨。這幾年可多捉了共產黨了，殺了的也不少！真可惜呀！都是二十來歲精神幹練的小夥子。」鐵鎖問道：「共產黨是什麼人？」那老木匠道：「咱也不清楚，聽說總是跟如今的官家不對，不贊成那些大頭兒們！」另外有幾個人亂說「恐怕就是」，「小常跟他們說是兩股理」，「小常是說真理的」……大家研究了半天，最後都說：「唉！可惜小常那個人了！」好多人都替小常憂心，仍和昨天米一校多，做下的乾飯就剩下了半鍋。

鐵鎖吃了半碗飯，再也吃不下去。他才覺着世界上只小常是第一個人，可是只認識了一天就又不在了。他聽老木匠說還有什麼共產黨，又聽說這些人被殺了的很多。他想：既然被殺了的很多，可見這個人不只小常一個。又想：既然被殺了的很多，沒有被殺的是不是也很多？又想：

：既然被殺了的很多，小常是不是也會被殺了呢？要是那樣年輕、能幹、說說理的好人，昨天晚上還高高興興說着話，今天就被人家活生生捉住殺了，呵呀！……他想着想着，眼裏流了淚來。這天晚上，他一整夜沒有睡着，又去問老木匠，老木匠也不知道更多的事情。

從這天晚上起，他覺着活在這世界上實在沒意思，每天雖然還給人家打地洞，可是做什麼也沒有勁了，有時想到應該回家去，有時又想着回去還不是一樣的！

五

就這樣拖廷着，一個秋天過去了。飛棧不斷來。打地洞的家也很多，可是山西票子越來越不值錢，錢值他們一夥人做得也沒有勁，慢慢都走了。後來閻錫山下下了野往大運去了。徐永昌當了警備司令來維持秩序，南京的飛機也不來了，各大公館的地洞也都停了工。人家一停工，錢值和那三個還沒有走的同行也沒有事了，便不得不作回家的計劃。

這天錢值和兩個同來的同行，商議回家之事。聽說路上很不好行動，麻煩動請駐汾陽，孫殿英駐晉城，到處有些散兵，說是查路，但是查出錢來說拿走了。他們每人都賺下一百多元山西票，聽說一元只能頂五毛，可是就算五十元錢在一個當匠人的看起來，也是很大一筆款，自然捨不得丟了。好在他們都是木匠，想出一個很好的藏錢辦法，就是把合縫用的桑條子拗成空的，把票子塞進去再把蓋木板釘上。他們準備第二天起程，這天就先把票子這樣藏了。第二天一早，三個打好行李，就上了路。走到新南門口，錢值又想起他那整程仍然掛在會館，鞋還有個半新，丟了也很可惜，就和兩個同行商議，請他等一等，自己跑回去取。

這兩個同行，給他看着行李，等了差不多一點鐘，也不見他來。一輪汽車開出來了，他何人把

行李替他往一邊搬了一搬。又等了一會，他和另一個人們跟齊來了，一邊走，一邊問他兩人道：「等急了罷？真倒霉！鞋也沒有找見，又聽了一回差！」兩個人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說：「恭喜，去大同取行李回來了，和許多人趁秘書長送親戚的汽車回去，叫我給人家住車上搬箱子！」有一個同行也認得奉濟，問他道：「他在大同做什麼來？有什麼箱子？」錢道：「聽說在什務稅局。這些人會聚財，三四口箱子都很重。」那個同事向他開玩笑道：「你跟他是一村人，還不能叫他的汽車捎上你？」錢道：「百年也輪不着捎呀！」隨手指着同來的那個人道：「像這位先生，成天在信託公館裏跑，都擠不上車！」他兩個同事問他來的那個人，長短子（就是當日在五爺公館那個鴨鬚子），穿著件黑袍，上面罩著件灰大衫，戴着禮帽，投着個銀子提箱。這人見錢道他擠不上，以為不光荣，便解釋道：「擠不上，他們人太多了！到路上要個差也一樣，不過走慢一點。」他特別說明他可以要差，來保持他的身分。錢道在太原住了幾個月，也學得點世故，便向鴨鬚子道：「先生！我們也想沾沾你的光！聽說路上不好走，一路跟條根跟上，許就不要緊了吧？」鴨鬚子道：「碰上山西的機關部隊都有熟人，自然可以；要碰上外省的將軍，就難說話了，我恐怕只能顧住我。」說着強笑了一笑。

他們就這樣相跟着上了路。走了不多遠，有個差爺局，鴨鬚子要了一頭毛驢騎着，他三個人挑着行李跟在後邊。

鴨鬚子要的是短差，十里八里就要換一次，走了四五天才到分水嶺。一路上雖然是遇到幾個查路的，見了鴨鬚子果然客氣一點，隨便看看護照就放過去了。他們三個就是跟鴨鬚子一行，也沒有十分被檢查。過了分水嶺，有一次又遇到兩個查路兵，雖然也是山西的，情形和前幾次有些不同，把他們三個人的行李抖開，每一件衣服都捏攏過一遍，幸而他的票子藏得好，沒有被察出來。檢查到了鐵嶺那身軍裝，鐵嶺吃了一驚，可是人家也沒有追究。後來把鴨鬚子的手提箱打

爾，把二十塊現洋給檢查走了。

這一次以後，他們發現鴨領子並不抵事，跟他一道走徒屠工夫；有心前邊走，又不好意思，只好仍跟他走在一起。快到一個叫「崔店」的村子，又碰上查路的，遠遠用手拿指槍威道：「站住！」四個人又嚇了一跳。站住一看，那個威「站住」的正是小喜，還有兩個穿軍服的，難得比腰還一點。小喜一看鴨領子，笑道：「是你呀！」又向錢領道：「你也回去？」錢領答應着，只見小喜回頭向那兩個穿軍服的道：「自己人自己人！」又向鴨領子道：「天也黑了，咱們住一塊吧！」鴨領子道：「住那裏？」小喜道：「咱們就住崔店！」又向那兩個穿軍服的道：「路上也沒人了，拿咱們的行李，咱們也走吧！」說了他便和那兩個人跑到一樺大石頭後邊，每人背出一個大包袱來。七個人相跟着來到崔店，天已大黑了。小喜走在前面，找到一家店門口，叫開門，向掌櫃下命令道：「找個乾淨房子！」掌櫃看了看他，若不起；又看了看錢領他道：「你們都是一事嗎？」錢領道：「我們三個是當匠人的！」掌櫃便點着燈把小喜他們四人引到正房，又把錢領他們三個另引到一個房子裏。

他們四個人，高喊低叫，要吃這個要吃那個，崔店是個小地方，掌櫃一時應酬不來，換了許多罵，最後煮了幾個雞蛋，給他們做的是炒雞蛋拉麵。打發他們吃過以後，才給錢領他們三個坐上鍋做米飯。趕他們三個吃過飯，天已經半夜了。

他們三個人住的房子，和正房相隔不遠，睡了之後，可以聽到正房裏談話。他們聽得鴨領子訴說他今天怎樣丟了二十塊現洋，小喜說：「不要緊，明天可以隨便拿些花。」鴨領子說：「不算話，帶多少也不行！聽說沁縣到晉城一帶都查得很緊！」小喜說：「我也要回去。明天跟我祖賬上，就沒有人查了。」錢領一個同行聽到這裏，悄悄向錢領道：「你聽！小喜明天也回去。聽明天跟他祖賬上，也許比那個鴨領子強，因為他穿的是軍衣，況且又是做那一行的。」錢領也悄悄

偷運：「跟櫃相照上，應該查賬的那一夥子倒是有辦法，可是他們那些人我實在不想看見！」那
個同行道：「暗是和櫃相照吧，又不是和他結親啦！」鐵鎖一想，又有點世故氣出來了。他想：
今天和鴨領子相照還不是一樣的不舒服，可是到這還照了，就隨和些也好。況且自己又會給小
喜當過一個月勳爺，就以這點關係，說出來他也不會不至於不應允。這樣一想，他也就從容無可無不
可了。

第二天早晨，鐵鎖他們三個起了個早，先坐鍋做飯，吃着飯，正房裏那四口才起來洗臉。二
白，聽着他們吵起來：小喜道：「有輛大家車，你們也不能帶得現洋，把山西票一齊推給我！」
另一個河南口音的道：「這也沒有叫你吃了虧。我不過是怕你是山西人，拿上山西票子總比那
個錢，叫我帶回河南去有個几巴用處？把這些衣服都歸了你，起不償幾百元嗎？」小喜道：「
咱們也相讓了個把月，也走了幾百里路，咱姓李的沒有討不起朋友的地方吧？如今你們拿上兩子
多現貨，幾十條金戒指，拿一堆破山西票跟幾包破衣裳來抵我，你們自己看像話不像話？有輛大
家車，有事大家當，難道我姓李的不是跟你們一樣冒着性命呀？」另一個河南口音道：「老李止
不與說了！咱們上場來都是朋友，好合不如好散！這戒指你箇拿上些！山西票要你就屈住上
來！再拿上二百現的！」正說着，掌櫃的把炒蒸鍋端上去，幾個人也不吵了，吃起飯來。吃完了
飯，那兩個穿軍服的扛着沉沉兩包東西，很客氣的賠了小喜和鴨領子走了。他兩個也不送，
就在正房門口一點頭，然後回去收拾他們的行李。

就在這時候，鐵鎖的兩個同行催着鐵鎖，叫去跟小喜交涉相照的事，鐵鎖便去了。他一進到
正房，見炕上堆着一大堆山西票子，兩包現洋，一大把金戒指，兩三大包衣服。小喜正在那裏摺
衣服，叫他進去了，便向他道：「你還沒有去？」鴨領子也那樣問，鐵鎖一一答應。說了便向他
道：「聽說路上很不好走，想跟你相照上沾個光，可以不可以？」小喜正在興頭上，笑着說：

道：「行！相跟着吧！沒有一點事！」鐵鎖見他答應了，也沒有更多的話跟他說，站在那裏看他摺衣服。他見鐵鎖鬧着，便指着那些衣服道：「你給我整理一下吧！衣服住包好！」鐵鎖也不該不馬上出去，只好給他整理。鴨領子問小喜道：「你從前認得他？」小喜道：「這是我的勤務兵！跟我是一個村子裏人。」他已經把衣服推給鐵鎖整理，自己便去整理炕上的錢錢。他把票子整成一疊一疊地，拿起一疊來（大概有一二百元）遞給鴨領子道：「你昨天不是把錢丟了嗎？花吧！」鴨領子還謙讓着，小喜道：「給你！這些亂年頭，抓到手大家花了就算了。」說着把票子往鴨領子的懷裏一塞，鴨領子也就接受了。小喜回頭又向鐵鎖道：「你那身軍服還在不在？」鐵鎖只當他是向自己要那身衣服，便答道：「在！一會我給你去取！不過多謀長却沒有給我發還餉！」小喜道：「不是跟你要。你這把他穿上，還算我的勤務兵，這樣子到路上更好行動。行李也不用你挑，到差爺局要得差來可以給你拾上。」鐵鎖說：「我這相跟着兩個人啦！」小喜道：「不要緊！就說都是我帶的人！」

一會，行李都打好了，鐵鎖出來和兩個同行說明，又把那身軍服套在棉衣外邊，做個給小喜挑着包袱，五個人相跟着出了店，往差爺局來。小喜南腔北調向差爺的道：「獲兩個住口三個民伙！」辦差的隔窗向外一看道：「怎麼木匠也要差？」小喜道：「真他媽的土包子！軍隊還不帶木匠？」鐵鎖的兩個同行在窗外道：「我們自己挑着吧！」小喜向窗外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就自己挑着！」又向辦差的道：「那就兩個住口一個民伙吧！」辦差的獲了差，小喜和鴨領子上了驢，趕趕的和鐵鎖兩個人跟着，民伙把鐵鎖的行李和小喜的包袱捆在一起扭着，鐵鎖的兩個同行自己扭着行李跟着，一大串七個人兩個住口便又從棗店出發了。

人喜的包袱很重，民伙一路直發喘。鐵鎖本來不想把自己的行李給民伙加上，可是既然算成其賄動特，又沒法不聽小喜的指揮，後來上了個坡，鐵鎖見民伙喘得很厲害，便趕到他身邊送

「担累了？我給你担一會！」民快道：「好老總！我不敢叫你担！」錢鎮道：「這怕啥！我幾担！」說着就扶担視了。民快連說不敢，趕快的搶着跑過來道：「不敢不敢！我給他担一會！」說着便扶住担在自己肩上。民快嘆了口氣道：「唉！好老總！像你老總這樣好的人可真少！」趕驢的也說：「真少！可有那些人，給你担？不打就够好！」

正說話間，前邊又有了查路的——一個兵正搜查兩個生意人的包袱，見小喜低頭走近了，向那兩個生意人說了聲「包起吧」，便溜開了。小喜在驢上看得清楚，就故意喝道：「站住！那一部分！」嚇得那個兵，加快了脚步，頭也不回便跑了。民快問那兩個生意人道：「沒有拿走什麼吧？」生意人說「沒有」，並且又向小喜點頭道：「謝謝老總！不是碰上你就壞了！」小喜在驢上搖頭道：「沒有什麼！」他媽的！好大阻！清天白日就攔路搶人啦！」那個趕驢的只當小喜不知道這種情形，便担着担子走了幾步向他道：「好老總！這不算稀罕！這條路一天還不知道出幾回這種事啦！」錢鎮在他背後充想笑也不敢笑出來，暗暗想道：「你還要給他講？你給他担的那些包袱，還不是那樣查路查來的！」

錢鎮自從又穿上軍服，覺着又回了家：一路上端水端飯問路換差……又都成了自己的事，小喜和鴨領子騎着牲口專管指揮。他雖然覺着後悔，却也想不出擺脫辦法，又只好這樣相陪走着。過了沁縣路平了，毛驢換成了驢車，走起來比以前痛快了好多。過屯留城的那一天，下了一次雪。有泥水的地方，車不好走。有一次，要過一個土溝，驢子拉不過去，站住了。趕車的請他們下車，小喜和鴨領子看見下去就要踏泥走，不願意，硬叫他趕。他打了驢子兩鞭，驢子跳了一下，可是車輪陷得很深，仍拉不動。小喜道：「你們這些支差的幹的是什麼？連個牲口也趕不了！」趕車的央告道：「老總！實在趕不過去呀！」小喜喝道：「你搗蛋，我揍你！」又向錢鎮下命令道：「給我揍他！」錢鎮從來沒有打過人，況且見趕車的並非搗蛋，除沒有攔他，反來幫

這揀單，可是也推不動。趕車的仍然尖告他兩人下車，小喜奪出鞭子照耳門打了他一鞭桿，趕車的用手去摸耳朵，第二下又打在他手上，手也破了，耳朵也破了，眼淚直往下流，用手擦擦淚，又抹了一臉血。鐵鎖和他兩個同行看見這種情形，十分傷心，可是也沒法撓救。人也打了，車仍是趕不動，結果還是趕車的背滾鴨領子鐵鎖背著小喜送過去，然後才回來趕空車。

這天晚上住在總店錢，鐵鎖向他兩個同行悄悄說：「明天咱們不跟他相照吧！咱真看不慣那些事！」他兩個同行也十分贊成，都說：「那怕土匪把咱搶了，咱也不跟他相照了。」吃過飯以後，鐵鎖向小喜說他們三個人要走路回去，小喜向鴨領子道：「要是那樣，你明天就也穿軍衣服吧！」又向鐵鎖道：「那也可以，你就把軍衣服下來給他！」鐵鎖這時只求得能分手就好，因此便把一個月工夫換來的一身軍軍服脫下交給他們，第二天彼此就分手了。

春喜是一路汽車坐到家了，小喜是一路官差送到家了，鐵鎖也趕天山路也跑到家了，雖然還碰到過一次去路的，不過票子藏得好，沒有失了。

山西票子越來越跌價，只能頂兩毛錢了，小喜存的山西票，跑到晉城軍隊上販成土；鐵鎖不會幹這一套，看著票子往下跌，乾急沒辦法。又過了多長時候，聽說閻錫山又回太原當總主任去了，票子又回漲到兩毛五。這時正是陰曆年關，福順昌掌櫃王安福以為老閻既然又回太原，票子一定還要上漲，因此就放手接票——討賬也是山西票，賣貨也是山西票。這時候，鐵鎖的一百來元山西票本來很容易推出手，不過他見王安福放手接票子，也以爲票子還要漲，捨不得往外推，只拿出十幾元來在福順昌買了一點過年用的零碎東西。不料過了年，公事下來了，山西票子二十元抵一元，王安福自然是大罵氣，鐵鎖更是哭笑不得，半年的氣力白費了。

後來的鐵鎖票子，出了一次換來借款就出完了。這換來借款是在這以前沒有過的。鐵鎖：「不

仗了。外省的軍隊駐在山里不走，飯總要吃，開錫山每兩個月便給他們收一次換錢借款，每一兩換銀收七元五。錢總是外來戶，外來戶買下的地當然銀很重，雖然只剩下五畝沙地，却拿的是上地稅，銀數是五錢七分六，每次換錢借款該出現洋四元三毛二，合成山西票就得出八十六元四。

自從派出換錢借款以後，不止錢領不出，除了李如珍春春等幾家財主以外，差不多都出不起。小毛是閩長，因為過了期收不起款來，偷跑了。不斷有散兵到村找閩長，誰也不想當，本地戶一捏弄，就把錢領還成了閩長。錢領自山上這頂鴉片之後，地也顧不得上，匠人也顧不得管，連明帶夜忙著給人家收款。在這時，開錫山發下官土（又叫「戒烟藥餅」，不過那只是官家那漢叫，老百姓都叫「官土」）來，在鄉下也由閩長代賣。像李如珍那些吸家，可以在小喜那裏成總買私土；只有破了產的先桿烟鬼，每次只買一分半，小喜不願支應，才找閩長買官土。按當時習慣，買官土要用現錢，不過這在別的閩裏可以，錢領這些外來戶，不除給誰怕得罪誰，給出去最又難討，因此除了收換錢借款以外還要討官土賬。借款也不易收，土賬也不易討；自己要出的款也沒來路；上邊借款要得緊了，就把賣官土錢藏了，又把收起來的借款區了官土錢；兩樣錢都不現成，上邊不論要着那一樣，就到福順昌先借現錢藏上。這樣子差不多有年把工夫，客軍走了，地方上又稍稍平靜了一點，小毛看見閩長又可以當了，和李如珍商量了一下，把錢領的閩長換了，仍舊換成小毛。錢領把閩長一交代，淨欠下福順昌四十多元借款，算起來有些在自己身上有些在烟鬼們身上，數目也還能個差不多，只是沒有一個現錢，結果又託游楊三姿和修福老漢去跟福順昌掌櫃王安順商量了一下，給人家寫了一張文書。

錢鑽自從當了一次團長以後，日子過得更不如從前了——三四年工夫，竟落得家無隔宿之糧，衣服也都是千補萬納，穿著單衣過多。他雖然是個匠人，可是用得起匠人的家，都怕他這窮人佔小便宜，不願用他，因此成天找不到事，只好道裏求三合，那裏借半升，弄一頓吃一頓。到了民國二十四年這一年，在家裏實在活不下去了，叫才長到八歲的小胖孩給人家放牛去，自己又和幾個同行往樸家遠一點的地方去活動——不過這却因為沒有盤纏，不能再去太原，就跟著幾個同行到縣城裏去。在城裏找到一家東家，就是黨年在五爺公館吃齋西瓜談「回班」的那個胖子。這人姓衛，這幾年年在閻錫山的「禁烟考核處」（就是賣官土的總機關）當譯料員，在綏遠買土發了財，成了縣裏數一數二的大紳士，要在城裏修造府第，因此就要用匠人。錢鑽和同去的幾個人，和包工頭講了工價，便上了工。

這一年的上半年，錢鑽的家裏好過一點，下半年秋收以後，雖然除給預願長納了利錢以後，不餘幾顆銀錢，可是錢鑽和小胖孩都不在家，光二姐一個人在家也不吃什麼。

可惜不幾天就發生了意外的事：上邊公事下來了，說共產黨的軍隊從陝西過河來了，叫各地加緊防共，寧錯殺一千個老百姓，也不叫放走一個共產黨。縣長接住這公事，跟瘋了一樣，搬出防共保衛團和警察到處捉人——凡是身上有一兩個銅元、一兩條線、小鏡子或其他不常見的物件，都說成共產黨的暗號，逃荒的、賣雞的、貨郎担子：一切外來的生人，一天說不定要捉多少，殺多少，有一天就殺了一百五六十個。警察們每夜都打着手電筒到匠人們住的地方查好幾遍，因為搜著身上有銅元還費了兩個匠人。這時候，匠人們固然人人怕捉，胖子東家是聽說共產黨來

了，要殺他們這些仗勢欺騙人的人，因此這鬼胎無心修造了；況且天氣也冷了些，泥水也凍了。這樣幾頭趕趁，工也停住了，鐵鎖和許多匠人們便都解散回家。回到村，村公所裏也忙着辦防共，春喜當了公道團村團長（原來也是閻錫山組織起來的防共團體），小喜當了防共保衛團村團長，所有壯丁一律都得當團丁，由小喜訓練。鐵鎖回去馬上就得去受訓。

這年冬天，山西軍隊調動得很忙，中央軍也來山西幫忙防共，地方上常有軍隊來往。老百姓因為經過民國十九年那次混亂，一見過兵自然人人擔憂。

楊三奎的閨女巧巧，原來許給二叔的弟弟白狗。這時楊三奎最小的一個閨女，這時已經十八歲了，因為兵荒馬亂，楊三奎放心不下，便追着修福老漢給白狗娶親。修福老漢一來幫着孫白狗已十九歲，也是娶親的時候了；二來自己家業不大，趁這荒亂年間，一切可以簡單些，也就馬上答應，就在本年陰歷臘月三十日給白狗娶親。修福老漢雖然日子過得不怎樣好，又是外來戶，可是因為他為人正直，朋友也還不少。大家也知道他破費不起。自己也都是些對付能過的小戶人家，就湊成份子買了些現成的鹿風香器給他送一送禮。這地方的風俗，凡是送這種對聯的，酬客時候都是有酒無飯，一酒待百客。事過之後，修福老漢備了些酒，在剛過了陰歷年的正月初三日酬客。

這天晚上，鐵鎖也在修福老漢家替他招呼客人。熱鬧過一番之後，一般的客人都散了，只剩下像冷元他們那些比較親近一點的鄰居們和林縣的鄉親們，大家因為才過了年沒有什麼事，就仍然圍着酒桌，喝着剩下來的一壺酒談閒話。他們談來談去，談到防共的事情上，冷元向鐵鎖道：「小喜成天給咱們講，說共產黨殺人如割草，可是誰也沒有真正見過。你是登過大碼頭走過太原的，你是不是見過啦？」

這一問，勾起鐵鎖的話來了；鐵鎖自那年從太原回來之後，直到現在，因為一個「忙」一個

「窮」，從沒有跟別人談過心。他並不是沒有心病，只是沒有談過。他自從碰上小常，四五年來一天也沒有忘記，永遠以為小常是天下第一個好人；每遇上看不過眼的事，就想起小常向他說的話：「總得把這夥仗勢不說理的傢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這些真正派派的老百姓出來當家，世界才能真有理。」當年他聽老木匠說小常是共產黨，又聽說自從民國十六年閻錫山就殺起共產黨來了，他就以為共產黨是小常這類人，可惜以後再不聽有人說起，直到五六年後的現在，才又聽說起這個名字來。他在城裏初聽說共產黨迫了河，他非常高興，以為這一下就可以把那些仗勢欺人的壞傢伙們一齊打倒了；後來見縣裏殺人殺得那麼多，軍隊調動得那麼忙，他又以為打倒這些壞傢伙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壞傢伙們有權，有官府的勢力給他撐腰。不過他這時候的想法和五六年前不同了；在五六年前他還以為像小常這種人數目總不多，成不了事；這時候他聽說共產黨能打通黃河來佔好幾縣，又見那些壞傢伙們十分恐慌，他想這勢力長得也不小了，縱然一時勝不過官府勢力，再長幾年一定還會更大，因為他還記得小常說：「只要大家齊心，這些壞傢伙們還是少數」。他記得小常還說過：「有辦法能叫大家齊心」。可惜他還沒有把這辦法告自己說，就叫人家把他捉走了。他想現在打通河來這些人一定是懂得這個辦法的，等打到咱這地方，一定會把這辦法也告大家說。他既然有這樣一套想法，因此在這年冬天，雖然還是過窮日子，心裏却特別高興，不論聽小喜春喜那些人說共產黨怎樣壞，他聽得只是暗笑，心裏暗暗道：「共產黨來了就要殺你們這些壞傢伙們呀！看你還能逞幾天霸？」這些都只是鐵鎖心上的話，並不曾向人說過。這天晚上冷元問起他來，他正釐着一肚子話沒處說，又是才過了年，又都是些自己人，剛才又多喝了幾盅酒，因此說話的興頭就上來了。他說：「我見過一個，不過說起來話長，你們都聽不聽？」大家叫小喜春喜說了幾個月，也沒有見過一個共產黨，自然都願意聽。他說：「說吧！反正明天又沒有什麼事。遲睡一會有什麼要緊。」鐵鎖一縱身蹲在椅子上，又自己將得端了

「盧濱，把頭一搖，說起他在太原時代的事體來。鐵鎖活了二十七歲，從來也沒有這天高上高興，說的話也乾脆有趣，聽的人雖然也聽過好多先生們演說，都以為誰也不如鐵鎖。他把他那太原見的那些文武官員——如參謀長、小喜、河南客、尖嘴猴、鴨領子、鴨眼窩、脖子、柱子等那些人聊、故事，跟說評書一樣，枝枝葉葉說了個詳細；說到漸漸境遇小常，把小常這個人和鐵鎖的話說得更細緻，叫聽的人聽了就跟見了小常一樣；說到小常被人家捉去，他自己吊下淚來，聽的人也個個吊淚。最後他才說出一個「老木匠說小常是共產黨」。

他的話講完了，聽的人都十分滿意。大家成天聽小喜說共產黨見人就殺，見房就燒，早就有身不大信，以為太不近情理，以為世界上哪有這專門殺人的人，現在聽鐵鎖這樣一說，才更證明小喜他們是在那裏造謠。冷元又問道：「這麼說來，共產黨是辦好事的呀！為什麼還要防共呢？」沒有等鐵鎖開口，就有人替他答道：「你就不看辦防共的都是些什麼人？像鐵鎖說的那些參謀長啦，三爺五爺啦，五爺公館那一夥啦；又像放八當十的六太爺啦，咱村的村長啦，小喜舉家啦……他們自然要防共，因為共產黨不來是他們的世界，來了他們就再不得逞威風了，他們怎麼能不反對呢？」冷元道：「這麼說起來，咱們常防共保衛團，是給人家當了看門狗了吧？」大家齊笑道：「那當然了！」話說到這裏，夜已深了，大家也就散了。

這幾個聽了鐵鎖說話的人，都以為共產黨是好人，雖然人家防範得過嚴，誰也不敢公開說共產黨的好處，可是誰沒有個親近的朋友，一傳十，十傳百，不幾天，村裏的好人都知道小喜等喜他們那一套訓練是騙人的了。幸而沒人復跟小喜等喜那些人說，因此他們不知道這些話，只不過是防共團的騙子們越來越發罷了。

「共產黨專打小喜他們那一類壞傢伙，不殺老百姓」，這個消息越傳越響，傳得久了，小

春喜他們多少聽到些風，游覽問起來，誰也聽的是流言，都不知道是從那裏傳來的。可惜後來仍免不了查出事來，這話又是冷元那個鬼說漏了的。

原來楊三奎的小閻女巧巧長得十分清秀，出嫁以後當了新媳婦，穿得更整齊一點，更覺可愛，聽說是一村裏頭一個好媳婦。小喜是個酒色之徒，自己也不講個大小，見那家有好媳婦，就有一搭沒一搭到人家裏圍坐，自從巧巧出嫁了，他就常到白狗那裏去。白狗這小孩子家，對他也沒有辦法，修福老漢也惹不起他，他來了，大家也只好一言不發各做各的活，等他坐得沒意思了自己走。一天冷元在白狗家，白狗和他談起小喜怎樣輕賤，冷元說：「共產黨怎麼直到如今還不來？你姐夫不是說來了就要殺小喜他們那些壞傢伙嗎？」這時候小喜剛剛走到院裏，聽見這話，就蹣跚脚步返回走了。

小喜回去把這話向春喜說了，春喜這幾天正因為防共沒有成績受了區團長的批評，就馬上把這事寫成一張報告呈給區團長，算做自己一功。區團報縣團，縣團轉縣府，縣府便派警察捉去了藏槍。

要是早半年的話，鐵鎖就沒有命了，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五年傳夏天，一來共產黨又遷回陝西，山西防共的那股瘋狂勁已經過去，再者這位縣長太爺在上一年多天殺人最兇的時候，共產黨在他住的房子上貼過張傳單，嚇得他幾夜睡不著覺，以後對共產黨也稍稍客氣了一點，因此對鐵鎖這個案件也放寬了一點。他問過鐵鎖一堂之後，覺得雖然也與共產黨有遠點關係，可是關係也要在太小，也殺不得也放不得。因為公道團向各村要防共成績，各村差不多都有胡恩報告的，像鐵鎖這樣案情的人就有一大羣，後來縣長請示了一下，給他們開了個訓練班，其他們在裏邊一面作苦工一面受訓——訓練的課程，仍是鐵鎖處小喜那套說幾千遍的那一套。

辦這個訓練班的人，見這些受訓人都是些老老實實的受苦漢，就把他們當成自己的不出錢

那計，叫他們做了一年多的苦工，直到七七事變以後，省城早經過好多人要求把政治犯（就是和官府主張不同被扣起來的人）都釋放了，他們仍連一個也捨不得放出來，後來還是鐵盟會來了要動員羣衆抗日，才向縣府交涉，把這批人放出去。

七

山西的愛國人士組織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鐵盟會」），在七七事變後，派人到縣裏來發動羣衆抗日。這時候，八路軍已經開到山西打了好多大仗，在平型關消滅了日本的板垣師團。防共保衛團也已經解散了，鐵鎖住的這個訓練班再沒有理由不結束。結束的時候，鐵盟會派了個人去給他們講了一次話，話講的很簡單明白：無非是：「國共已經合作了，這種反共訓練班早應結束了，以後誰再反共誰就是死頑固。」大家回去要熱心參加抗日工作……這一類抗戰初期動員羣衆的話，可是聽話的人差不多都是因為說閑話提了提共產黨，就被人家圍起來做了一年多苦工，在這一年多工夫中，連個「共」字也不敢提了，這時聽了這話，自然大大鬆了一口氣，覺着世界變了樣子。

鐵鎖自己，聽話還是其次，他注意的是研究說話的人。當這人初走上講台，他看見有點像小常——厚墩墩的頭髮，眼睛好像打閃。雖然隔了六七年，面貌也沒有很改變；說話的腔調，也和他初搬到滿洲城在院子裏聽他第一次講話時一樣。在這入講話時候，他沒有顧上聽他說是什麼，他只是研究人家怎樣開口，怎樣抬手，怎樣轉身……越看越像，越聽越像。這番講話，差不多一點鐘工夫就結束了，大家都各自回房收拾行李準備回家，鐵鎖也顧不得回房去，擠開衆人跑到說話的人那裏來。

他趕上來，本來想問一聲是不認小常，走到跟前，看見人家穿得一身新軍服，自己還得滿身灰土，衣裳上邊又滿是窟窿，覺得丟人。「倘或不是小常，又該說些什麼？」他這樣想着，怎麼也不好意思開口。可是他又覺着「如果真是小常，也不可當面錯過」，因此也捨不得放棄，就跟着走出街上來。一年多不見得上的景緻，他也顧不得細看，只是跟着人家走。跟了一段，他想「不問一下總不得知道」，就鼓着勇氣搶了幾步問道：「喂！你不是小常先生？」那人立刻站住，再過頭來用那閃電一樣的眼睛向他一閃，楞了一楞，返回來攔住他的手道：「這麼面熟，怎麼想不起來？」鐵嶺道：「在太原滿洲墳……」那人笑道：「對對對！就是後來才搬去的那一位吧？聽上提了許多問題，是不是？」鐵嶺道：「就是！」那人的手握得更緊了，一邊又道：「好我的老朋友！走到我那裏坐坐去！」他換了左手拉着鐵嶺的右手跟他並走着，問鐵嶺的姓名住址，家裏情形。鐵嶺自然也問了他些被捕以後的事。

鐵嶺因為酒後說了幾句閑話，被人家聽起來做了一年多苦工，這時不止自己出了籠，又聽說真正的共產黨也不許提了，又碰上自己認為天下第一個好人，你想他該是怎樣高興呢？他連連點頭暗道：「這就又像個世界了！」他雖跟着小常拉着手並肩走着，却時時扭轉頭看小常，好像怕他跑了一樣。街上的熱鬧，像京廣雜貨、飯館酒店、糧食集市、菜攤肉鋪……人擠人，人碰人，在他看來毫不在意，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只看見身邊有個小常。

乍大一會，走到鐵嶺會，小常請他喝了盅茶以後，就問起他近幾年村裏的情形來。鐵嶺自從從太原回來以後，六七年來又滿滿悶了一肚子氣，恨不得找小常這樣一個人談談，這時見了原人，如何肯不談？他恐怕事情過長，小常不耐煩聽，只從簡短地說，小常反要他說得詳細一點，糊不明白的地方還要攔住問個底細，說現人名地名遠問他是那幾個字。他一邊談，小常一邊用筆記。談了一會，天晌午了，小常就留他在會裏吃飯，吃飯時候又把他介紹五六個駐會工作的鄉

志們說。吃過飯，仍然接着談，把村裏誰是村長誰是公道團長誰是防共保衛團長，每天起來幹些什麼勾當；自己因什麼被開起來作了一年多苦工……詳細細說了一遍。談完以後，小常問他道：「我們這裏派人到你村去過一次，不過像你說的那些情形，去的人還沒有了解。現在你村裏也有一點小變動！」說着他又翻出派去的人寄來的報告信看道：「村長換成外村人了，聽說是在太原受過訓的。李如珍成了村副。防共保衛團改成抗日自衛隊了，不過隊長還是李德唐（就是小喜），公道團長還是李隆唐（春喜）。」

鐵鎖聽了這種變動，嘆了一口氣道：「難道李如珍小喜春喜這些人的勢力是鐵釘定住了嗎？爲什麼換來換去總是他們？你不是說過『非把這些壞傢伙們打倒，世界不能有真理』嗎？你不是說過『有個辦法能叫大家齊心』嗎？可惜那時候你沒有告我說這個辦法就叫人家把你捉走了。如今我還要領領這倒數！」小常哈哈大笑道：「好我的老朋友！你真是個熱心熱腸的人！這個辦法我今天可以告給你了：這個辦法並不奇怪，就是『要把大家組織起來』。這話說也很簡統，以後我們慢慢說吧！我們聯盟會就是專門來幹這事的，不只要對付這些傢伙們，最重要的還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不過不對付這些傢伙們，大多數的好老百姓被他們壓得擡不起頭來，如何還有心抗日？這些事馬上說不明白，一兩天我就要到你們那一區的各村裏去，也可以先到你們村于裏看看，到那時候咱們再詳細談吧！你一年多了還沒有回去啦，可以先回去看一下，等幾天我就去了。」鐵鎖又道：「你是不是能先告我說怎樣把大家組織起來，我回去先跟幾個自己人談談。」小常見他這樣熱心，連聲答道：「可以可以！你就先參加我們聯盟會吧！」說着就給他拿出一份聯盟會組織章程和入會志願書，給他講解了一下，然後問他會寫字不會。他說寫不好，小常便二項一項問着他替他往上填寫，寫完又遞給他看了一下，問他寫得對不對。他看完了完全同意，又勸小常收起來。小常又告他說：「就照這樣收會員，以後有什麼要作的事，大家開會決定了大

家來做，這就叫組織起來了。」又給他拿了幾份組織章程道：「你回去見了你自己以為真正的好人，就可以同他商量入會不；他要願意，你就可以算他的介紹人介紹他入會，我們派出去那個同志姓王，現在你們那一帶工作，誰想入會，可以找他同志商量，我可以給他寫個信。」說着他便寫了個信交給鐵鎖。

太陽快落的時候，鐵鎖才辭了小常回自己住了一年多的那個園子裏收拾行李。他回去見人已經走完了，狂也停了，只剩自己一條破被幾件破衣服堆在七零八落的鋪草堆裏。他把這些東西捆好以後，天已黑了，沒錢住店，只好仍到權聖會找着冷元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小常又留他吃過早飯，他便回家去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肚子高興覺得他要說話，可是只有他一個人，想說也沒處說，有時唱幾句戲，有時仰天大叫道：「這就又像個世界了！」八十里小跑步，一直跑回村子裏去。這時正是秋收的時候，村裏好多人在打穀場上鏟草，太陽雖落了却還可以做一陣活，見他回來了，就都馬上停了工，圍着他來問詢。孩子們報告了二叔，二叔也到場上來看他。

他第一個消息自然是報告「小常來了」。這個消息剛一出口，一圈子眼睛一下子都睜大了許多，一齊齊問道：「真的？」「在那裏呀？」他便把在縣裏遇小常的一段事留說了一遍。原來這村裏知道小常的也不過只是上年正月初三在修廟老漢家聽鐵鎖談話的那幾個人，可是自從鐵鎖被捕以後知道的人就越來越多了，因為鐵鎖一被捕，誰也想打聽是爲什麼來，結果就從冷元口中把鐵鎖那天晚上談的話原封條出去，後來大家知道了，又把冷元弄到廟裏，叫他當衆說了一遍，在大家裏想冷元的話證明鐵鎖真與共產黨有過關係，以便加重他的罪，可是說了之後，反叫全村人都知道這世界上有小常這番一個好人了。大家這會見鐵鎖說小常不幾天要來，都說「來了可與君

怎麼這樣一個人啦。

這天晚上，鐵鎖又到修福老漢那裏問他近來村裏辦公人的變動，修福老漢說的和小當接到王同志的轉告差不多，只是又脫這位新來的村長，是泰喜一個同學，說是受過訓，也不過是廣上會說幾句抗日愛國的空話，辦起事來還跟李如參是一股勁，實際上還跟李如參是村長一樣。又談到權盟會派來的王同志，修福老漢道：「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說話很伶俐，字寫得也很好，可惜人太年輕，不通世故。他來那幾天，正是秋收時候，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他偏要在這時候召集大家開會。老宋打了幾遍編，可是人都在地裏，只召集了七八個老漢跟幾個六七歲的小孩子，他不知道是因為人忙，還說大家不熱心。」鐵鎖又說到小當叫他回來組織權盟會，修福老漢道：「已經組織起來了，我看那也沒有什麼用處。」鐵鎖覺得奇怪，忙問道：「幾時組織的？誰來組織的？」修福老漢道：「還是姓王的那個孩子來的時候，叫村長給他找個能熱心為大家辦事的人，忙時候，正經人都沒工夫，村長給他找了個小毛陪他坐了半天。他走後，小毛跟村裏人說大家託他組織權盟會，前天才挨戶造名冊，可不知道報上去了沒有。」鐵鎖聽罷搖搖頭道：「想不到這些傢伙們這樣透脫，那一個謊子也不誤！」

他雖然白天跑了八十里路，晚上又談了一會話，回去仍然沒有睡着。自他被捕以後，二姐到坡步去探過他三次：第一次人家說還沒有判決，不讓見面，第二次第三次，雖然見了，也只是隔牆門說了不幾句話，人家就溜她走了，因此也沒有看自己的丈夫果成了什麼樣子，只是盼望他能早些出來就是了。這時，人是回來了，可是身上蹭得變了樣子：頭髮像貼在頭上的毡片子，臉像個黃梨，袖子破得像兩把破蒲扇，滿身鱗得發癢塗了漆，兩肘、兩膝、肩膀、屁股都露着皮，大小虱子從衣服的底裏裏爬出來。二姐見人家把自己的男人蹭成這個樣子，自然十分傷心，便問起他在縣裏是怎麼過，鐵鎖說到怎樣喝六十年的老倉米米湯，怎樣睡在草堆裏？

給多麼重的抬掉，換多麼粗的繩子……惹得她抱住錢鎖哭起來。錢鎖從小就心軟，這起爭論說得慷慨了一點，可是一年多沒有見一個親人了，這會見有人這樣憐惜自己，如何能不心窩，因此也忍不住與她對哭。兩口子哭了一會，二姐又說了說近一年來家裏的困難，沒錢織襪又告她說襪界變了，不久就要想法打倒那些壞傢伙，說着天就明了。

八

二姐雖然過的是窮日子，却不叫累了身面，雖是補補綉綉的，也要洗得乾淨一點，錢鎖這一身，總以為再也見不得人，馬上就要給他洗補。窟窿又多，又沒有補釘布，只好藍上被子等。二姐到河裏去洗衣服，家裏再沒有別人，鄰居們來看他，他只好躲着談話；隣居們走了，他就想他自己的事。他想：「小常說組織起來就是辦法，也說的是組織好人，像小毛這些東西，本來就是那些壞傢伙的尾巴，組織進去一定不能有什麼好處。」小常給他寫的信他還帶着，在路上還打算一到家就先去找王同志，到這會看起來連王同志也不行，因此就決定暫且不去找他。小毛雖然也在村裏組織職工會，自己就且不去組織，免得跟他混在一起，還是再到縣裏去一趟，先把這些情形告訴小常知道。晌午吃飯時候，冷元們一夥人又端着碗來跟他閑談，說到組織職工會，大家也說「要想法子不跟小毛這些人碰夥，免得外人認不清咱們是幹什麼的」。這樣一說，越法幫助他打定了先到縣裏見小常的主意，他便想等這天補好衣裳，第二天就去。

天氣冷了，洗出來的衣服不快乾，直等到午後晌才乾了，二姐便收回來給他補。衣服太破，直補到快吃晚飯，才補完了個上身。就在這時候，看廟的老宋來了，說廟裏來了個織襪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不是二十五六歲一個人，頭髮厚墩墩的，眼睛像打閃，穿着一身灰

「軍服？」老宋道：「就是！」他一下從被子裏坐起來向二姐道：「小常來了！快給我衣裳！」老宋問道：「那就是小常？」他說：「是！」老宋見他還沒有穿衣裳，便向他道：「你後邊來呀！我先回去招呼人家。」說了便先走了。二姐把補好了的夾襖給他，又拿起襖來看着上面的窟窿道：「這太見不得人了，你等一等我給你去借白狗一條褲子去！」說着她便跑出去了。修福老漢住的院子，蹉跎不多遠，走起來也得一小會，要找白狗的褲，巧巧自然也得翻一會箱，鐵鎖去見小常的心切，等了一下等得不耐煩了，就仍然穿起自己的窟窿褲來往廟裏去，等到二姐借褲回來，鐵鎖已經走到廟裏了。

褲子雖沒有趁上用，「小常來了」的消息却傳出去了——巧巧傳白狗，白狗傳冷光。什麼事，只要叫冷光知道了，傳起來比電話還快，不大一會就傳遍全村，在月光下，聽得過得男女都互相問詢：「來了？」「來了？」

鐵鎖到了廟裏，一見村公所已經點上燈，早有村長、春喜、小毛他們招呼着，小常吃過飯，倒上茶。鐵鎖一進去見他們這些人坐在一塊，還像往日一樣，站在門邊。村長他們三個人自然沒有動，小常却站起來讓坐，鐵鎖很拘束地湊到小毛坐着的板凳尖上，小毛向鐵鎖道：「這是鐵鎖會的臨時派員，見了面也不知道行個禮？」小常微笑道：「我們是老朋友！」說着和鐵鎖握了一下手，讓他坐下。鐵鎖在這禮場面上，談不出話來，村長他們見桌面上插進鐵鎖這麼個氣味全不相投的老土，自然也沒有什麼要談的話，全喝了一會，只聽得窗外有許多人「哼哼唧唧」，村長向春喜喊道：「幹什麼？」窗外的人們「花啦啦」都跑出廟門外去了。

小常看見這裏不是老百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送你家裏看看去！」鐵鎖正覺着坐在這裏沒意思，自是十分願意，便領着小常走出來。到了廟門口，被村長喊跑了的那夥人還在廟門口圍着，見他兩人出來了，就讓出一條路來，等他兩人走過去，跟正月天看紅火一樣，

便一擁跟上來。到了鐵鎖門口，鐵鎖讓小常往家裏去，小常見人很多，便道：「就在外邊坐吧！」說着就坐在門口的碾盤上。看的人擠了一碾道，婦女、小孩、老漢、老婆……什麼人都有，有圍孩子擠到碾盤上，悄悄在小常背後摸他的皮帶。冷元看見小毛也擠在人縫裏，便故意向大家喊道：「都來吧！這裏的衙門淺！」大家都「轟」的一聲笑起來，小常聽了，暗暗恨這個人附說話本領。鐵鎖悄悄向小常道：「這說話的就是冷元，就是我跟你說的那個好說胃失話的。」又見大家推冷元低聲道：「去吧去吧！」大家一手接一手把他推到碾盤邊。冷元向鐵鎖道：「大家從前聽你說，這位冷先生很能講話，都叫我許常先生給我們講講話！」鐵鎖頓健向小常道：「這就是冷元。」小常便向冷元握手相認。冷元又直接向小常道：「常先生給我們講講話嗎？」小常看見有這麼多的人，也是個講話的機會，只是他估量這些人都還沒有吃過晚飯，若叫他們吃了飯再來，又怕打斷他們聽話的興頭，因此就決定只向他們講一刻鐘。主意已定，便回答冷元道：「可以！咱們就談一談！」他看見旁邊有個鏡米台，便算成講台站上去。聽話的人還沒有聽察的習慣，見他站上去，彼此都小聲說：「悄悄！不要亂！聽！」馬上人都靜下來，只聽他講道：「老鄉們！我到這裏來是第一次，只記得這位鐵鎖，我們是前六七年的老朋友。不過我到這裏，可也不覺得很生，咱們見一面就都是朋友——比方我跟鐵鎖，不是見了一面就成朋友了嗎？朋友們既然要我講話，我得先說明我是來做什麼的。我是本縣總商會的特派員，來這裏組織總商會。這個會叫『犧牲救國同盟會』，因為嫌這處叫起麻煩，因此就叫成『犧牲會』。大家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要救國呢？」

有些說：「知道！因為日本打進來了。」

小常接着道：「好幾個月了，我想大家也該知道一點，這裏我就不多說了。這『打日本救中國』是我們大家的事，應該大家一齊動起來，『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從前是有錢的不肯拿出

錢來，只在沒錢人的骨頭裏擠油，這個不對，因為救國是大家的事，日本人來了有錢人受的損失更大，不應該叫大家管香門，有錢人光管陸路——力是大家出，可是有錢人一定得拿出錢來。

有人悄悄道：「大家認這個理就是對！」

小常接着道：「至於大家出力，要組織起來才有力量。這個「組織起來」很不容易。要聽察名吧，由四早就組織起來了；總動員委員會、自衛隊、運糧隊、救護隊、婦女縫製隊、少年除奸團、老人祈禱會，村村都有，名冊能裝幾汽車，可是我問大家，這些組織究竟幹過一點實事沒有？」

大家都笑了，因為他們早覺着這些都沒有抵什麼事。

小常仍接着，一氣說下去：「這種空頭組織一點也沒有用處，總得叫大家都幹起實事來，才能有力量。爲什麼大家都幹實事呢？這有兩個原因，就是大多數人，沒有錢，沒有糧，沒有糧。沒有錢，吃穿還顧不住，那裏還能救國？像錢領吧：你們看他那褲子上的窟窿！抗日要緊，可是也不能說穿褲就不要緊，想動員他去抗日，總得先想法叫他有褲穿。沒有糧，看見國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那裏還有心思救國？我對別人不熟悉，還說錢領吧：他因爲說了幾句閑話，公家就關起他來做了一年多苦工。這個國家對他這道，怎麼能叫他愛這個國家呢？本來一個國家，跟合股開店一樣，人人都有股份，要是有人把這店把持了，不承認大家是股東，大家還有什麼心事愛護這店呢？沒錢的人，不是因爲懶，一年到頭不得閑，可是辛辛苦苦一年，弄下的錢都給人家進了貢——完稅、出款、繳租、納利、被人詭詐，項目很多，剩下就不夠穿褲了；沒糧的人，不是因爲沒出息，是因爲被那些專權的人打、剝、殺、捉、圍起來作苦工，壓得大家都抬不起頭來了。想要動員大家抗日，就得叫大家都有錢，都有糧。想叫大家都有錢，就要減租減息，執行合理貸款，清理舊債，改善羣衆生活；想叫大家都有糧，就要取消少數人的特別權力，保鮮

人民自由，實行民主：這些就是我們組織協會的主張，我們組織協會就是要做這些事。至於怎樣組織，怎樣行動，馬上也談不到底，好在我明天還不走，只要大家願意聽，咱們明天還可以細談。」

十五分鐘的講話結束了，大家特別聽得清楚的就有了一種子才館抗日，有了糧才頭英國，至於怎樣減輕減息、執行合理負擔、實行民主……這只好等第二天再聽。不過聽曉了這一點大家也很滿意，散了以後，彼此都說「人家說理就是很真」，「就是跟從前衙門派出那些人來說話不同」。

二叔只顧說話，一小鍋菜湯滾得只剩下半鍋。鐵鍋見小常講完了話，就把他招待到自己家裏，一邊吃飯，一邊向他談近來村裏的情形。白狗冷元們幾個特別熱心時事的人，不回去吃飯就先跑到鐵鍋家裏來問長問短。當鐵鍋把王同志來了以後，小毛在村裏組織協會的事說出來，小常道：「王同志一來人年輕，二來不了解村裏的情形，因此錯把小毛當成好人，這我可以給他寫個信，提醒他一下。以後他來了，你們也可以再把村裏的情形向他細談一下。小毛送那個名冊，我們不承認他：我們這種協會的組織章程，是要叫入會的人，先了解我們的主張，然後每個人自願的錢上介紹人填上志願書，才能算我們的會員。」鐵鍋道：「他送的名冊我們可以不用吧？可是他自己入會是王同志介紹的，怎麼才能把他去了呢？」小常笑道：「這個我想可以不用吧！他從前為人聽說不好，現在只要他不反對我們的主張，我們能不叫人家救國嗎？」冷元揀着道：「不行不行！他跟我們是兩股勁，怎麼能不反對我們的主張？便你說那『有錢的出錢』，我先得知道他就不會實行。他雖是個有錢的，可是進得出不得，跟齊李如珍說人可以！」小常道：「這也不怕他：只要他入了會，就得叫他實行會裏的主張；什麼時候不實行我們的主張，我們大家就開除他出會。」冷元笑向鐵鍋道：「這也可以！以後有了出錢的事，就叫他出錢；他不出錢，就逼他出

會。白狗跟另外幾個青年都向冷元笑道：「對！這麼重賞保開除得了牠！」小常笑向他們道：「不許人家變好了？」冷元道：「變什麼壞？骨頭已經硬硬了！」小常道：「不過咱們既然收下他，還是盼他變好。實在變不過來，那也只好不再要他。」要不要小毛的問題，就說到這裏罷了，冷元他們幾個又問了些別的事，也都回家吃飯去。小常寫了一封信，交給鐵鎖，叫他第二天早晨到區上去叫王同志，鐵鎖便送他回廟裏睡去。

小常在鐵鎖門口講話的時候，小毛也在那裏聽；後來小常講完了話到鐵鎖家裏去了，小毛趕緊跑到廟裏向村長春喜他們報告，說小常說了些什麼什麼。春喜說：「這樣看來，他們跟我們是反對的。不過這鐵鎖會現在的勢力很大，要好好抓住這機會，把他抓到咱們手裏。你既然跟那個姓王的孩子接過頭，又選了名冊，你自然是這村裏第一個會員了，那你今天晚上就向這特派員報告工作。要跟他表示親近一點！」小毛又跟他計劃了一會對付小常的話，小常就回去了。他一見小常，就給起來低聲下氣道：「回來了特派員？我正說去接你啦！老宋！倒架！」老宋倒上茶來，小喜又接着道：「果了呀特派員！你講的話真好！真對！非大家組織起來不能救國。那天咱聽說日本打進咱中國來，早就急得不行了，可惜有力也使不上，不知道該怎樣才能救國。那天咱會裏的王工作員來了，要我個能熱心給大家辦事的人，村長就找到我名下。我也辦不了什麼事，真是好為大家的事跑個腿幫幫忙，村長既然找到我名下，我就來了。一見了王工作員，我們兩人就說對了，王工作員就託我在村裏組織鐵鎖會。如今也組織好了，昨天晚上才選好名冊，正預備往上報，特派員就來了。」他說到這裏，就到村長的桌上取過他新造的名冊來遞給小常道：「特派員！你看！人還不少！」小常聽見他一個「特派員」兩個「特派員」，話也說得順流流地，想道：「怪不得王同志上他的當，這傢伙嘴上還有兩下子。」後來他取出名冊，小常接住沒有翻開。

就放在桌上道：「明天再看吧！今天實在累了！」他見小常不願意再談下去，也就順着小常道：「對！特派員跑了路了，就早點歇吧！老宋！給特派員打鋪！」說着他便走出來了。

那一邊，冷元們從鐵鎖家裏回去吃了飯，又來到修福老漢家裏去談組織起來的事。他們一致都說着鐵鎖說得對，小常就是他們見過的人裏邊第一個好人。白狗說：「這回可不要錯過，趕緊帶人家組織咱們一下！」只有小常說的不能不叫小毛入會，他們不贊成。有一個說：「到組織的時候，只要小毛說話，咱們就讓步。冷元哥！你會說抄磚頭話，多多給咱種小毛幾傢伙！」又有個說：「是平常時候不敢說，會說抄磚頭話的人多啦！白狗還不是冷元的大徒弟？」還有幾個青年說：「我是二徒弟」「我是三徒弟」……衫福老漢說：「要看勢，也不要太過火了！」冷元說：「不怕！你不聽小常說以後大家都要有個學問？只要說到理上，他能把咱們怎麼樣？我看這世界已經變了樣了，要不小常這些人怎麼能大搖大擺來組織咱們來？」有的說：「對，胆子放大多些吧！」七嘴八舌吵了一會，都主張痛痛快快種小毛一畝。

第二天早晨，鐵鎖到區上叫王工作員去了，小常在剛度等清，他坐着沒事，就在廳裏來回遊玩。這廳院，上半院仍是神像估着，下半院東西兩座大房子，一邊是公道園，一邊是村公所，正南廳台下還是廚房，東南是大門，西南角房是自衛隊隊部；左看右看，也沒有個房子能叫鐵鎖會佔。他見大門內還有坐東朝西一間小屋子，開門一看老宋住在裏邊。老宋問他要什麼，他說：「沒有事！我是閒玩。」說着隨手又給他把門閉住。這時候，大門忽然開了個縫，一個很精幹的青年伸進一顆頭來。這個青年看見有人，正把領子往回一縮，忽然認得是小常，便笑道：「我當是村長來！」他又把門縫開大了一點進來了，原來是自狗。小常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却見過他

「一天晚上在硬道講完了話，徹也到鐵頭家裏去，連問長問短。小常笑向徹道：『是村長你就不敢進來了？』白狗嘻嘻地笑了。小常問他道：『你找誰？』白狗道：『就找你！』小常道：『我我做什麼？』白狗道：『問問你幾時還給我們講話啦？』小常道：『大家這幾天還忙不忙？』白狗道：『不很忙了，都殺地啲。大家都想聽你講話。只要你說定幾時講，說一啲也不要緊！』小常道：『啲午再決定吧！決定了我通知你們！』白狗答應着去了，小常就仍回公所的房裏來。

他叫村長給鐵頭會我個辦事的地方，村長說廟裏沒有房子了，村裏還有一座公房，從前是打更的住的地方，這會空着，可以用。村長不願意叫鐵頭會到廟裏來，怕他們來了以後，自己跟李如珍春喜小喜這些人談起什麼來不方便；小常覺着廟裏既有村公所、公道圍，平常的老百姓就不願意進來，這種成見馬上還打不破，況且該起村裏的壞傢伙們來也不方便，因此也不願意把地點弄到廟裏來，這樣兩方的心算一湊合，就決定用廟外的地方了。

早飯時候，鐵頭也回來了，王工作員也來了，大家先去看過房子，決定就在這裏。鐵頭馬上就叫了十幾個人來，掃地的掃地，糊窗的糊窗，壘火爐、借桌凳……不多一會就把個房子收拾得像個樣子。小毛雖然也在裏邊手忙腳亂弄他的熱心，可是大家都不答應他，又故意笑鬧鬧叫他看。

小常跟王工作員談了一會村情，又叫他以後對那些人那些事不明白時候多問鐵頭。他們又決定就在本天午飯以後，再開一個羣衆大會，重新給大家談一談鐵頭的行動綱領和組織綱領，然後叫大家自動入會。

啲午白狗又來問小常幾時講話，小常就順便告他說吃過午飯要開個羣衆會。他問過以後，端整碗滿村跑，一會全村就都知道了。小常吃過飯，向村長說要在下午召開個羣衆會，村長答應

滿，正吩咐老宋去打掃，白狗就亂進來向小常道：「特派員！請你到更坊（就是上午收拾的那間房子）門口去講話！」小常道：「知道了！正說要去打掃集合！」白狗道：「不用打了！人都到齊了！」說着小毛也跑進來請小常去講話，並且又把那個名冊從桌上拿起來道：「拿上頂的名冊點點名！」小常正準備處理這個名冊的事，見他拿上了，也不禁止。

到了更坊門口，男男女女早已坐下一大羣，跟坐在戲台下等開戲一樣。不知道是那幾個人覺得鼓噪，當小常走近的時候，有兩三個人拍起手來，有些孩子們跟着拍，慢慢全場上也跟着拍起來了。早有人在更坊階台上放了一張桌，大家都面朝着那裏，小常知道那就該講話，便走上，王工作員跟上去，小毛也跟上去把名冊恭恭敬敬遞給小常。

鼓噪聲停了，人都靜下來，小常翻開名冊。這時小毛看見用起他的名冊來了，十分得意；冷元鐵領他們幾個人却都搖頭，暗想道：「昨天晚上不是說不承認他那個名冊嗎？爲什麼還要用他？」只見小常看過後一個名字叫道：「崔黑小！」一個三十來歲的人站起來答道：「在！」這人是河南滑縣來的一個遊蕩的，穿的衣服，粗看好像掛了幾片破布。他好像不敢見人，站起來答了一聲就又把頭低下。小常問他道：「你因爲什麼入會？」崔黑小用他那豫北話答道：「俺不識字！」冷元他們那些抄頭話早就預備好了，這個說「誰也不識字」，那個說「只有小毛一個人識得」，小毛急了，便向崔黑小發話道：「不是我介紹的你？」崔黑小道：「你問我多大歲數，寫了我個名，我也不知道是弄啥成呀？」抄頭話跟着又都出來了：「在戶口啦！」「扯扯了啦！」「練習字啦！」……小常便正正經經向小毛道：「同志！這樣子發展會員是不對的！你想他們連會裏的行動綱領組織綱領都不懂，那裏會有作用啦？」小毛分辯道：「他是個外路人，不懂話。我不過把他浮記在後邊，本來就沒有算他。」小常道：「噯！原是這樣？

那就再問問本地人吧。」小常又翻開名冊，從頭一名李如珍問起。李如珍答了幾句籠統話，也說不用具體要做些什麼來。小常換了一個一個往下問，有的老老實實說「不知道」，有的故意說些風涼話——比方說「爲了敬老爺」，「爲了娶老婆」……小常問了兩張以後，便停住了問，又正正態態向小毛道：「不行！咱們事前的宣傳工作不夠！」又向大家道：「我也不再往下問了，看轎子是誰也不了解。我們這個會，特別要講究自願，總得宣傳的人先把會的綱領講明白，誰贊成我們的綱領，自己找兩個會員來介紹，再經過當地的分會組織委員准許，然後填了志願書，才能算本會會員。現在這個名冊作爲無效，咱們再重新宣傳重新組織。冷元他們幾個人齊聲道：「對！」冷元道：「又可惜把好幾張紙踏踏了！」小常接道：「現在我先把總會的行動綱領給大家談談：」接着就本濟機盟會行動綱領的精神，用老百姓的話演說了一番，說得全村男女老幼都知道總盟會是幹甚的了。

他講完了行動綱領以後，又說道：「現在大家既然知道總盟會是幹什麼的了，聽憑幹什麼，就可以自動報名。這個名冊上的人，都沒有按入會的章程入會，按章程入會的，在你們村子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鐵鎖同志，我介紹的；一個是小毛同志，王同志介紹的……」才提出小毛的名字，大家轟隆隆嘩嘩起來：「不要小毛！」「不要狗尾巴！」……白樹故意擠到前邊大聲道：「爲什麼不要？特派員說過『有錢的出錢』，人家很有錢，有了人家，會裏花錢不困難！」又有人說：「會裏不用什麼錢！不要他！」又有人說：「怎麼不用錢，花錢路多啦！打日本能不用錢？教人家老叔給咱買錢糧給！」又有人說：「你怕他不給你買啦？跟着龍王吃賀雨可以。叫他出錢呀？」冷元說：「那可不能由他！你不聽特派員說『會員得照住綱領辦事』嗎？『有錢的出錢』是『綱領』，只要他是個會員！……小毛聽到要他出錢，已經有點後悔，却也不好攤牌，正在躊躇。又聽有個人說『出錢也不要他』，他便就住這句話道：「大家實在跟我過不去，

「我不算好了！」又向小常道：「特派員！入了會還能退出不能？」小常道：「在咱們的組織章程上，出入都是自由的，不過能不退還是不退出好，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小毛低聲道：「不！大家跟我心事不投，不要因為我一個人弄得會裏不和氣！」他滿以為小常不知道他的為人，才找了幾句大公無私的話來耍弄，好像真能為大家犧牲自己。小常早已猜透他是被大家叫他出錢的話嚇住了才要退出，可是也不揭破他的底，也和氣地低聲答道：「那你看吧！完全由你！」他見准他退出，不但不以為恥，反而趕緊向大家聲明：「大家不用說了，我已保證將派員退出了！」全場鼓掌大笑。

小常怕小毛兩子不好看，本不想在當場宣佈，這會見他自己宣佈了，也就宣佈道：「小毛同志既然一再要退出，我們以後也只好請他在會外幫忙吧！這麼一來，你們村子裏現在只就鐵嶺一個人是會員了。自今天晚上起，我與王同志就都住在這套房子裏，誰想入會就可以到這裏報名。我，王同志，還有鐵嶺，我們三個都可以當介紹人。我還要到別的村子裏走走，王同志可以多住幾天，幫你們成立村分會。」談到這裏，會就結束了。

當晚，冷元白狗等六七個熱心的人，到村裏一轉，報名的就有三十多個。小常見事帶這樣順利，次日也沒有走，當下就開了成立大會，選出負責人——鐵嶺是秘書，楊三李老漢的組織委員，冷元的宣傳委員。負責人選出後，小常和王工作員又指導着他們分了小組，選了小組長，定下會議制度，這個會就算成立了。

九

下午開過了村聯盟分會的成立大會，晚上，小常、王工作員，正跟鐵嶺他們幾個熱心的資

人們說話，忽然來了個穿長衣服的中年人，拿着一個名片遞給小常，說道：「特派員！我爹叫我來請你跟王同志到我們鎮裏坐一坐！」小常接住片子一看，上邊有個名字是「王安福」，便問鎮道：「這是那一位？怎麼沒有聽你提過？」冷元在旁搶着道：「是村裏種糧的老家種，年輕時候走過天津，是個很開通的老人家。自從聽說日本打進來，他每逢縣裏要裏有人來了，總要打聽一下仗打得怎麼樣。」別的人也說：「去吧！你給老漢說些打勝仗的消息，老漢可高興啦，連人就往外跑！」小常說了聲「好吧」，便同王工作員，跟着王安福的兒子到鎮裏來。

他們走近鎮門，一個蒼白鬍鬚的高象榮老漢迎出來，規規矩矩掙了他的老花眼鏡向他們點頭，又把眼鏡戴上，然後把他們讓到板房。板房的桌子上早擺好了茶盤——一壺酒，幾碟子菜——雖不過是些雞子豆腐常用之物，却也弄得鮮明乾淨。小常一見這樣子，好像是有甚要求——前些時候，城裏有幾個士紳，因為想逃避合理負擔，就弄過幾次這種場面——可是既然來了，也只好坐下，他想如果他提出什麼不合理的要求，根據在城裏的經驗，就是吃了酒飯，仍舊可以推開。

小常這一回可沒有猜對。王安福跟那些人不一樣，完全沒有那個意思。他對別的從縣裏買菜的人，也沒有這樣鋪張過，這時對小常，完全是誠心誠意的另眼看待。七七事變，兩三個月工夫日本就打進山西的雁門關來，這完全出他意料之外。他每聽到一次日本前進的消息，都要焦急地搖着他的蒼白頭髮說：「這這這中國的事態都到那裏去了？」他不明白這仗究竟是怎样打的，問受過訓的村長，村長也說不出道理來，問縣裏派來的人，那些人有的只能告訴他些失敗的消息，有的道道消息也沒有他自己知道的多，道理更說不上，雖然也有人來組織這個「團」那個「會」，又都是小資產者一類人主持的，也不過只造些名冊，看樣子屁也不抵；他正不知照這

上去將來要弄成個什麼局面，忽然聽說小常來了，他覺着這一下就可以問個底細了。小常這人，他也是從錢顧被抽以後才到來的。當時是反共時期，他不敢公開贊成，只是暗暗稱贊，因為他早覺着「非把那些仗勢欺人的壞傢伙一齊打倒，世界不會有公理」，只是聽說小常是共產黨，這點他不滿意。幸喜他們說共產黨殺人放火他是不信的，他對於共產黨，只是從字面上解釋——以為共產黨一來，產業就不分你的我的，一齊成了大家的——他自己在那裏製造了這麼個共產黨影子，他就模稜這個想道：「要是那樣，大家都想坐清吃，難道來生產？」他聽人說過小常這個人以後，他常想：「那樣一個好人，可惜是個共產黨！」這次小常來了，他也跟大家一樣，第二天半夜往清樓子到鐵鎖門口聽小常講話，第二天晌午在東坊門口開羣衆大會，他也是早早就到，一直聽着才請聽到底。聽過這兩次話以後，他更覺着小常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認真真、見識遠、看得深，迷得透。他還特別留心想聽聽關於共產黨的事，可是小常兩次都沒有提。這次他請小常，除了想問問抗戰將來要弄個什麼結果，還想問問小常究竟是不是共產黨。

他陪着小常和王工作員吃過酒，伙計端上飯來。他們原是吃過飯的，又隨便小吃了一點就完了。酒飯過後，王安頓老漢便問起抗戰的局面來。小常見他問的是這個，覺着這老漢果是熱心國事的人，就先把近幾個月來敵人的軍事部署和各戰場的作戰情形，很有系統地報告了一番，又把中共毛主席答記者問時說的持久戰的道理講了一下（那時「持久戰」一書還沒有出版）。王安頓老漢是走過大碼頭的，很願意知道全面的事，可惜別的從區裏縣裏來的人，只能談些零星消息，弄得他越聽越發急，還會聽着小常的話，覺着眉目清醒，也用不着插嘴問長問短。他每講到一個段落，都像醒了一場夢，都要把領子一潤，用頭繞一個圈子道：「唔——是！」等小常把話講完，他更呆了一大會沒有說什麼，最後糊着臉頰道：「照這樣看來，熬頭長啦呀？」他對於打仗，也覺得很簡單，以為敵人來了最好是擋住，擋不住就退，半路得了手再返回來攻，得不了手

就守住現有的領地，現有的原地守不住就退得退，退到個角上再要守不住，那恐怕就完了。這時他見小常說他自己住的這塊地方也可能丟，但就是丟了以後，四圍八方都成了日本人，也還能在這四圍裏面抗戰，而且中間還不要跟敵人反復爭奪多少次，一直要熬到了相當的時候，才能最後把敵人擊敗。這話局而他真沒有想到過。他聽小常說完，覺得這可能過這種苦日子，實在有些心不甘，因此便揚起眉頭說：「照這樣看來，熬頭長咬呀！」小常見他這樣說，就反問他道：「你不信嗎？」王安福道：「信信信！你說得有憑有據，事實也是這樣，我怎能不信？我不過覺得這真是件苦事，可是不熬又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最後總能擊敗日本，雖吃點苦總還值得。」他又揮着他的雪白鬍鬚道：「我已經六十了，熬得出熬不出也就算了，可萬只要後代人落不到鬼子手也好呀！自從日本進攻以來，我一直悶了幾個月，這一下子我才算登住底了。」

接着他又道：「王先生！我老漢再跟你個個談談！這盟會是不是共產黨啦？」小常見着問得有勁，性，但既然是這樣問，也只好照舊問回答道：「這當然不是了！礦盟會是抗日救國的團體，共產黨是政黨，原來是兩回事。」王安福道：「常聽說先生你就是共產黨，怎麼現在又成了礦盟會特派員呢？」小常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只要願意犧牲救國，不論是什麼黨不是什麼黨都可以參加礦盟會。」王安福道：「這我也清楚了，不過我對你先生有個勸告，不知道敢說不敢說？」小常道：「當然是他發現了自己的什麼錯處，馬上便很虛心地向他道：『這自然很好，我們是很歡迎人批評的。』」安福老漢道：「恕我直爽：像你先生這樣的大才大德，為什麼參加了共產黨呢？我覺得這真是有點美中不足。」小常見着更奇怪，便笑道：「王掌櫃一定沒有見過共產黨人吧？」王安福道：「沒有！不過我覺得共產黨總是不好的，都吃起現成來難生產啦？」小常見他對共產黨是這樣了解，覺得非給他解釋不行了，便給他講了一會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最後告他說共產也不是共產現在這幾畝地幾間房子，非到了社會上大部份使用機器的時候不

施實行共產主義。告他說共產主義是共產黨最後才要建設的社會制度。又把社會主義黨的情形講了一些。說了好久，才算打破自己腦子裏製造的那個共產黨影子。他想了會。自言自語道：「我常常，像你先生這樣一個人，該不至於還有糊塗的地方吧呀？看來還是我糊塗，我只當把黨打亂了不分你我就是共產。照你說像在蘇聯那社會上當個工人，比我老漢當這個黨還要舒服得多。」他又想了一下道：「不過建設那樣的社會不是件容易事，我老漢見不上了，咱們且從眼前的好吧；眼看見子就打到這裏來了，第一要緊的自然就是救國。我老漢也是中國人，自然也該盡一份力。不過我老漢是主張幹實事的，前些時候也見些宣傳救國的人，不論他說得怎麼漂亮，我一看人不對，就不願去理他，知道他不過說說算了。你先生一來，我覺着跟他們不同；聽了你的話，覺着沒有一句不是幹實事的話。要是不姓我老漢老病無能，我也願加入你們的聯盟會盡一點力量。雖然不濟大事，總也許比沒有強一點，可不知道行不行？」小常和王工作員齊聲道：「這自然歡迎！」小常道：「俾你老先生這樣熱心的人實在難得！」王安稱見他兩人對自己忽然變親熱了，搔了搔頭神估起來道：「我老漢主張幹實事，雖說不是個十分有錢的戶，可是不像那些財主們一癩說出錢就嚇跑了。會裏人真要有用錢的地方，儘我老漢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說不上我這個小補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來抄家來了，那這說這點東西，眼睛珠子都快丟了，那還說說幾根煙毛呢？」小常和王工作員，聽了他這幾句話，更非常佩服他的真誠，連連稱贊。後來小常又跟他說捐款還不十分必要，當前第一要緊的事是減租減息動員羣衆抗日，能動員得大多數人有了抗日的心情，再組織起來，和敵人進行持久戰。問他查沒有出租放債的事？是不是可以先給大家作個模範？他說：「這更容易！不過咱是生意人家，沒有出租的樓；放債也不多。纔共以現洋算不過放有四五千元，恐怕也起不了多大模範作用！」小常說：「做模範也不在數目多少，況且四五千元現洋已經不是個小數目，至少也可以影響一個區！」王安稱答應道：「這我可

馬上就幾天翻頭我叫權七整理一下，到晚上齊展時候就實行，不說照法令減去五分之一，有些收過幾年利的連本都可以讓了！」

兩下裏話已投機，一直談到半夜。臨去時小常握着王安福的手道：「老同志！以後我們成自己人了，早晚到城就住到咱們會裏！」王安福也說：「你們走到附近，也一定到這裏來！」這樣便分手了。

六十歲的王安福參加總盟會自動減息這件事，小常回到縣裏把他在縣裏動員委員會的小報上，林森青鎮鎮他們在總盟會宣傳，王安福老漢自己見了人也說，不幾天村裏村外，租人地的，欠人錢的，都知道減租減息成了政府的法令，並且已經有人執行了，也就有好多向自己的地主債主提出要求，各村的總盟會又從中幫助，很快就成了一種風氣。

李如珍是兼收租收利過活的，小常春喜自從民國十九年發財回來，這幾年也成了小放債戶，小毛也鬼鬼祟祟放得些零債。他們見到他都是辭減租減息，本村的王安福不止自動減了息，還常常勸別人也那樣做。他們自己的佃戶債戶們大多數又都參加了總盟會，成天在更坊開會，要團結起來向自己提出要求。他們覺着這事不妙，趕緊想法抵擋。李如珍就春喜到縣裏去找縣公道團長。春喜去到縣裏住了一天，第三天回來就向李如珍報告。

這天晚上，李如珍叫來了小喜小毛，果合在他自己的酒樓下聽春喜的報告。夜靜了，大門關上了，春喜取出一個記要的紙片子來報告道：「這一次我們縣團部，把叔叔提出的問題給縣團長看了，縣團長特別高興，想讓我們這裏特別關心大局，因此不難說把這些問題一項一項都詳細回答了一下。他說最要緊的是防共問題。他主張公道團原來就是為防共才成立的，現在根本還不然，只是做法更巧妙一點。他當時共與容共是不兩立的。他當時對令長官說過：我只要孝子家

要忠臣了。」說罷說誰能給閻司令長官辦事，閻司令長官才用議。對共產黨自然也是這樣，要能利用了共產黨不被共產黨利用。既然容納了共產黨，又留著我們公道團，就是一方面利用他們辦事，一方面叫我們來監視他們，看他們是不是真心為游閻司令長官辦事，見那團共產黨員作起事來仍然為的是共產黨，並不是為閻司令長官，我們就可以去密電報告，閻司令長官就可以撤他的職。第二個問題：「燒鹽會是不是共產黨？」他說鹽鹽會有許多負責人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能團結住許多青年，閻司令長官就利用他們給自己團結青年。他們自然也有些人想利用鹽鹽會來發展共產黨，可是閻司令長官不怕，閻司令長官自任鹽鹽總會長，誰要那樣做，就可以用總會長的身分懲辦他。」

李如珍飛騰問道：「他就沒有說叫我們怎樣對付燒鹽會？」

春喜道：「說來了他說最好是能把村裏的燒鹽會領導權抓到我們自己人手裏，要是抓不到，就從各方面想法破壞他的威信，務必要弄得他起不了什麼作用。」

李如珍翻了小毛一眼道：「我說什麼來？已經好好抓在手了，大家說了個『出錢』就把你嚇退了！其實抓在你手出錢不出錢是由你說，你一放手，人家抓住了，不是越要叫你出錢嗎？現在人家不是就與鹽商執行減租減息法令嗎？」說到這裏他回頭問春喜道：「閻司令長官為什麼把減租減息定成法令？」

春喜道：「接下來就談到這個：縣團長說：這『減租減息』原來是共產黨人提出來的。他們要求閻司令長官定為法令，閻司令長官因為想叫他們相信自己已是革命的，就接受了。不過這是句空話，全看怎樣做啦：擺在我們手裏，我們檢那些已經討不起來的欠租欠利捨去一部份，開出『張單子來公佈一下』名也有了，實際上也不受損失；攔弄到人家手裏，人家組織起個戶戶來跟我們清算，實際上受了損失，還落個被迫不得不減的頭銜名子。」

李如珍又罵了小毛一頓後悔道：「說究人家的賬目太……可憐我那時沒有想到這一點……」
小喜笑道：「一說俱就拖走了，這顯得無趣個！」覺得冰天齊要大笑。

小喜接着道：「這幾個問題問完了，我就把小常到村成立鐵盟會的經過情形向他報告了。下。他說別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有這樣報告，好像小常是借新鐵盟會的名子發展共產黨。他說他正通知各地搜集這種材料，搜集得有點線索，就到司令長官那裏去告他，只要有材料，不難撤換不了他。這夫去見縣團長，就談了談這些。」

小喜道：「報告聽完了，我們就根據這些想我們的辦法吧！馬上看兩件事要辦：一件是怎樣抵抗減租減息，一件是怎樣改組他們這鐵盟會不起作用。」

小毛搶着道：「抵抗減租減息，我想縣團長說那個就好，我們就把那些討不起來的東西搶了牠。」

李如珍道：「我覺得不妥當：縣團長雖然這樣說，可見這法子有人用過了。空城計只可一兩次，你也空城計我也空城計，一定要叫人家嚇破，我想咱村雖然有鐵領他們那個鐵盟會，可是大種還在我們手；村長是我們的人，公道團是李喜，開起總動員委員會來，雖然有三股頭——公道團，鐵盟會，村政權——有兩股頭是我們的，怎麼也好辦事。」

李喜接着道：「你這麼一說我想起辦法來了：我們可以想法子跟他們拖。總動委會開會時候，我們就先把這問題提出來——先限村長商量一下，就說我們要組織個租息調查委員會，來調查一下全村的租息關係，準備全村一律減租減息。鐵領他們都會不起筆來，我們就故意弄上很詳細整齊的表冊慢慢來填，填完了就說還要往上報——這樣磨來磨去，半年就過去了。」

小毛插嘴道：「過了半年不是還得減嗎？」
小喜搶着道：「我看用不了兩個月日本就打來了，你怕什麼？況且這只是個說法，不過是叫

擺一擺碗裏會的嘴，只要能想法把機關會弄得不起作用，這事還起來也沒人追了。

李如珍道：「對！只要把機關會搞散了就沒人管這些閑事了。我看還是先想想怎樣搞散機關會吧！」

小喜道：「這我可有好辦法。咱李鐵唐是個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人，還頂不了這關小事？」

春喜道：「你且不要吹！你說說你的做法我看行不行！現在多少跟從前有點不同，不完全是咱的世界了，自那姓常的來了，似乎把毀壞他們那夥土包子們盤重起來了，你從前那滿腦一把抓的辦法恐怕不能用了。」

小喜道：「這也要看風駛船吧，我該認不得這個啦？一把抓也不要緊，只要抓得妙就抓住丫！」

春喜道：「這不還是吹吡嗎？說實在的！怎麼辦？」

小喜道：「辦法現成！說出來管保你也覺着妙！鐵鎖他們那夥子，不都是青壯年嗎？我不是自衛隊兵嗎？我就說現在情況緊急，上邊有公事叫加緊訓練隊員。早上叫他們出操，晚上叫他們集中起來睡覺，隨時準備行動，弄得他們日夜不安本根本沒有開會的時間，他們就都不生事了，上邊知道了又覺着我是很負責的，誰也駁不住我！」

還沒等春喜開口，李如珍哈哈大笑道：「小喜這孩子果然有兩下子！」春喜小語也跟着稱贊。

春喜計劃得十全十美，四個人都很滿意。李如珍因為特別高興，破例叫他們用自己的宜興磁

煙斗和太谷煙煙過了一頓好煙。

鐵鎖他們果然沒有識破人家的鬼計，叫人家捉弄了——村總動委會開會，通過了調查租息與

訓練自衛隊，自從自衛隊開訓以後，果然把村裏的青壯年弄得日夜不安，再沒有工夫弄賭的。工作人員雖然也來過幾次，可惜人年輕，識不透人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見人家表格粗糙，訓練忙，反以為人家工作認真，大大稱贊。

只有王安福老漢不贊成這兩件事。他倒不是識破人家的計劃，他是主張幹實事的，見他這樣作抵不了什麼事，因此就反對。一日他又進城去，小常問起他村裏的工作，他連連搖頭告訴小常道：「不論什麼好事，只要有小喜泰喜那一夥子攪在裏邊，一千年也不會弄出好結果來。假誠粗誠息，照我那樣自己來宣佈一下就滅了，人家偏不幹實事。偏要提到總動委會上慢慢造謠造表，我看不等他們把表造成，日本人就打得來了。自你走後，總動會一次會也沒有開成，人家小喜要訓練自衛隊，領得一夥人，白天在地裏跑圈子，把慢步，晚上集合在廟裏睡覺，把全村的年輕人弄得連覺也不得睡，再沒有工夫幹別的事。我看那連屁也不抵！不論圈子跑得多麼圓，慢步把得多麼穩，有什麼用處？」

小常是多經過事的人，自聽王安福這麼一說，就覺得裏邊有鬼；問了一下縣自衛隊長，隊長說：「誰叫他這樣訓？」後來隊長又派了個人去替小喜當隊長，訓小喜到縣受訓去。

這樣一來，小喜他們的計劃被打破了。恰巧那時閻錫山覺得決死隊學了八路軍的作風，恐怕他掌握不住，又到處派些舊軍官另成立隊伍。這隊隊伍也名「游擊隊」，在本縣派的是個姓田的舊連長來當隊長，叫田支隊。小喜被訓之後，也無心入城受訓，就參加到這田支隊去。

十

新從縣裏派來的自衛隊長也是總工會會員，來到村裏，除不妨礙總工會開會，自己又參加在

裏邊，每天晚上要跟大家在一個談話，有別的事，就談別的事；沒別的事，就談打游擊，既不談會黨的事，對訓練自衛隊也有幫助。機盟會的工作更順利了，王安福實行減息以後，大家要求李如珍眼王安福看齊，不要只造表不幹實事，弄得李如珍無話可說，只盼望敵人早些來把這事乾裡一下。

果然不幾天消息更吃緊了，平漢正太兩路已被敵人打通，機盟會只顧動員大家空室清野，把該和沒息的事暫且擱起來。租界說暫且可以不談，李如珍也沒有沾了光：從平漢正太兩路退下來的五十三軍、九十一師、騎四師、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張仁傑的什麼天下第一軍……敵不清有多少番號的部隊都退到山西上黨一帶的鄉間來。這些部隊，不知道是誰跟誰學的，差不多都是一進村就打槍，把老百姓驚跑了他們搶東西，碰上人就要東西，沒有就打。受過「孝子」訓的村長偷跑了，區長也偷跑了，李如珍平素的厲害對這些老總們一點也用不上，結果被孫殿英的後大隊綁了票。

把李如珍綁走了，家裏留錢去贖，可是我不上個說票的人，村裏的好人只恨他死不了，誰還管他這些閑事；壞人又找不上個大阻的，春喜不敢丟，小毛更害怕死鬼，別說頭鬼賭棍，平常跟好鬼來壓去嘆口烟灰，遇上這事，誰也躲得不見面了。家裏火燒春喜也顧不了半天，都說非小喜不行，才打發人到田文隆把小喜找回來。小喜巴不得碰上這些事，便溜口應承去找侯大隊。他去了三天沒有回來，家裏人正在發急，也找不上個探信的。第四天，小毛春喜仍到李如珍家討覓人探信，到了晌午李如珍跟小喜都回來了。大家問起怎樣回來的，小喜洋洋得意道：「我一去了，他們打發了個參謀跟我打官腔，說「部隊裏生活困難，請你叔父來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請他捐幾個「救國捐款」。我說「這很容易，我管保能想出辦法來給部隊裏補充些東西，我叔父雖有幾頃地，可是沒有現錢，這些年頭賣地又沒人要，不要在牠身上打主意。」這

個空閒見我是個內行人，就擡開燈籠我過燈，兩個人在燈下說了一會實底話。他說先叫我替他們弄些東西來再放入，我也答應了。破了兩三尺工夫，黑夜也下了點勁，花布油酒，幫着他們弄了幾十斤，他們高興了，請我叔叔吃了幾頓酒飯，就打發我們回來了。」李如珍家裏人聽說沒有花一個錢，自然十分高興；春喜小毛聽了，也都佩服了小毛的本領。小毛還要問在那裏弄的那幾十款東西，小毛說：「這你不用問！」黃河岸上打平和，幾時不是吃虧的？」

陰曆年節到了，因為時候不對，雖也無心過年，差不多都連個錢也沒有弄。親戚們也不送節了，見了面不說拜年，先問「你村住是什麼隊伍」，「捨得要緊不要緊」。將就過了正月十五，日本飛機到縣裏下過了彈，不幾天敵人說「通通噫噫」從長治打過來了。這村子離汽車路雖然只有十來里，敵人的大部隊却沒有來，只有護路的騎兵，三三五五隔幾天來繞一繞。凡是有個頭目的隊伍，搶人時候雖然很兇，這時一聞炮響，却都繞了大山，只剩下三五成羣的無頭散兵比從前掙得更兇些。

村裏的自衛隊一來沒有打過仗，二來沒有傢伙，只有一徐步槍兩個手榴彈，不准打，只能在村外放個哨，見有敵人來了土匪來了跟村裏送個信叫大家躲一躲。

李如珍是輪過阻的，聽說有個什麼動靜就往地洞裏鑽。春喜，因為家裏沒地洞，成天在李如珍家借他的地洞藏身。一天，太陽快落的時候，小毛跑來跟李如珍春喜說：「那個王工作員又來了，聽說他當了咱這一區的區長。」李如珍道：「區長不區長那抵什麼事？多少軍隊還跑得沒影子啦！」才說了幾句話，外邊有人說來了十來個騎兵，嚇得李如珍、春喜、小毛把大門關起來躲地洞裏。停了一會沒動靜，李如珍打發小毛到山上的雷窟窿去瞭望。小毛才上去，就見有一個冀朝清大門走來，嚇了他一跳，正預備去報告李如珍去，忽然又看見是小喜，便輕輕喊道：「雞

「小喜道：『沒有事！你放心開開吧！』」小毛開了門放他進來，又到地洞裏去把李如珍等帶出來。

李如珍問小喜道：「喜！你跟那裏來的？田支隊駐在那裏？」小喜道：「我在侯大隊住了幾天，自軍就來了，田支隊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侯大隊開到隴川大山裏去了，我就留在附近。後來碰到個黨人，是豫北人，姓王，從前在太原會過面。」又望濟泰喜道：「這人也許知道：民國十九年，老閻梁成立四十八師，他們手下有一把子人想投老閻，那時候他在太原住過幾天，我在四十八師留守處當副官，和他談過幾次，後來老閻失敗了，沒有弄成。這次他們跟着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到咱們這邊來。近幾天孫軍往東山去了，他拉出幾十個人來住在白龍廟，又收了些散兵，自稱王司令，我在他那裏算參謀長，就在附近活動。」李如珍道：「我這幾天悶在侯家那裏也不敢去，究竟咱們這地方是個什麼局勢？你可以給我談談！」小喜道：「大勢是這樣：汽車路和縣城是日軍佔了。城裏有了維持會，會長姓衛。」又望濟泰喜道：「這人也許知道，是個大胖子，在太原時候常好到五察公館去，後來在禁烟考核處當過購料員。」容喜道：「聽得！」小喜接着道：「城裏秩序就靠他來維持。一田殺，汽車路上每隔十里八里就有個日軍的哨棚，每隔一兩班人，少則三五個人，巡邏的廣兵常常來住不離，有時候也到附近各村去走一走。汽車路旁的村子也都有了維持會，日軍過來也招呼一下。」李如珍道：「你們跟日軍跟維持會取什麼關係？」小喜道：「還沒有關係，白龍廟在山上，離汽車路二三十里，我們不到汽車路上去，他們也不到山上去，見不了面！」李如珍道：「家裏實在不好住呀？光散兵一天不知道就要來幾次……」小喜道：「散兵沒關係！別的部隊都走了，附近三二十里，凡是三個五個十個八個散兵，都是我們的人，見了他們，只要一說你就認得我，管保沒事。」李如珍道：「聽是那樣說，心裏總

齊安，城裏要是有個秩序，還不如搬到城裏去住。你能不能給魏姓衛的軍個信介紹一下？」春喜
揀着道：「要是他，我認得，我可以替叔叔去打聽一下，要合適的話，我跟叔叔同去，說不定還
能找點事幹！」

王說着，聽見外邊好多人亂吵吵的，小毛跑到門邊去聽了一下，回來說：「得上人說捉住十
個逃兵，繳了六條槍。」小喜聽起來問道：「誰捉的？」小毛道：「聽說自衛隊捉住的。」小
喜道：「糟了！我走了！」說着就往外走，又換了上下腰裏的手槍。小毛追問道：「什麼事？」
「小喜頭也不回，只把手伸回背後來搔了一搔，開開門跑出去了。李如珍看着春喜，春喜看李如
珍，小毛跑回來問他們兩個人，誰也弄不清楚什麼事。大家悶了一小會，聽見好多腳步聲，咕察
咕察」越來越近，小毛趕緊去關門，已經來不及了，李如珍跟春喜只當是土匪，趕緊鑽地洞。進
來的不是土匪，原是王工作員跟自衛隊長帶着二十個自衛隊員——隊員們背着繳到的步槍，
覺着很悶氣。冷元背着一條槍領着頭，一進門就一把抓住小毛問道：「小喜來這裏沒有？」小毛
嚇得說不出話來，咕咕巴巴說：「沒沒沒有來！」後邊有好多村裏人也擠進來，有人說：「來
了！我還聽見來！」冷元端起槍來逼住小毛道：「說實話！來了沒有？」小毛縮成一團道：「來
是來過，又走了。」王工作員道：「搜一搜！不要叫謊了！」大家就在李如珍家搜起來。搜到地
洞裏，搜出李如珍和春喜，只是沒有小喜，問了他們兩個人一下，都跟小毛說得一樣，知道已經
跑了，也就算了。

自衛隊長、王工作員、自衛隊員和村裏的人們一大夥人從李如珍家裏出來回到更坊門口。這
更坊門口，早已有兩個隊員托着槍站崗，把捉住的十個散兵關在更坊裏。冷元指着更坊門問王工
作員道：「這十個人怎麼處理？」王工作員道：「我看趁這會人多，還不如先開會，這十個人留在
會後處理。你們可以再分頭到各家去召集一下人，最好是全村人都來。」這時敵人離得不很遠，

開春也不便再打鋤，淨完饑餓們一大夥熱心的人說跑到各家叫人去，好在這時候捉住了散兵，誰也進來看看，因此人來得反比平常時候更多。小毛趁黃昏看不清的時候，躲在一個牆角下偷聽。人齊了，村長早半早就跑了，李如珍和秦春，一個是村副一個是公道團長，又因為有小秦的事沒有敢來。饑餓見村公所沒有一個人來，想起自己是糧豐會村秘書，應該來主持會場，就走到匪坊的階台上向大家道：「王同志現在成了咱們的區長了，今天來咱村裏工作，先開大家開個會。現在就光請王同志講話。」

「工作員走上去講道：『老鄉們！同志們！現在敵人已經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的縣城和交通大道已經被敵人佔了，正像常特派員王次和你們談的，我們這裏已經成了敵後抗戰的形勢了。敵人雖然佔了我們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廣大的鄉村還在我們手裏。我們以後就要邊游這廣大的鄉村來和敵人長期鬥爭，熬着打，打着熬，最後把敵人熬得沒了勁，才能收復失地。大家不要因為看見許許多多中國軍隊都走開了，就灰心喪氣。現在我給大家報告些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大敵平型關的八路軍吧？現在別的軍隊往南撤退，這八路軍反而北開，收復了寧武、廣靈、靈邱、唐縣、繁峙、左雲、右玉、沁源、翼縣……這些地方，現在都成了敵人的後方。八路軍就要在這些地方建立抗日根據地來長期抵抗敵人。現在這軍隊已經從洪洞起程到咱們這裏來，要和咱們老鄉們共同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敵人。可惜舊日的行政人員不爭氣，平常時候跟老百姓退成個個可以，遇上這非常時期就沒了本事了。前半個月，消息一吃緊，各路軍隊一往這裏退，縣、縣、縣、縣，各區區長，各村村長嚇跑了，扔下各地的老百姓，任敵人欺負，任潰兵糟踏，沒人管，打軍給團司令長官，團司令長官才從臨汾退出來，連自己也顧不來，他手下的『孝子』們都緊緊跟着他只怕掉了隊，派誰誰不敢來，後來才由咱們糧豐會舉薦了個縣長。這新縣長上任才三天，敵人就打來了。縣政府轉移出來以後，地方上毫無秩序，真村長沒有一個，沒辦法才由咱們的常特派

真舉行了幾個期更會的工作最重區長，這裏一區就派的是我。前這一區也和別的區一樣，並通調的「孝子」村長們，聽得一個也沒有。挑運火到各村來，先要作這兩件事：第一是補選抗日幹部，第二是佈置眼前工作。這村裏，各種救國會還沒有成立起來，只好以後再說。現在最重要的村幹部，先得由村長，大家可以馬上補選一個，現在就選！大家有的提王安順，有的提楊三奎，冷五跳起來道：「我有個意見：我覺得這會是兵荒馬亂的世界。當村長不只要熱心為大家辦事，還要年輕少壯能跑能跳才行！我提張鐵鎖！」大家不待主席說表決，都一致喊道：「贊成！」後來王區長又叫惡了一下手，仍屬是全體通過繼續當村長。村副陳緒不幹，可是大家都說李如珍包庇小黨，不叫他再當村副，非改選不行，結果改選了王安順。提到自衛隊長，大家一致都說隊長好，可不敢調換了。幹部選定以後，就佈置工作，不論這真讓敵人太近，除叫大家宣誓不當漢奸以外，其餘的抗日或組織等工作，只能留在幹部會上談。王區長把他的事情宣佈完了以後，大家要求報告一下怎麼捉住那十個逃兵，並且要區長處理，區長就讓自衛隊長先報告經過。

自衛隊長報告道：「今天才吃過午飯的時候，王區長來了。王區長召集機關會的同志們在關廟開會，村外有自衛隊站崗。到了午後晌，一個隊員來報告，說村西頭山上的小路上來了十來個散兵，到村西頭的土窩裏創編關廟的東西，我就集合了幾個隊員去看。我和隊員們在遠處看見只有一個站崗的，冷五說這土窩只有一個門，只要把站崗的捉住，就能把其餘的人困在窩裏。他說他可以試試看捉得住不捉不住。他慢慢走到哨兵背後的地堰上，猛一下跳下去攔腰把哨兵拖住就難滑地，別的隊員上去把哨兵的槍奪了。那哨兵雖然喊了一聲，窩裏的人可沒有聽見。那時我帶着隊裏的兩顆手榴彈上在窩頂上，先扔下一顆，響了，滾滾出來一個頭，身子還沒出來就叫我囑回去了。我提着手榴彈上的火錢說：「回去！誰動炸死誰！」他們不動了，我又喊：

把槍架到門口！不繳給我把土窖炸塌了，把你們一齊埋在裏邊！」他們不說話了，一會，一個人出來把五段槍架在門外。我當他們還有，我說：「爲什麼不繳完？」他們一個人說：「我們只有六條槍，放槍的拿走一條。」在村外站崗的一個隊員說他們就只是六條槍，也就算了。冷元下去把槍收了，才叫他們出來。我問他們是那一份份，他們說原來不是一份份，後來叫侯大隊一個王連長收編了，住在白龍廟，這村的李福唐——就是小喜——就是他們的參謀長。這次來創密洞，就是小喜領他們來的。小喜怕本地人認得他，把密洞指給他們就躲開了。完了……這十個人就是這樣埋伏的。」自黨隊總領會的人早就知道了，後來的人不知道，聽了隊長的報告，都問小喜躲到那裏去了，知道的人告他們說躲在李如珍家，後來又跑了。

大家又討論了一會怎樣處理這十個人，最後都同意把這十個人交給區長發落，可是以後捉住了小喜，非常着村裏人的面槍斃不可。後來這十個人由區長把他們帶回縣政府，經過了教育又編充了隊伍。

小喜領得十個人出來拉東西，把人也丟了槍也丟了，不好回白龍廟去見姓王的，就跑到城裏找齊了衛胖子，在總務會當黑狗去了。他自從當了黑狗，領着送路的日本騎兵回村子裏去投遞好幾次，把村裏人惹得滿山跑，把廟裏的房子也燒了，把李喜叫到城裏去給敵人辦事，又在村裏組織起維持會，叫李如珍當會長，小毛當副長的，從這時起，村裏的自衛隊不能在家裏住，年輕婦女不能在家庭住，每月要給城裏的敵人送猪送羊送白麵，敵人漢奸來到村裏，飯要點着名吃，女人要點着名娶。

王安福年紀大了，不能跟着大家在野地裏跑，就躲到二十多里外一個莊上。一家親戚家裏。這莊叫「嶺後」，敵人還沒有去過，汽車路附近抗日的人們被敵人搜得太緊了，也好到這裏躲一天。一天，敵領冷元們來了，王安福問起村裏的情形，冷元說：「不要提了！村裏又成了人家李如珍和小毛的世界了！有些自衛隊員們，家裏已經出了維持款，他們的老人們把他們叫回家裏去住，只有自衛隊員會有十幾個硬骨頭死不維持，背着自衛隊的七條槍滿天跑。如今是敵雨時候，這裏的春苗都種上了，咱們那裏除了幾塊麥地，剩下還是滿地玉莢荳——敵人三天兩頭來，往白耳敵人穀吃完了，不只我們不能種地，出過維持款的，也是三天兩頭給敵人當民快送東西，那裏還輪得着幹自己的活？……」

王安福聽他這樣一說，覺得很灰心。他想想這局面到幾時才能算了呢？他想想小常和王區長都說過要慢慢熬，可是，只看見敵人猖狂，看不見自己有什麼動作，能熬出個什麼頭尾來呢？他問鐵鎖近來小常和王區長來過沒有，鐵鎖說：「王區長來過一次，他說咱們過去的動員工作沒有做好，現在勢力單薄，能保住這幾條槍這幾個人，慢慢跟敵人漢奸鬥爭着，就從這鬥爭中間慢慢發展自己的力量。」

他們走了以後，王安福獨自尋思了一夜。他不論怎麼想，總以為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總以為這局面將來得不到什麼好結局。他是急性子人，想起什麼來放不下，第二天早晨起來，他便決定去找小常。

小常和他們鐵盟縣分會的幾個同志們，限縣政府住在一個村子裏，離嶺後還有四五十里。

安福一來路很生，三來究竟是六十歲的老漢了，四五十里路直走了一天。太陽快落了，他走到一個小山莊上，看見前邊幾間屋子都冒著很大的烟，看來好像是燒了房子，問了問莊上的人，莊上的人說是來了隊伍，是隊伍燒火做飯，他們莊上人才去送柴回來。問他們是什麼隊伍，他們也不知道，只說是很多，好幾村都駐滿了，縣政府叫附近的山莊上都去送柴。王安福問了一會也問不清楚，他想起是縣政府叫送柴，一定是中國兵，又問了一下縣政府住的村子，莊上人指給他，他就往前去了。

走到村裏，天就黑了，只見各家各院都有住的兵，好容易才找著煙盤會住的院子，找見了小常。這時小常正和幾個隊伍上的人談民夫担架問題，墨影裏也沒有看見他是誰。他也不便打斷小常跟人家的談話，就坐在院裏等。一會小常把那些人都送出去了，回頭來看見院裏還有個人向他走來，走近了看見臉頰和手杖，才發現是他，不由得很驚奇地握住他的手道：「呀！老同志！你怎麼也能走到這裏來？」才說了一句話，又有隊伍上的人來找，他仰叫別的老同志招呼王安福到房子裏洗臉吃飯，自己又和道新來的人談起別的事來。這些人沒有打發走，縣政府又請他去開會，別的老同志又都各忙各的工作，王安福吃過飯以後，只好躺在床上海小常。差不多快半夜了小常才回來，王安福聽見他一開門，就從床上坐起來道：「回來了？真忙呀！」小常道：「你還沒有睡老同志？不累嗎？」王安福一邊答應着，便從床上下來坐在桌邊。小常把燈撥亮了，也坐下來問道：「找我有事嗎？村裏近來怎麼樣？」王安福道：「就是爲這事情：村裏成了維持會的世界了，李如珍的會長，小毛是狗腿……」小常道：「這個我知道，下邊有報告。新近還有什麼變化嗎？」王安福道：「變化倒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就這個，村裏就難過呀！眼看就是四月天了，地裏連一顆籽也沒有下……」小常道：「不要愁老同志！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敵人的第一師零八師團九路團攻晉東南想徹底消滅我們抗日力量，被八路軍打得落花流水。今天來的這些八路

軍，就是來收復咱們這地方來了，現在已經有三路要到你們那地方去打呢，你們那一帶馬上就要收復……」王安驕驕到這裏忽然大聲問道：「真的？」小常道：「可不是真的吧？明天一早我就要去，去幫他們動員民伕抬担架。」王安驕道：「弄？那我也跟你相幫回去村裏招呼去？」小常道：「老同志！你不要急！你老了，跑一天路，明天不用回去，等一兩天那裏打贏了仗，把敵人打走了你再回去。村裏的事，有饒領他們在家可以招呼了。」勸了他一會，他仍堅決要回去，小常也只好由他。

這天晚上，小常睡得倒很好，王安驕高興得睡不着。他想把日本一打跑了，第二步一定是捉漢奸——城裏一定要捉小高、秦奮，村裏也一定要捉李如珍和小毛。他想到得意處，連連暗道：「李如珍！我看你叔叔們這威風不威風？看你們兩個什麼贏？」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得細——想到戰場上怎樣打，日本人怎樣跑，李如珍被捉住以後是個什麼可憐相，小毛怎樣破頭破臉，村裏人怎樣罵他們……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雞叫才睡了。當他睡著的時候，正是軍隊吃飯的時候，小常就在這時，起來吃過飯，天不呀就隨軍隊出發了。王安驕起來，太陽就快出來了，別老同志跟他說小常同志隨軍出發了，叫他住一兩天再回去。他心裏急得很，暗暗想小常不叫他，馬上就要隨後趕去。別老同志告他說趕不上了，就是要走也得吃過飯，路上沒有吃飯的地方。說話間已經是吃早飯的時候了，他胡亂吃了點飯，仍是非趕回去不行，就辭了命裏的同志們，也不再往後去，一直往回家的路上趕來。六七十里山路，年輕人也得走一天，這老漢雖然有點強勁兒，走到晌午就趕上了部隊，不過部隊的行列太長了，再往前趕還是，再往前趕還是，也沒有找見小常在那裏。快到家了，方圓三五里幾個村莊都住下吳；換了十幾里黑趕到了家，廟裏也是兵，更坊也是兵，自己的房子被敵人擄得只剩二座，老婆孩子兒媳孫孫全家都擠在裏面，外間裏也是兵。他先不找自己的去處，先到饒領那裏去。燈一下找對了：饒領的三間

逼住口的房子，也沒有被敵人燒了，也沒有住的兵，地下也鋪着草，小常住在裏邊，王區長也來了，也住在裏邊。小常見他回來了，很佩服他的熱情，就先讓他在鋪上休息。他問敵情，鐵鎖告他說：「聽說我交敵人退出來了，今天晚上請過汽車路上的兩三個村子也住滿了，恐怕天不明就會有戰事，村裏的担架也準備好了。」王安驥道：「敵人不知道咱的軍隊來了嗎？」鐵鎖道：「不知道！大隊還沒有到的時候，半夜咱就有幾十個人先來把前邊的路封了，不論什麼人都不准走過去。」談了一會，王安驥的兒子就來叫王安驥吃飯，王安驥道：「你把飯端來吧！我還想問問前邊的事！」飯端來了，鐵鎖說：「要不你就叫老宋在這裏睡吧，你家也住得滿滿的了！」王安驥的兒子說：「也可以！」回去又送來一條被子來。

大家忙亂了一會，正說要睡，聽見外邊跑來幾個人，有個人問道：「村長在這裏嗎？」鐵鎖道：「在！」那人道：「你來看這是不是個好人，半夜三更繞着路往前邊跑！」鐵鎖出去一看是小毛，便向那個兵道：「漢奸！漢奸！維持會的狗腿！」那個兵道：「那就送族部吧！」小毛急聲哀求道：「鐵鎖鐵鎖！我我是躲出去的！我……」那個兵說：「走吧！就拉着他走了。王安驥見是小毛說話，正要出來看，聽見已經送走了，就自言自語道：「小毛！你跑得快呀！我替你還跑不跑了？」小常、王區長也都已經知道這小毛是什麼人，都知道不是冤枉他，也就不問這事，都去睡了。王安驥見把小毛捉住了，順便想起事知曉來，問了問鐵鎖，說是已經給守起來了！也就放心睡去。

王安驥一連跑了兩天路，一連兩夜又都沒有睡好，這天晚上，他連衣服也沒有脫，一躺下去便呼呼地睡熟了，直到第二天五更打第一顆炮彈才把他驚醒。他醒來，天還不明，屋裏早已點着燈，小常、王區長鐵鎖都不知幾時就走了，才過數雨，五更頭發覺放一響，他們把草鋪上不知誰的被子又給他蓋了一條。二更不知什麼時候就起來了，坐在床上。小常該睡在他邊前也被炮彈驚

醒了。二姐向王安順道：「睡不着了王掌櫃，你醒！炮已經響開水，他們打去了。」小胖接道：「娘！你說誰？打什麼？」二姐道：「就是說晚上住的那些兵，到汽車路上打日本鬼子去了！」接着又聽見兩聲炮，王安順站起來道：「到外邊聽聽去！」說着就出去了。小胖向二姐道：「娘！咱們也到外邊聽聽！」說着便穿起衣裳，跟三姐走出來。齊壯年拾担架的拾担架，引路的引路，早就和軍隊相跟滾走了，街上雖有些婦女兒童老漢們出來聽炮聲，可也還安靜。炮聲越來越密，王安順和幾個好事的人跑到村外的山頭上去看，因為隔着山，看不見發火的地方，只能看見天空一亮一亮的，機槍步槍的聲響也能聽見。起先只聽見在南邊一個地方響，後來好像越響地面越寬，從正南展到西面。天明的時候，越響越熱鬧了，槍聲連成一片，不大一會，正西也響開了，和西南正南的聲響都連起來，差不多有二三十里長。這時候天已大明，村裏的人，凡是沒有跟隊伍到前邊去的，把到村邊的各個山頭上去聽，直到快吃早飯的時候響聲才慢慢停下來。這時候，有的回去做飯，有的仍留在山頭上胡猜測。忽然西面的山海裏進來一股兵，也弄不清是敵人還是自己人，大家一時慌了，各找各的藏身地方，回去做飯的人聽了這消息又都跑出來了，旅部守的同志們告他們說了自己的隊伍回來了，才把大家都叫回去。

隊長、民扶、自衛隊都陸續回來了。敵人全退了，打死好幾百，還打壞四個汽車。勝利品很多：洋馬、銅盔、槍械、軍服、汽車上的輪子、鐵柱子……彩號沒有下担架，吃過飯就送到別處去，其餘的隊伍就住在這一帶各村休息。

旅部把李如珍和小毛交給王區長處理，村裏人一致要求槍斃，聽得他兩家的家屬磕頭如搗蒜。後來大家又主張不殺也可以，要叫他們把全村維持敵人的損失一同包賠起來。他們兩個的意見是只要不槍斃，掃地出門都可以。政府方面的意見是除賠償損失以外，還得徹底反省，保證以後永遠不再當漢奸，大家一致擁護。這樣決定了以後，仍由王區長派人送到縣政府處理。

縣城收復了，縣政府又回了城。把李如珍和小毛併到縣政府以後，小毛因為怕死，反省得徹底，把他十幾年來在村裏和李如珍小喜春喜一類人鬼鬼祟祟做的邪惡心事，揀大的都說出來了。

可惜敵人從城裏退出來的時候，小喜春喜兩個人跟着許子一夥人從城裏跑出來就躲到田支隊去，縣政府派人去要，田支隊不放入，回了個公函庇護他們說這些人是他們派到城裏維持會裏作內線工作的。縣政府這邊，早有小毛把小喜春喜土匪回村創窟洞，又領着敵人到村燒房子、捉人、組織維持會、把春喜叫到城裏當漢奸……根根底底說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田支隊死不放，交涉了幾次都空回來了。田支隊憑着槍桿不讓步，縣政府憑着實據不讓步。後來各做各的——田支隊包庇了這些人，縣政府沒收了他們的家產。

李如珍和小毛在縣裏反省了兩個月，承認了賠償羣衆損失，縣政府派了科長同王區長把他兩人押解回村羣衆清算。按李如珍在縣裏算的，共給敵人送過四口豬、十頭牛、不足一千斤白麵，只要跟小毛兩家折變一些活物就夠了，還不至於大變產業，可是一回來情形就變了：縣府派來的科長同王區長，叫他兩個人照舊在縣裏反省的記錄再在羣衆大會上向羣衆反省一遍，小毛就仍從十幾年前說起，把他們從前打罵詆人的事一同都說出來了，內中像春喜那幾頓一樣，因為一點小事弄得人家傾家敗產的事就有十幾件，像村長的招牌多收多派的空頭錢更不知就用過多少。一提起這些舊事，更引起羣衆的火來，大家指落拳頭瞪着眼睛非跟李如珍算老賬不行。李如珍怕打，也只好應承。結果算得李如珍掃地出門還不够，還是科長替他向羣衆求情，才給他留了一座房子。小毛平當只是跟着他們吃吃喝喝，沒有使過多少錢，並且反省得也很徹底，大家鑷決罰他幾石小米叫自衛隊受訓吃。小喜春喜的家產一律查封，等要回原人再來處理。

敵人走了，李如珍倒了，春喜小喜走了，小毛吃過虧再也不敢多事了，村裏的工作就轟轟烈烈搞起來了。成立了工農補習各救國會、民衆夜校、劇團，自衛隊又重新受過訓，新買了些子彈，手續頭……

大家也敢說話了。小喜春喜的產業有許多是霸佔人家的，自被查封以後一個多月了也沒有處理，有些人就要求把霸佔的那一部分先發還原主，其餘的候政府處理。鎮鎮是村長，接受大家的意見轉報給王區長，區長報到縣政府。

一天，王區長又到縣裏追這事，縣長說：「這事情弄糟了，人家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區司令長官那裏告上狀，說縣政府借故沒收了他們的產業，區司令長官來電申斥了我一頓，還叫把人家兩個人的產業如數發還。」說着就取批電報來叫他看。王區長看了電報道：「這兩個人在村裏的行爲誰都知道，並且有小毛反省的供詞完全可以證明，他們怎麼能抵賴得過？我看可以把那些材料一齊送上司令部去，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縣長道：「我也想到這個，不過上邊既然聽了他們一面之詞就來申斥我；可見是個向他們那一面的，送上去恐怕也抵不了事。還是這麼說，還是送上去討，縣政府不能眼睜着他們包庇漢奸，把已經有真憑實據的漢奸案翻過來。」

王區長回來把這事告給鎮鎮，鎮鎮回到村裏一說，全村大亂，都嚷着說不行，也沒有人召集，更坊門口的人越擠越多就開起會來。在這個會上經過由工農青婦各幹部領導，到縣政府請願。第二天，果然組織起二百多人的請願隊帶着乾糧整隊到縣政府去。縣長本來是知道實情的，見他們大家把縣政府圍得水洩不通，一邊向他們解釋，一邊給區司令長官發電報。隔了兩天，劉

司令長官回電院叫等候派員調查。

大家回來以後材料堆積如山，只等調查的人來，可是等來等去沒有消息。一個多月又過去，田也派來一個人，這人說是本縣的資土委員（那時候每縣住着一個資官土的，官銜是「經濟委員」，老百姓叫他「資土委員」）。這位委員來到村公所，大家也知道他是個幹什麼的，知道跟他說了也照不說一樣，就決心跟他去打麻煩，可是他偏要做個假過場，要叫村長給他存案稟報談話，鐵鑽便給他召來了個大會。會開了，他先談話。他是給小喜喜兩個人扯話，說大家不贊成市上的內線工作，說這兩個人是田支派派他們到敵人窩裏調查敵人的情形。他才說說運委，白狗說：「經濟委員！我我知道這回事！」經濟委員只當他知道什麼是內線工作。也想幫他的話證明自己的話是對的，就向他道：「你也知道？」又向大家道：「你們叫他說說？」白狗道：「人家小喜喜做內線工作是老行家！」委員插嘴道：「對麼！」有些人只怕他明白委員是替小喜喜們扯話，再讓委員說下去，暗暗提醒他多嘴，只見他接着道：「真是老行家！想先在白匪山土匪裏作內線工作，領着十個人回村來創密洞，一下就把福順昌的密洞找着了；後來到村裏敵人那裏作內線工作，領着敵人到咱村樹房子，一下就把福順昌撓了個黑窟窿；不是老行家，誰能做這麼乾淨利落？」聽的話沒有說完，大家都笑成一片，都說：「說得真對！」委員本來早想攔住他的話，可是自己叫人家說話，馬上也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再叫說，想着想着就叫他說了那麼多。白狗的話才鬆口，冷不防就插嘴道：「那他才說了現在，還沒有說從前呢！從前人家小喜喜……」委員道：「慢着慢着！聽話！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呢！」別的人亂搶着說「你沒有說完白狗怎麼就說起來了」，「你是來調查來了呀，是來訓話來了」，「說實土你比我懂得得多，賊小喜喜你沒有我清楚」，「你比我們還清楚，還調查什麼……」後來不知道是誰喊道：「咱們都走吧，叫他一個人訓吧！」這樣一喊，大家滿臉羞憤走了。鐵鑽見委員太下不了台，就走到有

前說道：「委員的話還沒說完，大家都不過走！」台下的人喊道：「還沒說完叫他慢慢說吧！我們沒有工夫聽！」喊着喊着就走了。只有十來個人遠遠站住，還想看看委員怎樣收場，鐵鎖叫他站近一點再來聽話，委員看見已經不像個樣子了，便道：「算了算了！這地方的工作真是一場胡塗，老百姓連個開會的規矩都不懂！」鐵鎖本來是怕他下不了台，不想他反說是村裏的工作不好，鐵鎖就指帶着同僚道：「山野地方的老百姓，說話都是這直來直去的，只會說個老直無，委員還得包涵着些！」

委員一肚子悶氣沒處使，吃過晚飯便到李如珍家裏去。李如珍雖然沒有抽了，大烟却還沒有斷，知道委員也有癮，就點起煙來讓委員吸煙。委員問起小喜泰喜的事是離向縣裏報告的，並且說：「縣政府選的是小毛的口供，這小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李如珍說：「小毛原來也是咱手下的。」接着就把小毛的來歷說了一截。委員叫他打發人去叫小毛，他便打發自己的兒子去叫。

小毛覺得因為自己在縣裏說的話太多了弄得李如珍傾家蕩產，本來早就想到李如珍那裏賄個情，可是又怕村裏人說他去跟李如珍揭什麼鬼，因此沒有敢去。白天開會的時候，他露出委員是照顧小喜泰喜的，也有心去跟委員談談，可是一來覺着自己的身份低，不敢高攀委員，再則村裏人當面還敢給委員玩弄人，自己當然更惹不起，因此也沒有敢展翅。這時委員忽然打發人來叫他，他覺着這正是個一舉兩得的機會，一來能給李如珍賄個人情，二來能高攀一下委員，自然十分高興，跟屁股底下上着褲襖一樣，飄起來就跟着人去了。

他一進到李如珍家，見委員跟李如珍睡在一個鋪上過癮，知道是自己人了，胆子就更大了。李如珍向委員道：「這就是小毛！」委員看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小毛？坐下！」說着把屋世間一掃，給他讓了一塊乾淨，小毛湊到跟前就坐下了。委員道：「小毛！李先生說你很有才

事。可是爲什麼一出了門就顧不住自己了呢？」小毛懂得委員的意思，看了君委員道：「我歡長時候了就沒有出門呀？」委員笑道：「不是說近幾天，是說你在縣裏。你在縣裏，給人家聽說些什麼？」小毛見是說這個，便訴起苦來。他說：「好我的委員！那是什麼時候？過命做呀！不說由咱啦？」委員道：「你也太沒有骨頭了！那邊過命這邊不過命？糧盟會人都是共產黨，縣長區長都是糧盟會，自然也都是共產黨。他們吃辦司令長官的飯不給司令長官辦事，胡令長官將來要收拾他們。李禮唐李耀唐（小喜春喜）連這妻李先生都是司令長官的人。你聽上共產黨的胡來害司令長官的人，將來司令長官收拾共產黨的時候，不連你捎帶了？」小毛來時本來很高興，這會聽委員這麼一說，又有點怕起來，便哀求道：「委員在明處說，我們老百姓在黑暗處！反正已經錯了，那就得求委員照顧照顧！不是我願跟他們跑呀，真是被他們逼得沒辦法！」說着就流出淚來。委員道：「你不要怕！錯了就仗錯處來！我看你可以寫個申明狀，我給你帶回去轉送到司令長官那裏，將來就沒有你的事了。不只連累不了你，只要你跟李先生、耀唐、耀唐都真正一心，將來他們得了勢，還愁給你找點事幹？」小毛道：「委員這樣照顧我，我自然是感謝不盡，不過這申明狀怎麼寫，我是個粗人，不懂這個，還得請委員指點一下。」委員說道：「這個很容易：你就說他們是共產黨，要實行共產，借故沒收老財們的家產，才硬逼着你在人家造捏親戚的口供上簽了字。只要你寫上這麼一張申明狀，對你也好，對耀唐他們也好。」又向李如珍道：「虛堂（李如珍的字）！我看這張申明狀你給他寫一寫吧！」李如珍道：「可以！」小毛道：「這我真該酒席謝謝！委員明天不妄走，讓我盡盡我的孝心！」委員道：「這可不必！你們村裏共產黨的耳目甚多，不要讓他們說閑話。以後咱們遇事的時候多啦，這不算什麼！」

這次調查就這樣收場了，李如珍替小毛寫的申明狀，委員第二天帶回去就轉到團司令長官那裏。村裏人也知道這實土委員回去不會給自己添什麼好話，可是既然有這麼一回事，也就得再尋

薄土邊的公事。

委員回去又做了一封調查報告，連連如珍愛小毛寫的申明一同呈到團司令長官那裏去。調查報告的大意說這個案件完全是共產黨挑動的，因為小喜春都是從前反共時候的幹部——小喜春訪共保衛團團長，春喜是公黨團團長，這些共產黨挑動的共產黨份子繼續鼓動和聚眾圍困的力量給他們造成良好的罪名，把他們的罪責弄光了。

這時候正是八路軍在山西到處打敗日軍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時候，晉綏軍退到晉南黃河邊一個角落上，不敢到黃河邊來，閻錫山着了急，生怕他自己派出來的幹部真正跟八路軍合作。中央隊學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和游擊領導，他以為是共產黨化了。在閻錫山看來，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誰來了都應該當他的「老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們沒有守住，被日本人奪去；孝子們又不拿收復，又被八路軍收復了，他如何不着急？偏在這個時候，各地都有些受了處分的漢奸們（樂春喜那那一類人），不說自己當了漢奸，硬說還勾結八路軍奪取了他們的權力，都到閻錫山那裏告人。閻錫山接到這一批狀子之後，竟派這些人跟共產黨是生死對頭，就按那些能幹一點的，打這批叫去了一批，準備訓練一下作為他的新孝子，小喜春春兩個人也在內。又打發田德勝到晉南來把田文陔這一類隊伍編成獨立旅，作為以後反對八路軍的本錢。

小喜春春兩家兩家產被查封以後，因為沒有處理，地也荒了。村裏人問了縣政府，縣政府說已經又給上邊去公事與小喜春春歸案。等等去，夏天過了，上邊除沒有叫他兩人歸案，又打電報把他兩個要走了。又等等去，敵人二次又來了，大家忙著參加戰爭，又把這事擱起了。不過這次李如珍小毛那些人沒有敢出頭組織維持會，敵人的巡邏部隊來過幾次，被自衛隊的冷槍

打死兩個人，沒有走到村裏就退回去了，村裏沒有受什麼損失。後來八路軍三四四旅就又把前房打跑了，村裏又提起處理小喜春家財產的事。又到縣政府去問，縣政府說上邊來了公事，說這個人都是忠實幹部，說小毛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並且把小毛的申明狀也附在公文裏轉回來了。

這一下更引起村裏人的脾氣來，馬上召開了個大會，把小毛捆在會場上，有幾個青年把劉鳳舉在小毛的頭上道：「仍是我們落了屈打成招的名，這會咱就屈打成招吧！你說吧！你從前口供上那一行是假的？」小毛只看見頭也不敢看人，嚇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全會場的人都喊道：「叫他說！」小毛怕說更要挨打，就磕着頭道：「都都是真的！」有個人問道：「誰叫你寫申明狀？」小毛道：「委委委員！」又一個人道：「誰替你寫的？」小毛不敢說，有個青年在他的屁股上糊了一盤把，他叫了一聲。大家逼住道：「快說！誰給你寫的？」小毛見不說馬上就活不成了，就敲鑼鼓道：「李李李……」頭上的盤把又動了一下，他才說出李如珍來。冷笑道：「委員怎麼叫寫申明狀？他是怎麼跟你說的？為什麼你就願意寫？」小毛道：「不寫不行！委員說那邊也要逼命申！」接着就把那天晚上見委員的事又說了一遍。冷笑道：「不寫不行！都聽見了呀：口供上都是真的，委員叫他寫申明狀，老漢好李如珍管給他寫！這裏邊都是些什麼鬼把戲？依我說咱們自己把小喜春家的兩份產業處理了，原來是誰人家的各歸原主，其餘的作為村裏的公產！不論他什麼政府，什麼委員，什麼長官，誰來咱們跟他誰講理，天王爺來了也不怕他！除非他一分理也不說，派兵把咱這村子洗了！」大家一致舉起拳頭喊叫成。錢道：「這樣處理，在咱村上看來是十二分公平的了，可是怎麼往上報報？縣裏自然也知道這件事的真情，可帶一個實土委員的調查，一個小毛的申明，把事情弄得黑白不分了，又發瘋要怎樣往上報報？」楊三老漢道：「實土委員來了開了個會也沒有叫村裏人說話，在李如珍那裏住了一夜，幫小毛他們鬼撓了個申明狀就走了，他調查了個什麼？依我說，他實土委員的既然能撓鬼，咱們

這百姓也敢告他，就說他調查得不實，叫上邊再派人來重查，非把實情弄明白了不可。」大家也都贊成。白狗道：「我有個意見：小毛能給委員寫稟申明，就能給我們寫稟申明，就叫他把他那天晚上見委員那事實實在在給咱們寫出來，咱們也能給國司令長官呈上去。呈上去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大家拍手道：「對！馬上叫他寫！」大家問小毛，小毛說他自己不會寫，叫找一個人替他寫。大家就舉王安福。王安福這時也覺着氣不平，便向大家道：「要是平常時候，寫個字諒不能啦？可是這會我偏不寫！一來我是村霸不偏寫，二來他們太欺人了！辦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有人出主意，也有人寫，能寫那個就不能寫這個？」這句話把白狗又攪醒了。白狗道：「對！咱們把李如珍抓出來叫他再替他寫！叫小毛說一句他寫一句。他不寫咱就把他送縣政府，問問他跟委員跟小毛搗些什麼鬼？問問他這壞奸反省了些什麼？爲什麼還替漢奸捏狀整頓好人？」大家又是一番贊成，年輕人已跑去把李如珍抓來了。李如珍見是叫寫委員住在他家那天晚上的事，明明是自己寫狀告自己，那裏肯寫？結果被大家拖倒打了一頓，連小毛一同送縣政府去了。至於處理那兩家的產業，鐵鎖說：「完全不等上邊的公事也不好，不如先把他說人家的地先退給原主種；其餘的東西仍然封存起來，等把官司打到底再處理罷！」年輕人們仍主張馬上處理，修福老漢道：「先把地退回原主其餘就再等一次公事吧，若這官司三次兩次是到不了底的。」後來大家也都同意，就這樣處理了。

以後一直等到過了年公事還沒有來，仔細一打聽，才有人說國司令長官逃過了黃河到陝西去了，後來就再沒有消息了。

春天種地的時候，村裏等不來上邊的公事，李如珍小喜春喜他們說人家的既然經村公所發還各原主，各原主也就種上了。這一年，秋景還不很壞，被李如珍叔姪們說得破了產的戶口，又都收了一季好秋，吃的穿的也都像個人樣子了——錢鎮也打了二十多石糧食，小脾孩也不給人欺牛了，回村裏來上了學。

大家不放心的就是上邊仍然沒有公事，李如珍押在縣裏也不長不短，催了幾次案，縣裏說：「就照你們村裏那樣處理吧。大概也沒有什麼不妥當。」最後那一次是錢鎮去的，小常告錢鎮說：「閻錫山最近正在秋林召集反動勢力開會，準備反對咱們總盟會和決死隊這些進步勢力，恐怕對你們村裏小喜春喜們要庇護到底。縣裏對這事不便作主，由你們村裏處理了，縣裏不追究也就算了。」

到了陰曆十一月，忽然有些中央軍來村裏房子，向村公所要契與草，弄得錢鎮應酬不了，第二天，隊伍開來了，又是叫雞得道，又是叫修馬路，全村人忙得一塌糊塗。晚上又進來一批人：頭一夥裏有李春，和當日在五爺公館那兒尖嘴發鴨子一類人是一夥，說是什麼「精查委員」；閻錫山的一個特務團，叫「精神建設委員會」；第二夥裏就又有看見有小喜，領着一把子帶手槍的人，又叫什麼「突擊隊」；閻錫山另一個武裝特務團。冷元鐵鎮他們一看見這夥人，知道要出事了，背地跟總盟會幾個常出頭的人商量對付他們的辦法。王安福老漢說：「我看你們大家一面派人到縣裏問一問，一面還是先躲開不見他們，把公所的差事暫且交給我來應酬。我這裏大銀塊滿，跟他們說聲做假，他們也不敢把我怎麼樣。」大家說：「明知他們來重不著，要騙

夫家那難測，你何必去吃種子的藥呢？」王安福不響，他說：「這藥真要服我不過，那藥死了，我還能活多大呢？」他執意不走，大家也只有由他。鐵鎖冷他們十來個乾頭學的人，帶着自衛隊的槍械都聚開了，只有白狗因為救天敵人來了，配合軍隊打仗掃了影，無法走開，只好在後邊。

走出法的人，送到了王安福當日住過的新屋，打發冷元到縣裏問主黨。冷元走了半天就回來報告道：「大事壞了！小常同志叫人害死了！」說着就哭起來。大家一聽這句話，比響了一顆炸彈還驚人，忙問是怎麼一回事。冷元哭了一會止住淚道：「前天晚上，中央拉根突擊隊把縣政府機關都包圍了。裏邊的人，衝出去一部份，打死了一部份，叫人家捉住殺了一部份，現在正在捉中。縣長生死不明，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說得大家也都跟着哭起來。問他是誰說的，他說：「是機關會送出來的一個交通員說的。得到了這個消息，都知道家是回不得了，附近各村，也都有了中央軍、精進會、突擊隊，大家帶的乾糧盤盞又不多，只好在山裏轉來轉去。山裏人問他們是那部份，他們只說是游擊隊。」

他們轉了四五天，轉到一個山莊上，碰着二叔領着十一歲的小幹孩在那裏對飯，他們就把她叫到向陽坡上開起村裏的情形。二叔擦着手道：「不講了！沒世界了！捉了一百多人，說都是共產黨，割手的割手，剝皮的剝皮，裏邊的要給……」魏玉順跪裏滿地血，走路也在血裏走。「聽着聽着把被殺了的人殺了一遍。大家聽了只是搖頭。冷元道：「咱們只說除咱們這十幾個人別的人就不相干了，誰想像魏玉小那幾連句話也不會說的人，也都叫人家查了。真是活閻王呀！」

鐵鎖見二叔說的那些名字裏邊沒有王安福，就問起王安福的下落。二叔道：「他們把人家捉到捉到崩裏，硬叫人說老漢說自己幹過些什麼壞事。老漢說：「你們既然會殺，乾脆把我殺了就不好了！我幹過什麼壞事？我不該救濟窮人！我不該不當漢奸！別的我想不到！你們說有什麼罪

爲算有什麼罪嗎？李如珍又回來進了村長，小毛成了村副，快他們的意見是非說不行，後來還是他們李家戶下幾個老手說說在他們面前說：「世你們少作些事吧！人家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後來叫人家花五千塊現洋，才算留了個活命。」

大家又鬧起白狗，二姐哭了。她說：「把白狗刺得不像人了，還不知活得了活不了呢！就是提人那一天，小喜親自去捉白狗。他叫白狗走，白狗的腿叫日兵打的傷道沒有好，動也不能動，他就又在人家那條好腿上穿了兩刺刀，擱上、擱上、床上、地上，那裏都成血窟窿出來的了。後來他打發兩個大，把白狗血淋淋抬到廟裏，把我爺爺、我爹，都翻起來。第二天，人家小喜上頭發別人，一頭打發人很巧巧說，只要她能陪人家睡一夜，就可以救他們一家人的性命。巧巧服不住，到底被人家搶走了。他機家骨頭跟人家孩睡了一夜，後來幸虧他老婆出來跟他鬧了一場——他老婆是李如珍老婆家的姪女，他惹不起，才算不再到巧巧那裏去。」

二姐又問：「你娘兒們爲什麼也逃出來？是不是人家也要殺你們？把咱家鬧成什麼了？」二姐道：「喜不用說什麼家了！咱那裏還有家啦？人家說你是咱村的英雄頭，隊伍圍着村子搜了你一天，沒有搜着你，人家把我娘兒們擡出來，就把咱的門封了。衣裳、糧食，不論什麼東西一點也沒有拿出來。我說：「你們叫我娘兒們往那裏去啦？」人家小喜說：「誰管你？想死就不用走，趁活沒沒的逃這地！」我爺爺我爹我娘兒們村裏人背地都勸我說：「領上孩子出去這個活命吧！不要在村裏住了一個們是敢殺人的！」後來我娘兒們就逃出來了。」二姐道：「咬了咬牙說：『這算什麼呢？』」

說的人各人問各人家裏的情況，二姐都給他們說了說：有查數了家裏的，有捉去了人的；有些已經在錢了，有些直到她出來時候還沒有了結。

正說着，山頭上有人喊道：「喂！你們是第一部份！」大聲的頭一響，上頭站了許多兵，心

裏都辯論道：「這回可糟了！」人家既問，也不得不答話。冷元便答道：「游擊隊上哪又哪道：『上來一個人！』離得很近，線又線不開，冷元什麼事也好在前面，便道：『我去！』說了把槍遞給另一個人，自己就上去了。大家在下邊等著，聽見說話，却聽不清說是什麼。停了一會，只聽冷元喊道：『都上來吧！是八路軍！』大家聽說，是八路軍，都高興得跳起來，一擁就上去了，二姐跟小胖孩也隨後跟上去。這部份隊伍，是八路軍一個游擊支隊，不過二三百人，從前也在李家莊一帶住過，也沒有認得的人。鐵鎖向他們的隊長說明來歷後，要求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們自然很歡迎，從此這夥人就參了軍。

鐵鎖又要求隊長把二姐跟小胖孩帶到個安全地方，隊長道：「白晉察以西，膠濟路以南這一帶，現在沒有咱們的隊伍，只有我們這幾百人，還是奉命開往路東平順縣一帶去的。晉城一帶駐的是中央軍，專門想我消滅我們這些小部份，因此我們還不能從晉城走，還得從高平北部日軍的封鎖線上打過去，女人小孩恐怕不好過。」二姐向鐵鎖道：「你顧你吧！不用管我！我就跟我胖孩在這一帶瞎混吧！胖孩到過年還可以給人家放牛，我也慢慢找着給人家做點活，餓不死！中央軍跟李如珍叔叔們又不是鐵釘釘住不動了！一旦世界再有點變動我還要回去！」

隊伍休息了一會就開動了，鐵鎖和二姐母子們就這樣分了手。二姐跟小胖孩一直看着隊伍下了山。

十四

過了年，二姐到一個一家莊上去討飯，就找到了個落腳處：這家的主人，老兩口子都有五七多歲，只有十二歲個小孩，種着頃把地，收了兩個長工，養三個牛兩頭驢子。二姐見人家的牲口

「問人家廢放牛孩子不廢，老漢就問起她的家歷。二媽不敢以實說，只說是家裏被敵人抽了，丈夫也死了，沒法子才逃出來。這老漢家裏也沒有人做雜活，就把小胖孩留下放牲口，把二媽留下做飯，照顧一下碾磨。」

山野地方，只要敵人不在，也不打聽什麼時局變化，二媽母子們就這樣住下來。住了一年半，到了來年夏天，因為時局變化太大了，這莊上也出了事：一天，來了一股土匪，抽了個一抽，糊塗——東西就不用說，把老漢也打死了，把牲口也趕走了。出了這麼大事，二媽母子們自然跟遺棄住不下去，就不得不另找去處。她領着小胖孩仍舊去討飯，走到別的村子上去打聽，打聽濟中條山的中央軍七個軍，完全被敵人打散了，自己的家鄉又成了維持敵人的村子，敵人在離村五里的地方修下炮樓；附近一百里以內的山地，那裏也是散兵，到處拾東西綁票，那裏也沒有一塊平靜些的地方。

這時候二媽就另打下主義：她想既然那裏也是一樣危險，就不如回家去看看。回去一來可以看看娘家的人，二來沒有中央軍了，家裏或者還有些破爛傢具也可以賣一賣。這樣一想，她就領着小胖孩往家裏走。走到離家十幾里的地方，看見山路上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小胖孩眼明，早看清是白狗和巧巧，便向二媽道：「娘！那不是我舅舅來？」二媽仔細一看，也有些像；舅叫了一聲，真是白狗跟巧巧，兩個人便走過來了。白狗先問二媽近一年多在那裏，怎樣過，二媽同他說了一說，並把鐵鎖跟冷元他們十來個人參加了八路軍的消息也告他說了。白狗說：「人家這些人這回倒跑對了。我們在家的人這一年多可真苦死了！」二媽看見他穿了一對白鞋，便先問道：「你給誰穿孝？」白狗道：「說那些做甚麼？這一年多，村裏人還有命啦？要差、要款、要換、要草、要柴、要壯丁……沒有一天不要！一時過慢些就說你是暗八路故意抵抗！去年冬天派下款來，爹弄不上錢，挨了一頓打，跟兩天餓昏，逼得爹跳了崖……」二媽聽到這裏，忍不住

「說笑起來。白狗說着也哭起來。這男們哭了。實，白狗說着說：『爹死了，爹氣得酒倒了，我怕人家抓肚了，成天裝癱瘓，拐着走。去年打盡石糧食不歸人家要，一家四口人這半年就沒吃的，吃樹葉把爺爺的臉都吃腫了！』二姐又問道：『你兩人這會往那裏去呢？』白狗道：『唉！事情多着啦！小喜這東西，成個長生不老精了；你走時整人家不是個錫山的突突隊長嗎？後來縣裏區裏都成了中央軍派的人了，他們看見個錫山的招牌不行了，齊着他們那一夥又跑回錫山那裏去，小喜就入了中央軍的不知道什麼工作團，每天領着些無賴流氓們捉賭八路，到處敲錢——誰有錢誰就是賭八路，花去錢就又不走了。你知道！他常好到我家麻煩！』說着看了巧巧一頓，巧巧嘆了口氣把頭低下。白狗又接着道：『這次中央軍叫日軍打散了，人家小喜又變了！』笑成了日軍什麼報社的人了，仍舊領着人家那一夥人，到處捉賭八路、敲錢，回到村裏仍要到家去麻煩。爺爺說：『你給她找個地方躲一躲吧！實在跟這些東西較興也較不到底！』福福萬老掌櫃還在崗後住，我請他給我個地方，他說：『你送來吧！』我就是去送她去了！』二姐又問道：『李如珍老燒灰骨還沒有死嗎？』白狗道：『那也成了長生不老精了！你走時候他就又當了村長，如今又是維持會長了！』二姐又問起村裏沒了中央軍以後，自己家裏是不是還留着些零星東西，白狗道：『什麼都沒有了！連你住的那座房子都叫人家拆去晚上贏子了！』二姐道：『這我退回去做什麼啦？不過既然走到這裏了，我回去看看娘和媳爺！』又問小屁孩道：『你跟你舅舅到崗後等我吧！我回去看一下就出來領你！』反正家也沒有下，管得叫日本人碰見了趕起來不方便！』小屁孩答應着跟白狗和巧巧去了，二姐一個人回村裏去。

她一路走着，看見跟山裏的情形不同了！——一塊一塊平展展的好地，沒有種的莊稼，青蒿長得一大多高；大路上也碰不上一個人走，滿長的是草；遠遠只有幾個女人小孩挑着籃子拔野菜，到了種菜園上也長滿了草，各家的院子裏的草，長的比外間的草不多不少，倒到自己住過

的家，說着嘆過關子也是以前的事，這時積後的錢也成乾的了；地上已經有人倒過幾遍，積家煙草磚頭石塊滿地都是。走到娘家，說家也拉滿了背的亂草，只有人在草上走得灰地一吸小進，娘在院裏燒着火煮了一鍋槐菜，一見二姐，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就哭起來。哭了一會，母女們回到家裏見了修福老漢，彼此都哭訴了一回一年多的苦處，天就黑了。家裏再沒有別的事，就起門來吃了一頓槐菜。

飯後吃了碗湯沒有洗，就聽見外邊有人鬼鬼祟祟地叫道：「開門！」二姐聽了了一跳道：「小喜小喜！」又推了二姐一把道：「快滾去睡！」二姐也只好擠起來。小喜在外邊道：「怎麼還不開？」二姐道：「就去了！我睡了才又起來！」說着給他開了門。小喜進來把兩手電掣一抖，直闖進就住巧巧住的房子裏走，二姐道：「他們今天晚上不在家，住他姑姑那裏去了！」小喜用電掣向門上一照，見門鎖着，他氣沖沖發話道：「不在？是誰呀？」他拾起一塊磚頭擲了進去，然後就進門去。他仍然用電掣掃屋裏，一下照到床底，看見二姐，以為是巧巧，仰着皮笑肉笑道：「出來吧出來吧！給你拿得好衣裳來了！」說着伸手把二姐拉出來。二姐道：「好！這可真住得八輩子！管你是七路八路，既然你是個女的，巧巧不在你就抵做這一角吧！你也是修家裏看顧來的藥人，可憐差了一點！洗洗臉換個衣裳我看怎麼樣？」說着把他帶來的一個小包袱一揮一擲。

就在這時候，外面連連地響了一聲雷，接着樹枝就響起來。小喜一聽到響聲，就跑到門外來。他先是一驚，後來越響越多，又添上手榴彈響。小喜撐不住便跑出去。二姐趁他出去的機會，趕緊跑出院裏來到窩裏。停了一會，小喜也沒有回來，摸着手榴彈仍然響着，二姐慢慢從窩裏站起來，望遠處山上看，見敵人的炮發上一閃一閃的火光，到後來摸得手榴彈停了，炮樓上條回一片大火。那時二姐悄悄跑回去叫她娘出來看，她們看着是八路又來了。雷罷了火，娘

鬼鈴又拍檯擡起大門西去，腰纏老嫗悄悄談論着，誰也沒有敢說話，只怕再惹什麼事。

天快黑了，二姐地娘向二姐道：「快趁這時候悄悄走吧！不要叫天明！小喜那東西再裝我你麻煩！」二姐也怕這個，在鍋裏攪了一把冷槐葉算乾飯，悄悄開了門翻出來跑了。她出了村，天還不明，那溝後邊有幾個人趕來，嚇得她又躲進路旁的荒地裏去。她聽見三個人說說話話走過來，漸漸聲聲可以聽出是李如珍、小喜和小毛。小毛問：「有多少？」小喜說：「老八路！人很多，好幾村都住滿了！」李如珍道：「咱怎麼不打？」小喜道：「城裏的日軍不上二百人，替俺不捉事……」說着就走了，聽不清了。二姐得了虛，知道晚上請得還不盡。她恨不得把他們三個捉住繳給八路軍，可惜自己是一個人，也只好聽他們走開。他們走過之後，二姐且不往嶺後，先回到村裏去傳這個消息。炮樓着火是大家看見的事，且二姐傳來這個消息，有些人到小毛和李如珍家裏去看。果然見這兩個人不在家了，就證明是真的。這時候，青年人們又都活動起來了：有的到炮樓上去打探，有的去鄰近村子裏找八路，不到早晚時候就打聽清楚了——炮樓平了，裏邊的日軍死的死了跑的跑了，八路軍把汽車路邊的幾個村子都住滿了。村裏人又都鬆了一口氣，常開着的大門又都開了，久不見太陽的青年女人和孩子們又都到街上來了，街上長的野草又快被人們踏平了。

二姐吃過了槐葉，仍舊要到嶺後去叫小脾孩，就起程往嶺後去。路上的人也多起來了，見面都問敵人被打跑了的消息。八路軍出營的事務人員，也三三兩兩在路上來往，二姐走到半路，就碰上白狗、巧巧、小脾孩和王安爾老漢都回來了——他們已經得到了消息。二姐也跟着返回來。白狗跑得最快，把他們三個都掉在後面。路上碰上熟人，都問白狗的腿怎麼忽然不拐了，白狗說：「八路來了自然就不拐了」。

聽二姐他們三人進到村裏，白狗返回來迎住他們笑道：「來了兩個老八路！你們來看是誰？」

破潰已快牽到更坊背後，早曉濟更坊門口的人亂嚷嚷，小胖孩先跑過拐角一看，回頭嚷道：「娘！我爹跟冷元叔叔都回來了！」二姐跟王安福老漢連說，也都加快了脚步跑過牆角。大家見他們來了，全對大笑道：「二姐也回來了！王掌櫃也回來了！」青年人們叫的叫跳的跳，跟裝足了氣的皮球一樣，一動就跳起來；老年人彼此都說：「像這樣，就是光吃樹葉也心輕一點。」

大家讓開路，二姐、小胖孩、王安福和白狗四個人從人羣中穿過，擠到冷元跟錢領旁邊。他兩人都攥了攥王安福的手，拍了拍白狗的肩膀，摸了摸小胖孩的頭，對二姐都看不出該怎麼表示，彼此笑了笑，互相道：「你也回來了？」冷元又撻了一句道：「你跟錢領商量過到今天才齊回來啦？」這句話門了個全場大笑。

王安福和白狗先問跟他兩人同時出去的十幾個人，別的人怎麼沒有回來，那十來個的家屬也有些人湊來問，錢領道：「我們參加的那一部份沒有來，他們在那邊都很好，有好幾個都成了幹部，回頭我到他們各人家裏去細細談一談。我們兩個人是上級從部隊裏調出來作地方工作的——上級說我們了解這地方的情況，作起來容易一點。我們兩個就分配在咱們本區工作。」王安福道：「這就好了，又可以活兩天了。」有幾個青年，要求他們兩個講講話，錢領道：「可以！你們去召集人吧！」楊三牽老漢道：「這召集什麼人啦？村裏就剩這幾個人了！」他兩個看了一下男女老小不過百把人，連從前的一半也不够，冷元問道：「就這幾個人了嗎？」楊三牽道：「可不是吧！跟你們走了一夥，中央軍跟閻錫山那隊伍殺了一夥，中央軍又捉走一夥，日軍殺了一夥，抓走一夥。逃出去多少？被人家逼死了多少？你想還能有多少？」錢領嘆了一口氣道：「留下多少算多少吧！咱們就談談吧；前年十二月政變，國民政府給八路軍下命令，叫八路軍退出中條山，退出晉東南，他們派中央軍把這地方接收了。他們在這地方殺了許多抗日的人，庇護了許多漢奸，逼死了許多老百姓。後來自己又保護不了自己，被日本人打垮了，把這地方又交給日

本人來幹了倒不成樣子。現在八路軍又來了。八路軍這次來跟上一次不同——不走了，要在這地方扎根！就是要把這地方變成抗日根據地。我兩人出去原來參加的是部隊，如今被上級調到這裏來做地方工作，過來以後，就分配到咱們這一區——叫我當區長，再冷元龍做農會。眼前最緊的工作是恢復政權，組織民衆，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這些事自然不是聯會能辦好了的，咱們現在先提出幾實際問題吧！」

有個青年站起來道：「我先問一句話：你說那什麼國民政府那一道命令來了，八路軍還走不走了？」

鐵鎖道：「再有一千道命令也不走了！我們不能把自己的人再讓給他們去殺！」

那青年道：「那我們就敢把問題了：李如珍他們那些漢奸可該辦處理了吧？可不用再等魏錫山的公事了吧？」好多人都叫道：「對！殺這個問題要緊！」自這個問題提出來，大家都注意起這事來了：有的說：「他們已經跑了還怎麼處理？」有的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院」。也有些漢人們說：「殺一殺着吧，還不知道以後怎麼樣呢？」有要明白人就斥駁他們道：「不怕他！怕些什麼事？從前誰不怕人家，人家不是一樣教嗎？」鐵鎖道：「這算一個問題了，還有些什麼問題？」雖然也還有人提出些災荒問題、牲口問題、土匪問題，可是似乎都沒有入十分注意，好像一個邊疆漢奸問題把別的問題都壓了。鐵鎖冷元君這情況，覺得就從這件上作起，也可以算引起人來，便向大家宣佈道：「大家既然聽處漢奸要緊，咱們明天就先處理漢奸。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就散了罷！」

宣佈了散會，鐵鎖冷元道：「你也該回家去看看了！」又向二道：「咱們也回去看看吧！」二道半笑半笑道：「咱們還回那裏去？」王安福道：「可不是！鐵鎖這回家也沒有了！不過如今村裏的腳房子很多，有些院子這一個人也沒有，隨便借住他誰一座都可以！」有個青年道：

「依我說，把春喜媳婦送回她的老院裏，鐵鎖叔就可以回他自己的院裏去住！」鐵鎖道：「這還得等把他們的案件處理了以後再說！」又向二風道：「我看今天晚上咱們就住到龍王廟吧！那裏很寬大，一定沒有人住。」別的人也說那是個好地方，裏邊只有老宋一個人。說到吃飯問題，王安顯道：「到我那裏吃吧！我孩子們吃的是樹葉，可還給我老漢留着些米。」冷元鐵鎖都指着自己身上的乾糧袋道：「我們帶着米。」大家道：「那你們就分財主了！我們都吃乾糧！」二風道：「我這樹葉也沒有！」大家談了一會就走開了。

夜裏，好多人都到廟裏找鐵鎖說：「李如珍媳婦到家裏，小毛家裏，今天都抵禦軍匪。要是沒收他們的財產，就要趕緊動手，過了他們就藏完了。」鐵鎖說：「只要他們不跑出去，得了還不是一樣沒收？」他們說：「可也是！那咱們就得下工夫看着他們，不要讓他們往外面跑。」冷元說：「那你們就組織組織吧！」他們馬上組織起二三十個人來輪班帶崗，一家門上給他們掛了兩個守衛的。

這一晚上，二風只顧向鐵鎖談話這一年多的經過，直到半夜才睡。才睡了一小會，就覺得外面有人打門，起來一看，站崗的把小毛捉住了。前半夜才組織起來的二三十個人，差不多都來了，都主張先吊起來打一頓。鐵鎖向小毛道：「你實說吧！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半夜三更向來做什麼？說了實話他們打你！」小毛看見人多勢衆，料想不說不行，就說道：「我們出去一直跑到天馬，沒有跟白練連上，走到李如珍一個熟朋友家，李如珍住下了，叫小喜去找日軍，叫我回來打邊道邊的情形。我撲了半夜才跑到村，到門口連門也沒有趕上叫，就叫他帶個人把我捉住了！」鐵鎖道：「李如珍確實在那裏住着嗎？」小毛道：「在。」別的人說：「叫他領我們去，我不若跟他要！」有的說：「叫他領去不妥當！有人看見捉住了他，裏邊李如珍送了信，不就驚跑了嗎？不如叫他把地方說清楚，派個路熟的人領着咱們自己去。先把他抓起來，我不若

李如珍就在他一個人身上炸彈！」大家極贊成這個辦法。鐵鎮道：「依我說這些事可以請軍隊幫個忙。那地方說沒有工作，先去幾個老百姓怕捉不同人來！」大家說：「那樣更穩當些！」這事就這樣決定了，鐵鎮照軍隊一交涉，軍隊上給撥了一班人。村裏人一聽說去捉李如珍，自然是人人起勁，第二天早上王安福老漢捐出一斗米來給去的人吃了一頓飽飯，等軍隊上的人來了，就一同起程，不到半夜，果然把李如珍捉回來了。

十五

捉回李如珍來，事情就大了：村裏人要求的是槍斃，鐵鎮是個區長，不便作主。縣長也是隨軍來的，還住在部隊裏。縣政府區公所都還沒有成立起來，送也沒處送，押也沒處押。鐵鎮和村裏人商量，叫把李如珍和小毛帶且山村鄉人看守着，他去錢縣長。到部隊上見了縣長，說明捉住這兩個漢奸以後羣衆對政府的要求。縣長聽着才來到這裏，先處理一個案件也好，就叫縣黨知道又有抗日政權了。這樣一想，他便答應將村裏去對齊全村老百姓公舉這兩個個人。

魏王廟的拜亭上設起公堂，縣長坐了正位，村裏公舉了十個代表陪審，公舉了白狗和王安福老漢代表全村作控告人，村裏的全體民衆站在廟院裏旁聽。李如珍一看這個形勢，也知道沒有什麼便宜，便據住氣來裝好漢。縣吏叫控告人發言，訴說李如珍的罪行，羣衆中有個人向白狗問道：「白狗！不用說他以前那些託人的事，就從中央軍來了那時候算起，算到如今，看他殺了多少人？打過多少人？逼死過多少人？說窮了多少人？逼走了多少人？」白狗道：「可以！先數殺的人吧！」接着就指名數了一通，別人又把漏了的補充了一些，一共是四十二個。縣長問李如珍，李如珍說：「這些人殺是殺了，有的是中央軍殺的，有的是突擊隊殺的，有的是日本人殺的，

我沒有親手殺過一個。」王安福道：「你開名單，你出主意，說叫誰死誰就不得活，奴合誰能推卸罪上去？」有個青年喊道：「照你那麼說，縣政府與槍斃你，還非縣長親自動手不行？」又有人說：「怕他這巧啦？咱村裏會說話的人都是他的證人。」李如珍料也推不過，就裝模作樣道：「就說成殺了你們兩個人，我一條命來抵也不賠本！殺了你們四十二個，利不小了！說別的話！這些人都是我殺的！不差！」他既然痛快承認，以下的事情就不麻煩了，控告人說一宗，他承認一宗，一會也就說完了。恽麗李如珍又牽小毛、小毛打的人最多，控告人一時給他數不清，就向羣衆道：「打跑了的且不說，現在在場的，誰挨過小毛的打都站過東邊，沒有挨過的留在西邊！」這樣一過，西邊只留下幾個小孩子和年輕媳婦們，差不多全部都到了東邊了，數了一下，共六十八人，陪審的十個代表，當控告代表的白狗還不在數。白狗道：「連陪審的人帶我自己一共是七十九個！叫他本人看看有冒數沒有？」小毛也不細看，他說：「我知道打得不少。反正是錯了，也不用細數他吧！不過我可連一個人也沒有害死過，叫我去捉人都是他們的主意！他們說人家的東西我也沒有分過贖，只是跟着他們吃過些東西吸過些大煙！」羣衆裏有人喊：「銀簪龍王吃買肉就是幫兇！」「光喝一口泔水（洗碗水）還那麼威風啦，能分上東西來，你還認得你是誰啦？」

審完以後，全村人要求馬上槍斃，可是這位縣長不想那麼辦。縣長是在老根據地作政權工作的。老根據地對付壞人是只與匪鬥改過就不殺。他按這個道理向大家道：「按他們的罪行，早該槍斃的資格了……」羣衆中有人喊道：「斃了就斃，再沒有別的話說！」縣長道：「不過只要他認悔……」羣衆亂喊起來：「可不要再說那個！他悔過也不只一次了！」「再不斃他就不活了！」

「馬上斃！」「立刻斃！」縣長道：「那也不能那樣急呀？馬上就這個槍也沒有！」又有人喊：「就用縣長腰裏那枝手槍！」縣長脫沒有子彈，又有人喊：「只要說他該死不該，該死沒有槍還弄不死他！」縣長道：「該死吧是早就該斃了……」還沒有等縣長往下說，又有人喊：「該死拖下

裏打不死他？大家喊：「拖下來！」幾條一轟上去把李如珍拖下當院裏來。縣長和堂上的人見
 這情形都離了座到拜亭前邊來看，只見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拱成一團，也看不清怎麼處理，聽有
 的說：「拉住那條腿！」有的說：「開腔住胸口！」縣長、錢領、希元都說：「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就將拖到當院裏同住衆人，役工幾堆上已經把李如珍一條條連衣服袖子拖下來，把檢扭得朝
 背骨後，腿沒法有挪動，這樣子已嚇壞了。縣長說：「這弄得叫個什麼？這樣子真不好了！」有
 人說：「好不好呀，反正他不得活了！」希元道：「唉！咱們爲什麼不聽縣長的話？」有人說：
 「怎麼不聽？縣長說他早就該死了！」縣長道：「爲了！這些人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不過這樣
 不好吧！把個院子弄得血淋淋的！」向拘說：「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說我們那時候，廟裏的香
 都跟水道流出去了！」縣長又回到拜亭上，還沒有坐下，又聽見有人說：「小毛嚇了！」大家看了
 看，不見小毛，這縣長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有人追龍王殿去找，小毛見藏不住了，跟賊裏出
 來抱往縣長的腿死不放。他說：「與其嚇死！你叫我土吊好不好？」齊年人們說不行，有個榜小
 夥子故意把李如珍那條腿踢來掉到小毛膝上道：「你看還是什麼？」小毛看了一眼，渾身抖
 擻，連連磕頭道：「縣長！我叫我出吊！我跳崖！」冷元看見他也實在有點可憐，把他道：「你
 光聽爲縣長有什麼用呀？你就沒有看看大院的臉色？」小毛聽說，丟開縣長的腿回頭向大家磕頭
 道：「大家幫們呀！你們不要動手！我死了！我死了！大家看見他這種樣子，也都沒心再打他了，
 只說：「你知道你該死還算明白！」縣長道：「大家都還下去！」又向陪審的人道：「咱們都還
 坐好！」廳裏又便才開審時候那個樣子了。縣長道：「你們再不要親自動手了！本來這個人人都
 够判死罪了，你們許他們推諉，才能叫他們悔；實在要要求給路，我也只好執行，大家千萬不要
 親自動手。現在的法律，再大的罪也只是個槍決；那殺活活打死，就太，太不文明了！」王安爾
 道：「縣長！他們當日在廟裏殺人時候，比這殘忍得多！有鬼臉的，有翻手的，有剝皮的……」

「我都要一點叫人家這樣殺了！」縣長道：「那是他們！我們不學他們那樣子！好了！現在還有個小毛，據他說的，他雖然也很兇，可是沒有殺過人，大家允許他悔過不允許？」大家正喊叫「不行！」，白狗站起來說道：「假我提個意見：我竟就留了他，他也起不了什麼反！只要他能夠賠償咱們些損失，好好向大家賠罪，咱們就留他，他過也可以！」還沒有等大家說行或不行，小毛向外爬下一邊點頭一邊說：「只要大家能容我不死，叫我做什麼也行！實在不能容我，也請容我這個自盡。俗語常說『死不記仇』，只求大家叫我落個圓圓屍首，我就感恩不盡了！」說了「唔呀」地哭起來。縣長道：「這樣吧：李如珍就算死了，小毛還讓我把他帶走，等成立起縣政府來再處理他吧？大家看這樣好不好？」青年人們似乎還不十分滿意，可也沒有再說什麼。白狗說：「就請縣長把他帶走吧！只要他還有一點點改過的心，咱們何必要多殺他這一個人呢？他要沒有真心改過，咱們的江山咱們的世界，幾時還殺不了個他？」這樣一說，大家也就沒有什麼不同意了。審判又繼續下去，控告人又訴說了小喜春喜的罪行要求通緝；又要求沒收他們四家的財產，除了賠償羣衆損失，救濟災難民外，其餘歸公。縣長在堂上立刻宣佈接受大家的意見。審訊以後，寫了判決書，貼出佈告，這案件就算完結。

村裏由冷元鐵領督忙，組織起處理遺產委員會來處理這些漢奸財產——除把小毛的財產暫且查封等定了案再斟酌處理外，李如珍叔姪們的財產，馬上就動手沒收處理。他們這些人家的不動產，前二年已經處理過一次，這次仍照上次的決定各歸原主。動產也都作了價，按各家損失的輕重作為賠償費。最大的一宗，是李如珍家裏存着三百來石穀子和一百二十石麥子。把一批糧食拿出來救濟了村裏的赤貧戶，全村人馬上就都不吃糠菜了。

不幾天，縣政府，區公所都成立了；各地的土匪也被解決了；各村裏當過漢奸的，讓隊打死

李如珍的事，怕黨來找他們算賬，經縣屬國縣政府首肯了。

在李家莊，被李如珍他們逼得逃出去的人，被中央軍和日本人抓走的人，都慢慢回來了；樹上的草被大家踏平了；地裏的蒿也被大家拔了變成乾莊稼了。修隔老漢的病也好了。二級限小孩又回到十餘年前被春喜託去的院子裏去住。村政權、各教會、武委會也都成立起來，不過限冷元鐵領他們年紀差不多的中年人損失得太多了，村幹部除了二姐是籍教會主席白狗是武委會主任外，其餘都是些青年。沒收的漢奸財產除了一部份錢作為村公產，開了個合作社，大家陪王安福老漢當經理。民兵幫濟正規軍打了幾次土匪，分到了十來枝槍。龍王廟有五畝社地撥給了老宋。這時候的李家莊，雖然比不上老根據地，可也饒個根據地的樣子了。

小毛這次悔了過，果然比前一次好得多：自動請村幹部領着他到他欺負過的人們家裏去陪罪，自動把他作過的可是別人不知道的壞事也都講出來。說到處理的他財產，他只求少給他除出一點來，餓不死就好。

只有小喜恭喜兩個人歸不了業：春喜跟着孫楚回關山那裏去了就再沒有回來，小喜跟着日軍跑到長治去了。

十六

李家莊自從這次成了根據地，再沒有垮了：敵人掃蕩了好幾次，李家莊有了好民兵，空室溝野也作得好，沒有垮了。三年大旱，李家莊互助大隊開渠澆地，沒有垮了。蝗蟲來了，李家莊組織起剿蝗隊，和瓦姦縣裏配合澆田滅了蝗蟲，又沒有垮了。不只沒有垮了：家家產糧都超過原來計劃，出了許多勞動英雄；合作社大賺錢，發展得京貨雜貨俱全，日用東西不用出村買；又成立

了小學，成立了民衆夜校，成立了劇團，魏王廟和里坊門口，每天晚上都很熱鬧。

日本宣佈投降的消息傳到李家莊之後，李家莊全村人高興得四處了一樣——青年人比平常跑得多多少少不用說，像王安順、陳修福、老宋、楊三套那麼大的老漢們，也都拈着自己的白鬍鬚說：「哈哈！咱們還沒有死，就把鬼子熬敗了！」

轟小了的大門又都拆開了；埋藏着的東西也都倒出來了。磚瓦窖又動了工，被敵人破壞了的門樓屋頂都動手修理着，各家又都掛起中堂字畫，擺上方桌太師椅繡欄櫃櫃台鏡屏……當閩女的也都穿起才從地窖裏倒出來的衣服到娘家去走走。

村裏人準備迎接八月十五，開個慶祝勝利大會。這個會佈置得很熱鬧，寫了一台大戲，本村的劇團也要配合着演。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滿街懸燈結綵，展覽抗戰以來本村得到的勝利品。十四日白天的節目是民兵技術表演——打靶、投彈、刺槍、劈刀、自由表演。十五日正式開慶祝會。十六日公祭抗戰以來全村死難人員。三個晚上都演戲、看戲。

十四這天早上，勝利品就陳列起來了，十七條日本三八式步槍、三枝手槍、幾十個手榴彈、一把戰刀、八頂鋼盔、十來件大衣，還有幾皮鞋、皮帶、皮包、鋼筆、望遠鏡、藥片、地圖……七銅八鐵擺了幾桌子。

早飯後，步槍打靶開始，每人打三發。打完後，算了一下成績：全團平均是二十三環，有兩個神槍手，三槍都打住紅心——其中一個就是武委會主任白狗。第二項是投彈。也不錯，平均二十米遠，小胖孩從小放牛時候扔石頭練下工夫，扔了三十二米遠，占了第一名，都誇他是一老子英雄兒好漢。其餘劈刀、刺槍、自由表演，也都各有英雄。表演完了，大家都歡天喜地受獎敬。

下午戲也來了，牆上廟裏都點起了燈，「講事場」開了戲。年輕人們都說：「自從那事以來得數今年這八月十五過得熱鬧。」王安福老漢說：「你們都記不得：我在十二歲時候——就是光緒二十七年，咱村抽修龍王廟，八月十五唱了一回開光戲（就是給神像安眼晴），那時候也是請得掛燈，不過還沒有這文熱鬧，因為那時候是李如珍他爹掌櫃，大家遇到廟裏都連句響話也不敢說。」

第二天是十五日，是正式開慶祝會的一天。早上，大家一邊佈置會場，一邊派人到區上請鐵鎮冷元回來參加。早飯以後，一切都準備好了，只是鐵鎮跟冷元沒有來。大家又等了一會，只有冷元來了。冷元說：「鐵鎮哥到縣裏去了，今天趕晌午才能回來。我給他留下了個信，叫他回來就來。」村長說：「那咱們就先開吧！」

會開了，第一個講話的就是村長。他報告了開會意義之後，接濟就講道：「我現在先儘說說二談抗戰以來咱們村裏的工作成績。要說把八年來村裏的工作從頭至尾敘說一下，恐怕多得很，三朝五日也說不完，現在咱們只用把村裏的情形概括跟以前比一比，就可以看出咱們的總成績來了。先說抗戰吧：抗戰以前，老百姓誰敢問一間村公所的事？大小事，那一件不是人家李如珍說怎樣就怎樣？誰進得龍王廟不捏一把冷汗？如今啦，那件事不經過大家同意，那個人到龍王廟來不是歡天喜地的？再說村裏人的生活吧：從前全村有八十多戶沒飯吃的赤貧戶，如今一戶也沒有；從前每年臘月，小戶人家都是債主圍門，東揭西借過不了年，如今每年臘月，都能安心到多學裏上課，到團圍裏排戲，還有那一家過不了年的？平常過日子，從前吃是甚寥甚甚，如今比從前好了多少，咱們也不用自己誇，各人心裏都有個數。再說這人的轉變吧：從前村裏有多少爛鬼？多少賭棍？多少二流子、懶漢、小偷、破鞋？咱們也不是自己誇，這一類人，現在誰還能到咱們李家莊找出一個來？從前東家丟了東西了，回家捉住孤老了。如今啦，在地裏做活，抓個

舉報也不想往回拿；晚上睡覺？連大門也不想闖，也沒有奸情，也沒有盜案。大家都是這樣謹慎了，也不覺得這算個什麼事，不過你背細一想，在抗戰以前這種子行不行？段到全村人的進步，大家都是過來人，更不用多講；論文，不論男女都認得自己個名字；險些，不論長幼都會打幾顆子彈。這些在現在看來也都是些平常事，可是在抗戰以前也不行呀！我想現在單單犯李如珍跟姬們那幫人弄幾個來放到咱們村裏，他們就活不了；點人逃不了；嚇人唬不了；打人打不了；放煙滾人使；賣土滾人毀；放賭沒人賭；串門滾人案；說話滾人避；他們怎麼能活下去？打聽說一句：這裏的世界不是他們的境界了！這裏的世界完全成了我們的了！可惜這幾年來敵人每年還要來擾亂咱們幾回，如今敵人一投降我們更是徹底勝利了！我們八年來，把那樣一個李家莊變成了這樣一個李家莊，這就是我們的總成績！

村長講罷了接成毅之後，武委會主任，合作社經理，各救會主席，學校教員，也都各把本部門的成績講了一番，冷元又講了一講，以下便是自由講話。自由講話這一項最熱鬧，因為誰也是被一肚子勝利燈得吃不住，會說不會說，總要上去叫幾聲，一直到晌午以後還沒有講完。

就在這時候，鐵飯來了，大家就讓他先上台去講。他開頭第一句就說道：「我來的任務，是報告大家個個好消息！」台下大部份人都覺得奇怪了，暗想「勝利了有什麼還有好消息？」鐵飯接着道：「日本已經投降了，為什麼還有好消息呢？」人們低聲說：「你可說呀？」鐵飯仍接着道：「因為日本雖然宣佈了投降，國民政府却下令不叫日本人把槍繳給我們，又下令叫中央軍渡過黃河來打八路軍。閻錫山跟駐在山西的日軍成了一氣，又回到太原，把小喜他們那些偽軍又編成他自己的軍隊，叫他們換一換臂章，仍駐在原地來消滅八路軍。八路軍第二次來的時候，不是跟大家說過永遠不走了嗎？可是現在人家中央軍要來，閻錫山軍也要來，又不叫日軍繳槍，你看這……」台下的入亂叫起來了：「說得他媽×到掛場！前幾年他們總在那裏來？」有人問：「上

邊準備怎麼辦？」鐵鎖道：「怎麼辦？日軍的槍還要繳！敵敗來逃我咱們，咱們只有一句話去，跟他們拼！」白狗跳上台去向鐵鎖道：「你不用往下講了！要是他們想來佔這地方，我管保咱村的青壯年都是他們的死對頭！」台下大喊道：「對！有他沒咱，有咱沒他！」白狗已經把鐵鎖拱到一邊，自己站在正台上道：「他們來吧！咱們這幾年又攪了幾顆粮食了，他們再來搶來吧！這裏的人還沒有殺斷呢，他們再來殺來吧！叫他們來做什麼？叫他們給李如珍撐腰嗎？叫春喜再回來罵人嗎？叫小喜再到我家胡鬧嗎？他們來了，三爺還可以回來和人打人，六太爺還可以放他的八當十，你怕他們不願意來吧？可是他們來了，又得血輪王廟，咱們還能縮住？」子叫他們殺呀？他們也算瞎了眼了！他們只當咱們還是前幾年那個樣子，只會縮住刀子換刀。不同了！老實說：三咱們也不那麼好惹了！反了幾年掃蕩，跟着八路軍也攻過些城鎮碼頭，那個人也會放幾槍了！八式步槍也有幾枝了！日本手榴彈也有幾顆了！咱們就再跟上八路軍去跑幾趟！再去繳幾枝日本槍！再去會一會這些進攻我們的中央軍！再去請一請小喜！看這些孫子們有什麼三頭六臂！」台下又喊：「誰願意去先報起名來！」又有個青年喊：「不用報名了！我看不如咱們站起來叫武委會主任挑——把不能用的挑出去，餘下咱們一壺去！」白狗道：「還是報一下！大家同意馬上報，咱們就報起來！」

院裏、台上、拜亭上。分三組寫名單。寫完了，三組集合起來，報名的共是五十三個。白狗看了一下，也有四十歲以上的，也有十五六歲的，也有女的——二娘巧巧都在數。鐵鎖道：「這樣不好領導，還得有個限制。」挑了一挑，把老的小的女的除去，還有三十七個，村幹部差不多都在數。鐵鎖把這結果一宣佈，二姐、巧巧，還有幾個女的都說了話，她們說她們一定想到黨去府裏小書。鐵鎖告訴她們說沒法編制，她們說可以當看護。麻煩了一大會，大家勸她們在家照顧生產照顧勞動人們的家庭。

村幹幹得參了戰，馬上都擡運起來了！——二嫂代理村長，兼兼會主席換成巧巧。王安福老漢說：「這麼多的參戰的，應該有個人負責來照顧他們的家屬。我除了辦合作社，可以代辦這件事。」

大約在這天晚上，我也無心看了，參戰的人準備行李，不參戰的人幫着他們準備。

第二天，公祭死難人員的大會，遵照原來的計劃舉行，可是又增加了個敬送參戰人員大會。敬廟裏的拜亭算靈棚，靈棚下設起三個靈牌：村裏人陣陣忘不了小常同志，因此雖是公祭本村死難的人，却把小常同志供在中間。左邊一個是反掃蕩時候犧牲了的三個民兵，右邊一個是被反動傢伙們殺了的和逼死的那幾十個人。前面掛了一排桌子，擺着各色祭禮。兩旁掛起好多條聯。

開祭的時候，奏過了哀樂，巧巧領着兩個婦女獻上花圈，然後是死者家屬致祭，最後是村幹部領導全村民來致祭，最後是參戰人員致祭。

敬送參戰人員的大會會場就佈置在戲台上，那邊祭畢，馬上一側向後轉，就開起這個會來。在這個會上，自然大家都又講過許多話，差不多都是說：「現在的李家莊是拿血肉換來的，不能再被別人踏踏了」，「我們縱不為死人報仇，也要替活人保命」。說罷了話，參戰人員把膠利品裏邊的槍械子彈手榴彈都背掛起來，向拜亭上的靈牌敬禮作別，然後就走出龍王廟來。

村裏一大羣人，鑼鼓喧天把他們這一小羣人送到三里以外。臨別的時候，各人對自己的親屬朋友都有送的話。王安福向他的子姪們說：「務必把那些壞蛋們打回去，不要叫人家來了刮了我這個乾老漢！」二嫂向小小孩說：「小孩！老子英雄兒好漢！不要丟了你爹的人！見了那些壞東西們多誘發顆子榴彈！」巧巧向白狗說：「要是見了小書，一定替我多戳他幾刺刀！」白狗說：「那忘不了！我腿上還有疤痕！」

山東新華書店

承·接·印·件

本店
 自設印刷
 廠二所，
 設備完善
 ，技術熟
 練，經驗
 豐富，除
 印刷本廠
 業務外，
 尚有多餘
 生產力，
 願竭誠為
 各界服務
 。如蒙賜
 顧，甚勝
 歡迎！

工廠設備

鉛印機 石印機 切紙機 鑄字機 打洞機 釘書機
 紙型機 銅鋅版 各種中文鉛字 英文鉛字

印件種類

信封 信紙 稿紙 便箋 電令 抄報紙 文件 書籍
 期刊 教材 報紙 契狀 證書 表格 賬簿 發票
 廣告 帳票 郵票 稅票 傳單 香燭亮子

委印機關

下列各機關之印件，悉由本店承印：

華東局 軍區司令部 軍區政治部 省文協 省教育
 廳 通訊分局 情報處 軍區衛生部 省衛生總局
 華中民衆軍司令部 山東登報社 山東文化社 山
 東教育社 山東羣衆社 醫務生活社 民主導報社
 通訊業務社

大眾文庫

◁已出下列各種▷

◆故事◆

列寧的故事
關於列寧的傳說
關於斯大林的傳說
我們的連長何萬祥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二萬五千里長征

周 落 著
孔 厥 著

◆通俗小說◆

李家莊的變遷
呂梁英雄傳

趙樹理 著
馬烽、西戎 著

◆詩歌◆

翻身民歌

王希堅 著

◆社會◆

翻身道理

王希堅 著

◆語文◆

農村應用文

辛安亭等著

◆時事◆

蔣介石一定失敗

方艾、麥青編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4.800